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六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二七一六

晁補之 六

齊州謝到任表	一
南京謝到任表	二
亳州謝到任表	三
信州謝到任表	四
河中府謝到任表	五
湖州謝到任表	六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六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七
泗州謝上表	八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九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九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一〇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一一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一一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一二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一三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一三
代劉門下謝表	一四
代劉門下謝表	一四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一五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一六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一六
〔附錄〕謝除戶部侍郎表	一七

全宋文卷二七一七

晁補之 七

上呂相公書	一九
上吳相公書	二四

上蘇公書	二六
再見蘇公書	二八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三〇
及第謝蘇公書	三二
謝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三三
答姚邦光秀才書	三四
答常環秀才書	三五

全宋文卷二七一八

晁補之 八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三七
答劉壯輿書	三九
再答劉壯輿書	四〇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四〇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四一
答楷老別紙	四二
謝授館職啓	四三

揚州謝執政啓 四四

齊州謝執政啓 四五

湖州謝執政啓 四六

上曾樞密啓 四七

南京謝李中書啓 四七

亳州謝執政啓 四九

亳州上李中書啓 四九

賀中書韓相公啓 五一

賀門下李侍郎啓 五二

河中府謝執政啓 五四

賀許左丞啓 五五

全宋文卷二七一九

晁補之 九

賀門下吳侍郎啓 五六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五七

謝何相公啓 五七

賀侯樞密啓	五八
謝韓儀公啓	五九
泗州謝執政啓	六〇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六〇
泗州謝監司啓	六一
謝泗州倅曾承議啓	六二
謝泗州教授啓	六二
答賀直閣林次中啓	六三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六三
高麗人使回遠迎	六四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六五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六五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六五
與謝寶文啓	六六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六六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六七

答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六七
與亳守向宗旦啓	六八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六八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六九
授澶州司戶答韓諫議璫請充教授啓	六九
回鄆城孫簿啓	七〇
賀教授陳履常啓	七一
答謝狀元李常寧啓	七一
答謝宗室奉議啓	七十二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七三
答亳州趙教授啓	七三
太學答學生林自啓	七四
答王勳謝貢啓	七四
謝陸倅啓	七五

全宋文卷二七二〇

晁補之一〇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七六
與交代范峒啓	七七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七七
與淮南監司啓	七八
答揚州教授曾旼啓	七八
上揚守王正仲啓	七九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七九
答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八〇
答致仕劉敏大夫啓	八〇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八〇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八一
答淄守啓	八一
與淄倅啓	八二
與提舉鄭彥能啓	八二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八三
答滑守李孝純啓	八三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八四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八四
留臺韓朝請到狀啓	八五
答灘守啓	八五
揚州泛用賀冬啓	八六
元日賀啓 一	八六
元日賀啓 二	八六
答交代中散啓	八七
與李中大啓	八七
謝呂大夫啓	八八
答通判朝奉啓	八八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八八
與淮南監司啓	八九
謝解啓	八九
公爲求親啓	九一
送幣啓	九一

公似求親啓	九二
代謝求親啓	九二
許親啓	九三
送幣啓	九三
求親啓	九三
謁見刺字	九四

全宋文卷二七二一

晁補之 一一

送李文老序	九五
送醫李寅序	九六
送劉公權序	九七
送段康侯序	九八
雞肋集序	九九
何龍圖奏議序	一〇〇
張穆之觸鱗集序	一〇二
治通小序	一〇三

海陵集序	……	一〇六
石遠叔集序	……	一〇七
續歲時雜詠序	……	一〇八
汴都賦序	……	一一〇
坐忘論序	……	一一一
捕魚圖序	……	一二二

全宋文卷二七二二

晁補之 一一

廣象戲圖序	……	一一四
離騷新序上	……	一一五
離騷新序中	……	一一七
離騷新序下	……	一一八
續楚辭序	……	一二〇
變離騷序上	……	一二二
變離騷序下	……	一二五
佛鑑大師語錄序	……	一二七

題段慎修紙	一		一二八
題段慎修紙	二		一二九
題陶淵明詩後			一二九
題分甘亭記後			一三〇
題白蓮社圖後			一三〇
題小飛來詩後			一三一
書王蠋事後			一三一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一三三

全宋文卷二七二三

晁補之 一二三

書陳洎事後		一三六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一三七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一三八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一三九
跋林逋薦士書後		一三九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一四〇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一四一
跋董氏唐誥	一四二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一四三
跋翰林東坡公畫	一四四
跋李遵易畫魚圖	一四五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一四六
跋董元畫	一四六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一四七
跋化度寺碑後	一四七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一四八
跋第五永箴	一四八
跋蘭亭序	一四九
跋曼卿詩刻	一五〇
贈劉範子	一五一
書邢敦夫遺藁	一五二
跋戒公疏後	一五二

題大寶篋經後 一五三

跋東坡謝莊公岳書 一五四

全宋文卷二七二四

晁補之 一四

河議 一五五

五行說 一六五

齊物論 一六九

全宋文卷二七二五

晁補之 一五

學說 一七二

勤說送甥李師藺游學 一七三

傲陋 一七五

烏戒 一七六

諱辯 一七七

杜輿子師名字序 一七七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一七九

從兄字伯順序	一八〇
陳琦伯比字序	一八〇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一八一
李浩字季良甫序	一八二
袁疇字耕道序	一八三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一八五
錢舉字少周序	一八六
王勳字重民序	一八七
李相如字師藺序	一八八

全宋文卷二七二六

晁補之 一六

策問 一	一八九
各言其志	一八九
形禮俗	一九〇
禦戎之策安在	一九〇
心性離合	一九一

欲守令如漢故事	一九一
孔孟荀言堯舜三代	一九二
王通之世何族其學何授	一九三
欲悉考三王之學	一九三
四民	一九四
誠信之說	一九四
遷固之失	一九五
錢幣	一九六
禮樂	一九六
河決	一九七
馬政	一九八
兵法	一九八
漢唐將相	一九九
用法	二〇〇
儀禮	二〇〇

全宋文卷二七二七

晁補之一七

策問二

性

陣法

六經

揚雄論周官左氏司馬遷當否

將

饋運

常平

軍政

太玄

欲建四時之官如何

取士

鹽法

射

老子

一一一

一一〇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八

一〇七

一〇七

一〇六

一〇五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二

一〇二

財用 一一一

吏部 一一二

原廟 一一三

全宋文卷二七二八

晁補之 一八

策問 三 一二五

舒民力厚風俗等事始終本末 一二五

用威愛之道 一二六

蜡 一二六

數 一二七

文 一二八

祭祀 一二九

幸學 一二〇

山澤之禁 一二〇

刑書 一二一

字書 一二二

衣服之制	一二二
屯田	一二三
賞罰	一二四
開言路	一二四
平糴	一二五
冠禮	一二五
曆	一二六
貨利	一二七
儒	一二七

全宋文卷二七二九

晁補之 一九

春秋左氏傳雜論 一	一二九
宰咺歸賄	一二九
周鄭交質	一二〇
鄭師入郕入防	一二〇
周公欲立王子克	一二一

祭仲廢立	……	二三一
士蔦謀去公族	……	二三三
虢公敗犬戎	……	二三四
築蒲與屈	……	二三四
葵丘之會	……	二三五
荀息死難	……	二三五
襄王適鄭	……	二三六
舍魏犢而殺顛頡	……	二三七
晉侯復曹	……	二三七
陳教衛伐晉	……	二三八
狼潭君子	……	二三八
晉歸孔達于衛	……	二三九
趙孟殺公子樂	……	二三九
賈季害陽處父	……	二四〇
背先蔑而立靈公	……	二四〇
惠伯死君命	……	二四一

文子賂齊請會	二四一
孔達請死以利社稷	二四一
頃公不射君子爲有禮	二四二
樂書讒卻至	二四二
宣子來聘	二四三

全宋文卷二七三〇

晁補之 二〇

春秋左氏傳雜論 二	二四五
楚不能與晉爭	二四五
魯君假備以成冠	二四六
子產攻盜	二四六
左師舍華臣	二四七
荀偃受舍	二四七
舒鳩叛楚	二四八
牛臣射吳子	二四八
餽國人粟	二四九

伯石爲卿	……	二四九
子南子皙爭室	……	二五〇
柳亥之詐	……	二五一
魯反大屈	……	二五二
致驪櫟之田于鄭	……	二五二
晉成虎祁	……	二五三
梓慎望氛	……	二五四
伍員如吳	……	二五四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	二五五
子常殺二讒	……	二五六
駟歆殺鄧析	……	二五六
郢辭父命而立輒	……	二五七
不狽徐步而死	……	二五八

全宋文卷二七三一

晁補之 二二

西漢雜論 一	……	二六〇

霍光復德爲宗正	二六〇
更生使人上變事	二六一
陸賈交歡平勃	二六三
辟陽侯助建喪	二六四
婁敬願上言便宜	二六四
叔孫通請作原廟	二六五
叔孫通制禮儀	二六六
厲王殺辟陽侯	二六六
薄昭爲書責厲王	二六七
淮南王死袁盎勸誅丞相御史	二六七
田蚡說淮南王	二六八
蒯通說武臣	二六八
息夫躬詐謀詭計	二六九
息夫躬著絕命辭	二七〇
石奮恭謹	二七〇
石慶醇謹	二七一

石慶罷相而後起視事	二七二
衛綰長者	二七二
周仁令上自察	二七三
王襄取罇賜左右	二七三
絳灌等害賈誼	二七四

全宋文卷二七三二

晁補之 二三

西漢雜論 二	二七六
商君敗俗	二七六
賈誼譏上	二七六
賈誼三表五餌	二七七
袁盎以絳侯爲功臣	二七七
袁盎譖趙談譎晁錯	二七九
晁錯學申商	二八〇
文帝賜晁錯璽書	二八一
張釋之以貲爲郎	二八二

嗇夫利口	二八三
文帝不能用頗牧	二八三
汲黯清静	二八四
汲黯直諫	二八六
汲黯近古社稷臣	二八六
鄭當時置驛馬以請謝賓客	二八七
賈山不爲醇儒	二八九
賈山諫文帝射獵	二八九
鄒陽諫吳	二九〇
枚乘說吳王	二九二

全宋文卷二七三三

晁補之 二三

西漢雜論 三	二九四
路溫舒摺奏獄吏爲諫	二九四
籍福說田蚡	二九五
田蚡迎淮南王霸上	二九六

韓安國說梁王	二九七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	二九七
武帝立武始侯昌	二九八
中山靖王勝來朝	二九八
去附作歌	二九九
李廣善射	二九九
司馬遷雪李陵	三〇〇
衛青爲大將軍	三〇一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三〇二
甯乘說青	三〇三
董仲舒對策	三〇三

全宋文卷二七三四

晁補之 二四

唐舊書雜論 一	三〇六
改葬韋庶人	三〇六
追尊則天皇后	三〇六

玄宗赦囚	三〇七
劾貶李虞	三〇七
楚元據城自守	三〇七
授梁崇義節度使	三〇八
柳伉請誅程元振	三〇八
存懷恩三公王爵	三〇九
敕轉運使檢察科役	三〇九
代宗有重輪芝草赤兔之瑞	三一〇
代宗減稅	三一〇
姚懷李延俊封王	三一〇
追謚齊王倓興信公主亡女張氏	三一〇
回紇使劫掠坊市	三一〇
于頔請一月三朝	三一〇
降承璀爲軍器使	三一〇
憲宗用異鐔	三一〇
詔百辟卿士徇公	三一〇

罷理甌使	……	三二三
試制舉人	……	三二四
鄭涵考定制舉人	……	三二四
李逢吉不欲李紳量移	……	三二四
劉從諫問殺王涯罪名	……	三一五
宣帝幸華清宮	……	三一五
殺韓宗紹	……	三一六
殺韋殷裕	……	三一六
責中書亡失赦書	……	三一六
太宗輟封禪	……	三一七
玄宗信李渾王元翼之誣	……	三一七
明皇祠后土	……	三一八
武后請高宗終服	……	三一九
陳子昂徐有功爭后	……	三一九
裴寂無捍禦才	……	三二〇
張長遜僞爲詔書	……	三二一

李密移書郡縣	三二一
故人哭李密	三二二
徐世勣訶單雄信	三二二
李密不取伯當之言	三二三
刊定開皇律令	三二三
太宗戒劉文靜持久	三二三
道彥渝盟襲赤辭	三二四

全宋文卷二七三五

晁補之 二五

唐舊書雜論	二	三二六
太宗勞陳叔達		三二六
封倫陰附建成		三二七
溫彥博譖李靖		三二七
太宗將伐遼李靖請行		三二八
太宗付託李勣		三二八
張亮養子五百		三二九

太宗論李勣道宗薛萬徹	三三〇
武后戮岑長倩而用其子義	三三〇
魏徵錄諫章以示史官	三三一
褚遂良忌嫉崔仁師	三三一
崔湜說武三思誅桓敬	三三二
蘇良嗣囚采竹宦者	三三三
馬周奏韋挺	三三三
姚崇薦張柬之	三三四
魏元忠拒吐蕃	三三四
魏元忠親附權豪	三三五
元忠安石輩不得其死	三三五
休璟諳練邊事	三三六
張仁愿請築城	三三六
成器辭儲副以讓玄宗	三三七
姚崇忌魏知古	三三八
姚崇遣使捕蝗	三三九

元行冲著論自釋 三三九

牛仙客爲相 三四〇

封常清戰敗 三四〇

李林甫猜忌 三四一

楊國忠掩瀘南敗狀 三四二

全宋文卷二七三六

晁補之 二六

唐舊書雜論 三 三四四

元振誣來瑱 三四四

嚴震薦嚴礪 三四五

賈至言科舉取士係風化 三四五

李懷光郭子儀寬猛不同 三四六

劉晏以利塞讒口 三四七

顏真卿守城捍賊 三四七

馬璘忌李晟威名 三四八

李晟將誅李楚琳 三四八

李聽不與東宮馬	三四九
裴漼不欲三司使俱往	三四九
代宗赦田承嗣	三五〇
高郢面折懷光	三五〇
德宗定子弟姊妹禮制	三五一
范希朝不受賄獻	三五二
德宗叱段平仲	三五二
李鄴辭相	三五三
劉禹錫詆張曲江	三五三
公輔之量以和爲貴	三五四
出元稹爲同州刺史	三五四
元稹在越八年	三五五
元稹出郎官	三五五
王守澄以計中申錫	三五六
宋申錫貶死爲幸	三五六
裴度諫憲宗釋裴寰	三五七

憲宗疑度	三五七
裴度言異鑄	三五八
裴度晚節避禍	三五八
齊映爲帝執轡	三五九
李石請內置赦書一本	三五九

全宋文卷二七三七

晁補之 二七

唐舊書雜論 四	三六一
敬宗焚李逢吉謗書	三六一
李珣不欲文宗聽陳夷行言	三六二
楊嗣復欲循資用人	三六二
楊虞卿諫穆宗	三六三
授張仲武留後	三六三
田歸道執詞獲免	三六四
韋機囚朱欽遂	三六四
高宗賞王方翼	三六五

楊元琰以先覺獲全	三六五
以中官馬上言肉賜從官	三六六
改馮伉爲醴泉令	三六六
玄宗以葦酒試張果	三六七
睿宗以金山公主嫁默啜	三六七
五代雜論	三六八
李克用幾危者數	三六八
李克用爲燕出兵	三六九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	三六九
太祖養嗣源爲子明宗養從珂爲子	三七〇
高祖德劉知遠	三七一
王檀招納亡盜	三七一
王虔裕立梁旗幟以解晉兵	三七二
李茂貞犯京師	三七二
李克用請擊李茂貞	三七三
莊宗斬張彥而入魏	三七三

張全義不欲掘梁太祖墓	三七四
太祖以文珂代王守恩	三七四
劉處讓爲樞密使	三七五
高季興朝京師	三七五
契丹請聽盟約	三七六
評本朝樂章	三七七

全宋文卷二七一六

晁補之 六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輿；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輕而恩渥。循涯深覲，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鑽頑。先帝起經術之殘，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傳毛羽而使翔，弛轡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之何施；少與數奇，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貳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召。雖此職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幸采收之及。而臣拙艱滋爾，貧窶仍之，歷塵中秘之五資，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膚寸勞？於法既當爲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鬲，至兩瀆於冕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爲日新之盛德。謂未有廩而不試，蓋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疏，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闊達多智，不無從昔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儻小假於歲時，必粗殫於驚蹇。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

南京謝到任表〔二〕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己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特此貸全。未使廢閑，猶叨安便；媿深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材闕茸，所學問者又非。猥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沛。加以祚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疏尚以并容。第解郡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微命賤，成遂莫悔，啓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日達聰，與人爲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材。建官惟賢，有過無大。雖憑生之螻蟻，亦蒙賴於乾坤。臣敢不謹

畏自新，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譴，既負負無可言；思發憤以赴功名，又區區不足道。報恩無所，碎首爲期。《雞肋集》卷五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題作《謝謫南京通判表》。

亳州謝到任表〔二〕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降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亳州，於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敢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乏材能。仕豈爲貧，慚居卑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微。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羣從凋零，祇自憐其形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誠挈瓶之何有！但知揣己，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興。謂蕩蕩民無能名，佑啓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致，情則無他，庶省循苟免於人

非，或湔洗稍容於國是。犬馬能報，況服冠裾；樗櫟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雞肋集》卷五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四，《四續古文奇賞》卷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五，《宋四六選》卷八。

〔二〕《播芳大全》、《宋四六選》題作《謝謫兗州通判表》。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秘閣校理，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嘗干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祇臨物局。戴深仁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驚下，少不天而孤露，畏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責任，忝冒麾符，雖區區揣己分量之餘，實碌碌同時流輩之後。內則詢事考言而蔑秋毫之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懵顛隳。咸股往以得嫌，旅巢焚而誰咎！神理交譴，家禍併嬰，弔影內慚，捫心外慄。當滅亡於苦塊，尚收錄於簪裳。又竊便安，惟深感涕。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列，澤浸萬方，皇穹降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敷在寬。爲鳥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黥與劓，尚容

鑪錘之間。臣敢不省己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荐更郎選；屬饜爲請，復假藩麾。初見吏民，敬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艱，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祿，非曰能之；謂崇德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以非才，參於羣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粵自劇曹，付之名閫。差馬不勞於吉日，乞漿更值於豐年，散族再收，啼飢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斂五福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既以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忘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任，蓋嘗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願深體至懷，粗推所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九。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雪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中謝。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艱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惓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蹲循冀於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微幸乃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光前列，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管蒯可收而代匱，故容器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蚤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乾隆《浙江通志》卷二五九。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艱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

時，捫心有覲。中謝。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疏，希當事任。是以頃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廩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貲，愧深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收。臣敢不日夜以思，妻孥相誓！念方素飽，歉孚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捐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嵬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祇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召還，寔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爲之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畝，不違在望之松楸。荷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爲子，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因心篤愛；持循舊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猶過。未溘先於犬馬，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泗州謝上表

久此投閒，初叨遠郡，偶緣乏使，亟竊名邦。被中旨以促裝，不遑啓處；荷上恩之起廢，祇劇涕洟。已見吏民，恪宣惠澤。中謝。伏念臣幼知勤苦，中幸采收。門戶積衰，年齡浸晚。聖主履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譴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闥；雞舌含香，曾對敷於文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棄捐，覽輝絕望於赤霄，食野愈思於豐草。四門方闢，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蓋皇帝陛下盡循古道，獨運乾剛；服萬物不以威刑，驅一世躋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昭，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盪災祲以無餘。方當大酌民言，益新邦命。伏況瀕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遽誤選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川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厨傳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終捐九死之命。《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於甄收。德厚察幽，感深出涕。中謝。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爲，偶以微勞而見錄。越從長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轡，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彊欲有立。海壖之遠，夷貨所交，豪商邀利於不貲，編戶取贏而自入。公冒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爲更張，不待報可。人言交至，聖慮獨私。察其本無他情，是以第使解秩。矧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尚因狼戾之入，乃微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負。間關一職，荏苒八期。況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既濫按刑，猶兼視糴，論心莫稱，隕首爲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日月燭隱。記憐樗散之舊，洗除瑕釁之餘。欲衆人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昂後來。庶乎無癘曠之憂，或者有補報之效。《雞肋集》卷五五。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微，丁寧甚寵。中謝。伏以大河北潰，比道載騷。土

功劇荒度之憂，輿梁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羣策并收。親煩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驅夙夜，沿泝往來。參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之見。謂夫轉害爲利，惟因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墾，郵傳一新。曾微通聘之艱，復免鳩工之擾。粗可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五辰以致績之凝，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悅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誓更殫於駑力，期仰答於龍光。《雞肋集》卷五五。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敦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華之錫。寵恩并厚，報稱無聞。中謝。臣頃以迂疏，久從廢斥。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輪將。及屬大河，再隳故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井畝之空，翛然千里。天衷載軫，旰食靡遑，親選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部，參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後時？盡墾泥涂，一新郵傳，既免民居之墊，且微虜聘之艱。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追責，豈敢論功？而詔使爲言，璽書加獎；又頒內帑，并賚私家。祇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爲善，明日達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雞肋集》卷五五。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祗適於多艱；申命在公，咸靖恭於爾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中謝。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繼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虔植壁，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鳧鷖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庶涓埃之自效。《雞肋集》卷五五。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邇聯，擢陞未幾；貳卿高秩，掄選載加。曾瀝懇之莫遑，第覲顏而罔措。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繼修，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並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爲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橫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

濟務之材。蚤以孤生，丁乎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
驚，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試，寢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禁塗之清切，蒙使隰
之光華。伏況比覲威顏，初叨臨遣。今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虛，豈圖旁求，更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
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畢收羣倫，與共庶績。合葦籥以助圜丘之樂，飾桑弧以參武庫之兵。越先
衆人，進躡榮級。臣敢不祇服訓誥，底慎事功！昧冒爲憂，輒忘其智有所困；糜捐是效，自許以知無
不爲。庶幾衰羸，小補嘉會。《雞肋集》卷五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肇易新階。悵盛禮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祇訓，改觀增
輝。中謝。伏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鵷鴻之末跡，近日月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廝仕。備員
兩省，徒有盡規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感。荷天衷之曲記，知臣節之粗殫。逮及禮成，例沾官
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對貺天地，致孝祖宗。昭明不世之休功，滲漉無窮之惠澤。伏況錄德定位，稽
古建官，將使人憂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考，豈容衰陋，首玷光榮？思上答於至仁，唯自期於盡
瘁。《雞肋集》卷五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中。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一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宇縣，藹民氣以爲春。預陪冕黻之嚴，均被勳封之錫。中謝。伏念臣自參機政，寢歷歲時。任重爲憂，寵至是戒。高明日運，徒知聖德之不遲；忠樸慮殫，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總章之親祀，肅羣辟之具來。玉軼未馳，雨先驅而警道；黃流既裸，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賚於寰中。衍食增封，駢休沓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精稷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惠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祇有捐軀。《雞肋集》卷五五。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二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馳。恩始近班，寵霑異數。中謝。伏念臣施爲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傴僂。既託股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父。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裸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

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勳隆柱國。莫遑辭避，祇劇矜慚。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常則而行；神罔怨恫，故斯人並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羣臣實與有榮。惟誓糜捐，以圖報稱。《雞肋集》卷五五。

代劉門下謝表 一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疏。臣中謝。伏念臣素乏賢勞，蚤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爲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已憂昧冒，更俾進遷，而況黃闥三司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人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異代。股肱所寄，負乘爲憂。誓殫積日之勤，終睹太平之美。《雞肋集》卷五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上。

代劉門下謝表 二

備員內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中謝。伏念臣猥以

寸長，寢叨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闥，出居私庭，罄胸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思天下之大計，懼不足爲。何期無功，更被異數，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匠斲，手終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雞肋集》卷五五。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以當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瀝肺肝之懇，上塵旒纁之嚴。中謝。伏念臣奮猶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獎知，寢膺繁使。按刑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麾，入聯府采。徒坐糜於餽廩，曾蔑著於涓埃。蓋嘗選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可激昂！一昨蒙召近藩，備員大匠。當陛下董正治官之日，實羣公黽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尚衰，筋力愈憊，既艱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得請，陪京地近，留司務閑。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慚於尸寵。安有鍾鳴而不息，庶幾鳥倦而知還。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并容，日月兼照。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私潤澤之功；而已晚桑榆，尚託舒長之景。《雞肋集》卷五五。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一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躡舊章。兆協卜之以時，恩殞身而莫報。中謝。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世，常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勸講。而侈俗方改，哀楊綰之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掩窆窆之際。君命屢至，賄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塋。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仁深念功，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雞肋集》卷五五。又見《古儷府》卷七。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二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沉；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逮。臣某中謝。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己，力學傳家。二聖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沉痾。揜遺恨而莫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卧，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綈，優命沓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而視塋。克襄大事，無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爲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

私？往者不亡，當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環。《雞肋集》卷五五。

〔附錄〕謝除戶部侍郎表〔二〕

典三禮于曲臺，已冒高華之選；貳六卿于民部，遽登峻近之班。力陳祈免之忱辭，終奉莫回之溫詔。爰賜九環之帶，仍頒列采之衣。寵賁其蕃，凌兢失措。中謝。伏念臣初無時譽，獨有家聲。莫傳屋壁之遺編〔三〕，僅繼山林之末續。好爲異論，每與世疏。喜作文章，務求古合。低徊平進，坎坷數奇。事鉛槧于書林，樂絃歌于學省。曳裾而位王傅，佩玉以陪禮官。乏牋奏之體，而掌端錦于南宮；非應接之才，而駕輶車于北道。夤緣賜對，懇切獻忠。明言趙魏之郊，寇攘孔熾；極論幽燕之域，疆場弛嚴。謂新民右袒之可防，由勅敵左衽之不變。荷上皇之嘉納，仰聖度之優容。偶追邦刑，亟遷宰旅。徒悉心于綱目，曾何補于彌綸。圍城之變忽生，造膝之言良驗。自罹兵革，益困簡書。心志摧頽，形神凋耗。獲辭劇任，復處清流。因贊道而睹二聖之重歡，預討論而創兩宮之新禮。國步稍定，私志或伸。念八載之居中，丐一麾而補外。居叨異數，俾踐禁途。超跳等夷，愧負流輩。惟常平之美號，本廣惠之舊規。加損益于前朝，浸乖隳于今日。儲蓄竭公私之橫費，新陳乘散斂之虛名。方師旅之未寧，慮水旱之或繼。田廬戕毀以幾盡，老稚流徙而不歸。要當貸而不償，是謂積而能散。極茲錮弊，宜屬峻良。蔑聞下才，克堪重寄。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黎。攬英俊之奇謀，共殫初載；監宗祖之成憲，圖致中興。念臣專意藝文，蓋將試以吏治；察臣粗知體要，或可備于從官。臣敢不仰稱所蒙，俯脩厥職？錢穀之間，其不至于廟堂；補助之仁，願廣推于寰海。雖簿書期會之是務，豈論思獻納之敢忘？披黃卷以接聖賢，願尚存于舊習；賜金魚而因政事，竊自比于昔人。《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下。（曾棗莊校點）

〔二〕此文作者，《播芳大全》署「晁無咎」，顯然有誤。晁未任過戶部侍郎，并卒于大觀四年（一一一〇）。而文有「圍城之變」、「自罹兵革」、「三聖」、「兩宮」、「方師旅之未寧」等語，均係南北宋之際人語氣。今附錄于此以待考。

〔三〕壁：原作「壁」，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二七一七

晁補之 七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秘閣校理、守秘書丞、武騎尉晁補之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他吏事。竊嘗深惟天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容，天下之情雜然並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況天下之至遠，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效于前，將無時而安。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敝」，

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也重，而蘄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亡將覆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窘私罄，而流離死亡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末習，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末流隄防小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己甚於父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同天下之心，挾

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盾，毀譽陵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爲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哉？人何可以畢忠^(一)？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二)，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不同者，俛焉抵其巖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蓋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救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下必以善，而所以用

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伎。至其他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並阜而同驅？彼其矯己，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己，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己自暴，不可復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革面以蒙利，而內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先王之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彊之哉？昔曹參爲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窋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聽也。參之意亦深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參務揉馴其粗武崛彊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寢以陵替，蓋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出於此，然非乘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時，不知與曹參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蠹之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盍胡嘗視其曲，無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叙立，以望天子之光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雞肋集》卷五一。

〔一〕畢：濟本作「異」，下同。

〔二〕胎：濟本作「貽」。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近取不避貴，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昔者或未之識也。昔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乂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己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方

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亡，而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貴實效，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既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彊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昔之所缺，今或有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天子亦以是深信而無疑^二，萬民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昔帝王之臣，非有極高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鴳從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樸櫟棘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

外，輒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雞肋集》卷五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二。

〔二〕天子：原無，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叙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乘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峨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微辭隱語〔二〕，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搯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

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磔裂^{（二）}，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健而少慮^{（三）}。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而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二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

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補之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雞肋集》卷五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古文集成》卷二〇，《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七，《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

〔二〕辭：原作「亂」，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三〕王：原作「生」，據右引改。

〔三〕故：原無，據右引補。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閣下。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閣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尊其所知則明〔二〕，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瀾，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

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愕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三〕。伏而悸，仰而思，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士〔三〕，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四〕？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垂箔，躍馬疾驅，言語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所爭，乃獨俛俛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人，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雞佩瑕之由、貨殖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虛言也〔五〕！補之不佞，切眷眷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學既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雞肋集》卷五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〇一，《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七，《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

〇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一〕尊：原無，據《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補。

〔二〕施：右引作「歸」。

〔三〕士：原作「事」，據右引改。

〔四〕「識」下原有「而」，據右引刪。

〔五〕虛：原作「其」，據右引改。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兪唱和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擔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見之效。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已降，世既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思有以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畎畝之間，挾奇策以干時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

不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事多矣，思有以治之，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蠡起，奔走自效，不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亦無罪焉可也。《雞肋集》卷五二。又見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九，《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二〕世事多矣：原作「世爲事矣」，據《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三〕餘：右引作「風」。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己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蓋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門下二年，所聞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業慵惰〔二〕，不能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爲裳，則所不能。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閣下裁擇。《雞肋集》卷五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一。

〔二〕業：《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作「習」。

謝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己、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己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後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丞史以爲賢於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伎，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

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雞肋集》卷五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二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古文淵鑑》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答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乃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昔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答。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奇大，猶不敢以是答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傳，本末不變者，庶幾爲

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祇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己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既見足下，色溫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睹吾里有足下能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

答常環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思而不

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偁，無任鄉往。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

全宋文卷二七一八

晁補之 八

答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

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梁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輿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槌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乃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輿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苟息事，始意壯輿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無異。苟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而背之。苟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以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孔，非壯輿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也。苟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苟息何足議哉？雖然，苟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矣，至於不濟。壯輿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苟息無輕重，皆不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輿必能處之矣。惟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救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苟息以甚苟免之禍，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勣蒙喪邦

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勣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必狐狸之，己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一，《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三劉家集》附錄。

答劉壯輿書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矣。故頗撫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深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鬬情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並游，想壯輿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三劉家集》附錄。

再答劉壯輿書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然仁義者之詞也。《答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儒束於教者齊楚矛盾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日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者，下床履地即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間不可識，俟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抱義懷術〔二〕，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末復引邵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雞肋集》卷五二。又見《國朝二百

〔一〕抱：原作「袍」，據光本、涵本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慚愧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概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留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

已甚矣！若知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耆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邵。比疾病卧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概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再拜。《雞肋集》卷五二。又見《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咸豐《濟寧直隸州志》卷五，《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答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劫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七，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宿緣，曾獲親近。故昨睹《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剖判也。伏蒙寄賜答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腳處。既而內省，若朽木不可

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雞肋集》卷六九。

謝授館職啓〔二〕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慚，安知榮觀？竊以校讎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闡闔鈞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閒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考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思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卧漳久薊。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

牛，曾無敏手。雖欲自勉，竟不能奇。考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闊。主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疏，十策乃微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真成毀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以爲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盡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蘇公即云：「傳百聖道，爲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大儒之效，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慚，陽城以愛書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效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況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於有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名而自致。《雞肋集》卷五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二〕《播芳大全》題作《除校書謝執政啓》。

揚州謝執政啓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請。意雖甘於遠外，跡終涉於干摩。伏自思

惟，良深震慄。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埽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之舍而因茲得召。志義有在，夤緣不嫌其次；實事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襮衡棄而魏爲失人。雖非車輿輓軌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之爲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憐，學迂寡用。陛下纂極之日，羣公入輔之初，旁搜廢捐，不間疏逖，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閒暇。鵷鸞逸翮，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自懷於豐草。仰慚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魏君幘被，非見汰於盛時；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羣議之與。發爲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興於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矧備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慚刻鵠之類駑；庶幾平昔，未忍轉衣而爲裳。誓殫勤勞，粗有寸尺。仰酬覆燾之德，次納甄陶之仁。《雞肋集》卷五六。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秘，九換歲華；丐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疏之何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補之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即嬰家難。奮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偶塵科

名，遂列學校。至預讎書之選，悉緣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園，風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羣俊而蹲循，思古人而緬邈。自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爲郡。遂上煩於聽察，因俯徇於惓惓。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既無烹鮮製錦可采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成累盛，故茲優寄，猥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舍。人安其分，事可以興。況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轡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酬鈞造。《雞肋集》卷五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一。

湖州謝執政啓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屢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疏，入必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奇寡偶，孤瑩未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兼容之際，蕭條起廢，跼蹐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儻可無歉於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況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丐求，繼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楫之安。自顧何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

藥，蓋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簪以無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雞肋集》卷五六。

上曾樞密啓

召還禁闥，擢貳樞庭，凡在陶鎔，舉增慶幸。恭以某官忠良舊望，經濟閎才，被遇先朝，迴翔近列。文章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蓋出精神之動。偉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來。果膺揀圖，首預機政。某蚤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繫於守麾，阻趨承於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雞肋集》卷五六。

南京謝李中書啓_(二)

不虔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道，跼蹐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安便，幾至涕洟。補之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任。而補之稟資朽薄，處已拙疏。被蒙國士之知，塵污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羣飛刺天，自乘時而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冬，即請廣陵之佐。

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彼大邦，凡更四守。既蠢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專。乃廢城闔，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茲。至于易弊爲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爲貳，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宗諤祥符之圖，稽皇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鉤摘星之名。郡當水衝，人皆目睹〔二〕。似聞杜牧之句，別有雷唐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牆高誼，已深察其無他；則菅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貸而兼收。第解藩麾，旋霑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助元化，有容足以撫羣倫。發爲久大之圖，馴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從近得近，使自爲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車馬之不受？尚爲躍冶，深慚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士操。信於知己，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下風。《雞肋集》卷五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九。

〔一〕《播芳大全》題作《叙事謝中書啓》。

〔二〕皆：原作「昔」，據右引改。

亳州謝執政啓

以罪貶官，偷安爲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煩造物之仁，祇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寒鄙，偶在選掄。舍矢盡遲，識野麋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櫟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羣髦則不足，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疏，尚望咎悔。量才揣分，力如虎以安能？計事言功，食無魚而敢歎？蓋既釋耒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筲而何之？賴蒙矜憐，不遠移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衆以文。方薰陶乎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嵬瑣，不終棄捐。某敢不慎跣之傷，念鞭其後。淹留抑末，時亹亹而過中；亮直敢云，心怵怵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恩！《雞肋集》卷五六。

亳州上李中書啓

夙被采收，久知幸會。訐俞地重，敢復恃於門牆；奔走位卑，自宜疏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長埽。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爲士宗師。學隘困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繡，耿經緯之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

謂善人之爲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殫於裨補。要使禮刑達而內叙，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心，終先朝用儒之效。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捩手羹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震之意，猶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闊事迂，才疏效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可蒯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俱歃。此自不果，他復何言？第依庇存，姑追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蹏可馴千里，要煩於良馭；鉛刀且弊一割，更繫於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獨無介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爲燎供席，蒸芝效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涼，尚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無任鄉往傾頌懇切之至。《雞肋集》卷五六。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古儷府》卷九，《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賀中書韓相公啓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闕門之外已疏，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俎義慚。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落於州麾，旋顛危於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留居，尚倚平於世論。慮以罪戾，仰玷生成。故門墻之間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圖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繼睹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乃大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未有留蠹而蕃木。毋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瘡不淆，勤沮乃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歧。同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叙。憂糴卹莩，尚何足言？休兵務農，

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疏遠而謀近，懷蹇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勤苦幼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亡僅存，再被竄逐。遭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鬪犬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此；飯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四海蒙遠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閭閻莫親。《雞肋集》卷五六。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一。

賀門下李侍郎啓

伏自頃者端亮得讒，留居均佚。旋失芘休之賴，即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單舟將母，遠道遘凶。忠兼孝以兩虧，影與形而相弔。人理斯酷，生望莫蘄。矧未至於怨仇，乃重罹於竄辱。實虞罪垢，更累已知。故卵翼之惠山隆，而寒暄之儀響闐。諒惟大雅，闊此細圖。不然孤生，安取今日？再聆柄任，增激懽惊。伏惟即日鼎燮勞心，天休助順。恭以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威，剛不吐而柔不茹。體和爲決，以厲濟溫，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故於仁聖之勃興，復以勳賢而首用。

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九重開皇極之言，三事起協恭之慮。不爲己甚，乃見至平。民誦斯言，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之稟資甚頑，賦命至薄，駑駘難企，龍門誤登。垂十五年間，挽推已至；行五十歲矣，跋扈奈何！抱瑟自憐，毀車欲去。奪蹊田尚爲有罪，況乃初不蹊田；赦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慚市上，受經自所獄中。糠覈而肥，卑溼亦壽。似鴉集者多矣，何必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既非意可以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於進爲，老欲不虛於期待。屬重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升。偶脫濤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既厚，捐生之誓益堅。且緣心困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詗。噎因戒食，折自知醫。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爾局促轅下，何由穎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曰有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能論心，非幾何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辯，乃人有忠邪難分。則欲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同未必親。袁盎始議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蕭傳，卒反見傷。若此實繁，胡可概視？察就義若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情。借曰比常好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循。顯則欲馬不敗羣，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朋黨必消。如此而後，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士無遺患。觀海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乏戴崇宴見後堂之頃，然可無陸賈微言深念之間。竊自比龜智能靈人，誠不思蠶飽不爲己。乃曹丘顧金，掠美則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蚤正冢司，大庇羣品。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雞肋集》卷五六。

河中府謝執政啓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閫。盡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效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會逢之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疏。違道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初湔謫籍，即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謀，不過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柱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爲已空；然和扁一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況補之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齋鹽之學，敢忘卵翼之私！《雞肋集》

卷五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賀許左丞啓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某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之以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公滅私，以退爲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方總攬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俗利疚之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惟圖舊，靡不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寄蹤跡於萍蓬。伏念門下召還坤維之年，再升鼇禁之日，實緣典校，嘗莅諸儒，眷言賤疏，以備三館。不以年輩官聯之夤隔，每於勞問與進而甚溫。旋躋廟堂，復在甄冶。困屢空於甘旨，求自效於米鹽。似蒙獎憐，不忍棄外。藏中心而敢廢，報知己以未遑。而素拙少思，緣公獲坐。尚以頃年之眚，復更數赦之餘。上煩貸全，猶竊安便。奪麾符者彌歲，徙佐貳者兩邦。尤悔寧迫，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固駑蹇之難驅；大厦方成，亦飛鳴而自喜。悵坐縻於官守，阻趨奉於鈞閑。《雞肋集》卷五六。

全宋文卷二七一九

晁補之九

賀門下吳侍郎啓

誕膺制檢，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竦具瞻之望。凡居庥廕，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茲均佚，未替告猷。聿逢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知。祇賴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朴野，賦命奇窮。早荐歷於閨臺，晚屢更於麾守。嘗遭尤悔，旋被洗滌。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牆好士之德。尚叨寄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厦之帡幪，固無不庇；撫孤蹤之蹉跎，當有所歸。即日再惟燮理宴閑，神明勞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閣。《雞肋集》卷五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孚告治廷，改司留鑰；逖聞新命，竊忭丹惊。恭以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形百辟之師。黃閣調元，意比勞於鼎鼐；赤松嘉遯，興已傲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思賢之方急。茂惟安集，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城。伯教素明，愛茲棠而敢伐；公歸寧遽，有是袞以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寤，繫履幕之匪遙，幸會居多，欣愉倍劇。《雞肋集》卷五七。

謝何相公啓

峻鷺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墻之慶，粗申簪履之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惟幽介，畢獲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即日恭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禄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申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粵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絕傷手之斲，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此清靜。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閨臺誤有姓

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衰齡，妻孥滿目，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飢。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況屬盛時；儻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顧惟遠跡，阻望台閣。《雞肋集》卷五七。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裨上治，民知聖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篤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施以皆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足慕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聖主以孝事宗廟，思率由於舊章；以仁育幅員，欲誕敷於文德。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久大之功。必有同寅，來膺至眷。豈惟精神折衝於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乎禮樂之間。而某稟資拙疏，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閨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膺於識拔，已旋致於顛躋。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一言責，用汔逢於清問，遂終削於丹書。儻非獲依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末塗之晚節？重念補之頃親講習，又接鄉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產，敢同貢禹，恃舊王陽！不能自躍於鴻鑪，乃獨長鳴於峻阪。盡煩深察，更欲何求？貧未脫於寒飢，尚資廩入；老不愆於忠孝，猶累生成。念賀厦之可同，悵掃門而無自。《雞肋集》卷五七。

謝韓儀公啓

伏念近者特造門墻，願親杖履。康寧貌悅，千巖松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膝屈，冰歎意消。顧蚤預於甄收，非敢言於嫺婭。高明廣逮，疏逖咸依。尚憐孤根，未必墜雨。生芻一束，窘窮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愧人微。綠野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顏間和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己特達勿貳之意，遂罄平居深念欲效之言。而莫戒轉喉，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釗、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疏，豈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鈞席，愈攪蓬心；悔訟稍瘳，蕪詞始叙。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下風，且詢公議，似聞芝檢，已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復調於伊鼎。即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餽鈞休。補之田野益疏，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夫，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閔私戀之情。

《雞肋集》卷五七。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投閒，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疏內揆，感涕徒揮。伏念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從三館之遊。羣飛刺天，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決起控地，無庸不足者安所尤哉？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逢於湔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里閭浸鄙，文法逾疏，顧雖懷遭時有用之心，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伏遇某官忠誠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於王。邦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災祲聿消，歡謠允塞。恭惟挈國，尤慎官人。敢圖赦過之餘，乃在選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艫上下以相銜，冠蓋往來而旁午。今秋潦收涸，而川流底平，稼已兆於豐登，吏苟逃於曠失。顧承人乏，適在此時。逢歲有餘，乃幸乞漿而得酒；於生無愛，尚欲舍魚而食熊。誓以肖翹，仰酬造物。《雞肋集》卷五七。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懽悰。竊以舍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中

懷拔俗之情。決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畏陳君之知；名動京師，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羣才連茹而來。首登老成，次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愆，則宜僚富貴而能行。議禮曲臺，衆果推於適變；讎書東觀，士尤服其多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筆？雖亟躋於法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清慎；入而承問，倚徐邈之博通。朝廷得賢，中外胥慶。某早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墻屏之虔，先辱緘滕之貺。永言欣佩，莫罄叙陳。《雞肋集》卷五七。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閒，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跼蹐，奉中旨以馳驅。偶莅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力尤病於拙艱。視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薄，學問又非，越自諸生，蚤升三館，再更郎選，四領藩麾。惟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前逮，付以要郡，俾其赴功。野鹿情疏，念蒿苹而常在；疲鴛氣索，見車蓋以內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莅事，提封一路，檢察百城。仰惟攬轡之邈然，孰不望風而惕若？更願小寬檢策，稍假歲時，必有毫釐，自圖報稱。官守所拘，不獲趨候門墻。《雞肋集》卷五七。

謝泗州倅曾承議啓

恩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藹其家傳，聲名藉於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修，撝謙更篤，宜入預清華之選，寧久從關決之勞？惟此拙艱，劇於延跂。歌襦袴之慕，深愧非才；詠海沂之康，終煩敏手。方圖馳問，遽辱惠音。黼黻之辭，蔚然累幅；衰頽之質，煥若增輝。展晤非遙，欣愉可既。《雞肋集》卷五七。

謝泗州教授啓

比蒙恩檢，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聲，躋登科第，偉該通之經術，燁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論，亟躋要近。某衰遲假守，邂逅爲僚。敢辭奔走之勤，行有晤承之便。方茲殘薄，更厚自持。《雞肋集》卷五七。

答賀直閣林次中啓

升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歷之固宜，亦束掄之寢重。竊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延士。大則典領撰述，或次補法從之崇；卑而是正校讎，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思所以置此之始，又念所以待之之殊。豈欲虛名相矜，而徒以廩食豢養於燕休；深廬默坐，而不聞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既趨於一切，書生亦習於自輕。迨茲陵夷，最號閑冷。聖明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敷求久任之俊良，稍以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恭惟某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自致，濟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敏捷立斷。事每試而皆可，居所去而見思。烏府郎曹，屢更於繁要；蘭臺都省，稍陟於高華。果奉明恩，更躋秘職。猗歟父子之相繼，藹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行超騰於近列，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竣。補之備員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故事。交馳牋牘，慚輩行之非宜；藏置縑緗，傳子孫而爲好。《雞肋集》卷五七。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袞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匱，祇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

少日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蚤棄諸孤，居然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觀頤舍龜，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他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令摧頽，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間偶好事，惠然晤談，務閑偷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鳧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若良之操轡策，安有疲驚？曲憐孤生，爲借餘潤。昔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效？《雞肋集》卷五七。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高麗人使回遠迎

伏審航琛入貢，館飫言歸。瞻九雉之崢嶸，夢回天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秣來聞，使輶將及，參承可卜，欣抃良深。《雞肋集》卷五七。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迓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牽之成禮；言歸海國，辱展幣以交驩。盛意難承，珍藏敢置！
《雞肋集》卷五七。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蚤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願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筭。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雞肋集》卷五七。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輶之于邁，幸候館之可休。冒涉寒威，父寧福履；趨承良邇，欣詠徒深。
《雞肋集》卷五七。

與謝寶文啓

竊審再膺宸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民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藎耆德，文詞宿儒，蚤記淵衷，徧躋法從。長人京邑，豈徒前有之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頗、牧。惟江陽氣俗之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絕帶牛，尚未忘於勸課；兒騎竹馬，願復見於行春。惟暫屈於統綏，固不勞於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墻，將獲依於麾棨。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沍凝，取道遼遠。《雞肋集》卷五八。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迂疏內循，光價已倍。伏念補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關一名，黽俛十考；庠校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穡而取禾，退默既慚於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進爲又懼於得傷。故嘗冒請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以事上，恕於取人，過譽斗筲，俾參瑚璉。李長樂之許文舉，非爲通家；暴公子之知不疑，儻緣一語。人之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感荷激切，不知所裁。《雞肋集》卷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伏審祗膺眷擢，榮總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規於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干以序，美既載於兩朝；玉立而溫，威自宣於百郡。屬河朔流移之始復，而山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之行？補之頃濫麾符，方茲譴謫，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刺舉之嚴。捨曰蘇孺文之天，迂疏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爲。非輒病於至公，實少伸於知己。永言幸會，莫罄叙陳。《雞肋集》卷五八。

答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頃者效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傾想第勤於魂夢。疏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安閑，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迂，比緣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羣玉之地，濫跡莫遑；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蓋某官忠信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蓋嘗勉裁尺牘，概叙鄙誠，置几塵生，開緘字滅。既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爲慚。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瑤

琳之美，情踰骨肉之親。顧惟感銘，尤劇哀悃。新元肇布，介福來同。《雞肋集》卷五八。

與亳守向宗旦啓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墻屏之已賒，託麾符而深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己，忠藎在公。勲名烜赫於相門，嫺戚蟬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騫翔省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見思。而補之疏拙領州，乖違得譴；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奔馳敢後，參對可期。《雞肋集》卷五八。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蟲含響，待氣則鳴。物誠甚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孤生，誤喜末學。執技不化，知己益消。寅緣官曹，統蒞使部。竊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一朝。向塵長趨，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欲陳。然而殫廢楮毫，棄滯箱籠，憤悱已吐，蕪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綴，察鄙心於寧子，成拙繪於曹生。則雖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爲無庸。《雞肋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此者忝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部以爲光。竊自思惟，良深幸會。伏念某才出中下，譽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未立。祇惕譴尤之後，摧頽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挈餅而安取；庶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此蓋伏遇某官忠以事君，恕於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蓋有心於天下。寅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束裝，計官期之良邇；登堂聞教，況吏政之可師。欣忭之情，倍百常品。《雞肋集》卷五八。

授澶州司戶答韓諫議璫請充教授啓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答；賢愚術異，勢既絕則無以相求。蓋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肖衆人之晚遇。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名而過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出於不韙，誅宜獲於非常。敢謂伏蒙某官寬裕有容，威嚴曲霽。猥以世間之盛禮，施於麾下之鰥生。屈記室以裁牋，賜家童而返報。往來嫌於敵體，進退越於常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登

然藜藿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假資助乏，輟乘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累息弗寧。蓋補之才實竊疏，學尤拙陋，幼雖有志，壯益無聞。幸邁明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造，未敢與先生而並行。正使米鹽效勤，猶病弗稱；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況門下德誼之最隆，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乃辱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即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頃。斂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悃悃。惶懼激切之至。《雞肋集》卷五八。

回鄆城孫簿啓

麋鹿情疏，但記蒿芩之樂；鵠鸞跡遠，無心羽翮之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星而久墮，綬若若以增慚。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夙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藹已揚於才譽。身相爲援，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已甚。枉瓊瑤之爲好，撫蓬甕以生輝。感荷之誠，倍百常品。《雞肋集》卷五八。

賀教授陳履常啓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窮無立錫，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牋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雞肋集》卷五八。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三二，《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四六法海》卷六，《宋四六選》卷一四，《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答謝狀元李常寧啓

摘詞中禁，擢秀羣豪。一鳴而驚，閭里爭傳於盛事；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藏器

於身，待詔而往。文非時好，近灝噩之商、周，經本心通，無異同之王、鄭。囊錐出穎，郵傳馳聲。望冠蓋以傾風，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質，非所宜堪。豈徒一戰而稱雄，庶觀千里之自此。忻愉良劇，敷叙何窮。《雞肋集》卷五八。

答謝宗室奉議啓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之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變商餘風，周化行於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於犬牙。豈徒魯、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子之間出。逮觀近世，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像未泯。恭惟聖世，尤篤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學詩書而進取。及茲歷歲，寢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良，修詞敏邵。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欲以功名，自致薦紳之上。果緣藝選，驟改文班。同列相矜，一時盛觀。竚騫騰於夷路，益開發於遠圖。先枉緘封，過形謙挹。感銘良劇，敷叙奚殫。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洸之何取，櫟株枸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雞肋集》卷五八。又見《皇朝文鑑》卷一二三，《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七〇，《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古儷府》卷九，《四六法海》卷六，《宋四六選》卷一三，《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答亳州趙教授啓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跂才譽之素勤，聯官曹而深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羣不羣。蚤收科第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自得於下帷；敏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遠聞。倦飛聊比於一枝，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問，尤認眷私。感服忻愉，併增誠悃。《雞肋集》卷五八。

太學答學生林自啓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懿行可度，美才不羣。負笈徒行，豈辭李固之千里；違親忍志，未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用，升諸鄉而有素，告於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庠，特貽牋翰。推先非據，感服徒深。《雞肋集》卷五八。

答王勳謝貢啓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俊異，蚤勤編摩。敏七步之修詞，飽五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歸，動輒累歲。阨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往偕造秀之選。國有道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稱推擇。九層始於累土，一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固將行義。願思飯粟，務正學以言而發身；毋侈輜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劇感銘。《雞肋集》卷五八。

謝陸倕啓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涓辰之善，視事云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經術博通，文詞敏贍。賢關論秀，蚤成金玉之章；卿寺須才，久躡鵷鴻之綴。英猷方顯，雅致不羣。自求外官，欲試民事。聳聞交印，已揚慈惠之聲；即見賜環，復在清華之選。補之田間託跡，萍梗因風。當趨墻屏之嚴，以伸桑梓之恪。屬茲被命，既迫赴官。愧流問之辱先，悵參承之莫遂。《雞肋集》卷五八。

全宋文卷二七二〇

晁補之一〇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比者得請宸廷，備員州佐，蚤在陶鈞之內，久辭墻屏之嚴。寅緣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世範，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益重；山淵之有珠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體，倦經爲於機政，思宴息於藩維。而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慚梧鼠之五技，窘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思，日縈魂夢；麾符之蔭，與有光榮。春水已生，吳艗當具。尚曹裝之未促，儻荀御之可容。鄉往之誠，倍百常品。《雞肋集》卷五八。

與交代范峒啓〔一〕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而自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藹有令名。行己不撓而衆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向淹器幹，屈佐藩維。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與。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奉甘旨於宴閑，蓋其私便。企青雲而雖奮〔二〕，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愉幸會，悃悃奚殫。《雞肋集》卷五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一〕《播芳大全》題作《通判與交代啓》。

〔二〕奮：原作「舊」，據右引改。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墻之未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之期，風聲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意不忘於本朝，而直諫自難於居內。久傾公議，尚屈遠猷。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鴛蹇。趨參良

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併深悃悞。《雞肋集》卷五九。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固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藹聞，公才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城；愛養疲瘵之氓，財不虧於成賦。尚淹使指，行副褒延。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駑蹇。趨參良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併深悃悞。《雞肋集》卷五九。

答揚州教授曾旼啓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年契闊之懷，又此從遊，良爲幸會。恭以某官精智洞物，高才邁羣。倚相讀書，博洽窮於世表；正平作賦，敏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要近，寧久宴閑？補之自以拙艱，安於疏逖。青雲魏闕，初驚日月之遙；春水隋河，已夢江湖之上。聊復爾耳，慚爲米之淵明；于時言言，喜班荆之聲子。清和在候，導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揚守王正仲啓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貢郵牋，僭塵台几。敢謂謙尊之盛德，曾無疏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付候兵而傳致。獎收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過家，方春展墓，散黃金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鵲舟歸濟於晴江，虎節還臨於治部。即日鎮撫多暇，神明用休。補之蚤被陶甄，久辭牆屏。載勤舟楫，奉甘旨以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謠而自慰。意行調於元鼎，難久託於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可期。《雞肋集》卷五九。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之未遙。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知古，才謀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於省闈。訪民恫苦，姑暫屈於登車；副上褒延，已久虛於前席。補之才質人後，趣操衆違。比緣將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圖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於疲駑，蘄永依於庇賴。欣愉鄉往，併劇下情。《雞肋集》卷五九。

答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跂慕之素勤，獲從游而私幸。恭以某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一翰，殊有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契闊之未遙，辱音題而尤喜。炎歊方熾，款晤可期。《雞肋集》卷五九。

答致仕劉敏大夫啓

竊啓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貺，審舟御之將臨。即日順履凝嚴，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才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虻，苦節自期於松柏。幸緣寓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叙陳之究。《雞肋集》卷五九。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遙。遂託部封，實爲幸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

闡，名獨高於羣彥；從容使指，威自聳於屬城。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內慚竊祿，自乞試州。歲比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於詔條；施舍不煩，可面承於教約。炎歊方熾，參奉有期。《雞肋集》卷五九。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慰。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之妙選；風生羣聽，藹臺省之休聲。尚屈遠猷，俯臨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外便親，得官屬郡，竊伺張廬之邇，將申守土之恭。欣抃之誠，倍百常品。《雞肋集》卷五九。

答淄守啓

去闕廷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親仁良幸。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自慚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忠盡事君，中和布政。顧何功於製錦，竊自喜於分光。未暇染修，先承慶問。感銘殊厚，敷述難窮。《雞肋集》卷五九。

與淄倅啓

著述寡功，迂疏畏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於爲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貺。感銘殊厚，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邵。題輿以俟，偉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操。宜入聯於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補之曩昔宦游，寅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往。《雞肋集》卷五九。

與提舉鄭彥能啓

頃寓都城，偶連墻仞。自惟疏拙，方力請於郡章；亦值高明，將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德之未遙。間關行路之勤，倥偬交符之始。仰依大庇，內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己。少時薄技，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虛名，固無堪於挹酒。窘中塗之蹙跋，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最爲知舊。當法令再行之際，屬疲駑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采。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知爲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遇勝之之賢，儻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然。尚阻參承，重增延跂。《雞肋集》卷五九。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凡居庥庇，舉集欣愉。恭以某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羣俊之上游。使指屢將，守麾荐擁。居有顯效，去常見思。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惟疏拙，頃辱交承；復幸提封，猶依刺舉。惠留多袴，民借寇以無由；威暢連城，盜奔秦而先改。趨參甫邇，頌詠尤深。《雞肋集》卷五九。

答滑守李孝純啓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千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慚既厚，欣喜并深。恭以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於要宦，方烜赫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流澤；褰帷行部，有循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獲踵門求見之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闊未間，傾馳尤劇。《雞肋集》卷五九。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庥庇，舉集歡愉。恭以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學之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折衝燕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訏謨帷幄，尚茲均佚，咸謂非宜。補之疏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恩宥，乃佐留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逢休。《雞肋集》卷五九。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何意拙疏之跡，乃依刺舉之嚴。莅事云初，省躬深幸。恭以某官風猷甚遠，德操不回。學蓋在於誠身，仕不蘄於遇合。少馳妙譽，蚤掇上科。夷考平生，實皆餘事。尚出將於使指，行歸侍於禁垣。而補之樗朽無堪，萍蓬惟寄。去門墻之滋久，備官屬以爲榮。收堂下之言，雖仰煩於大雅；效囊中之穎，茲方窘於末塗。更願須以歲時，寬其轡策，庶幾報稱，可積毫釐。感愧之懷，倍百常品。《雞肋集》卷五九。

留臺韓朝請到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敢圖佐守，遂隸分臺。眷言離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累世，譽滿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文舉待正平之少，固與忘年。馬伏櫪而長思，萍因風而相值。人生投分，勢豈偶然！念布叙以未遑，辱音題之良厚。欣愉感荷，倍百鄙懷。《雞肋集》卷五九。

答澠守啓

自以拙艱，安於疏逖，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心德誼之勤，引領疆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久，特櫻事而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爲春，清明可鑑。帶牛緣畝，不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柔於異類。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榮？慚製錦之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幕。《雞肋集》卷五九。

揚州泛用賀冬啓

銅儀軫轉，肇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颻，知黃宮之氣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爲，孰量事業？悵坐縻於官局，阻趨慶於賓墀。欣頌之誠，倍越常品。《雞肋集》卷五九。

元日賀啓 一

羊雞拔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柏泛醇，薦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維則。入陪嚴禁，屢輸竭於忠猷；出總連城，暫布宣於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悵拘繫於郡章，阻參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雞肋集》卷五九。

元日賀啓 二

羊雞拔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柏薦醇，介百年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

通，柔嘉維則。佩牛還畝，知警夜之可虛；竹馬迎郊，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悵拘繫於郡章，阻參承於賓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雞肋集》卷五九。

答交代中散啓

拜恩中禁，假守瀕河。念化別之尚新，獲交承而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彊。久東在於班聯，暫屈臨於刺舉。將聞顯用，諸大夫皆曰賢；固有規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參晤可期，欣愉良劇。《雞肋集》卷五九。

與李中大啓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居慕望之勤，今此晤承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穉齒而蚤成，志耆年而彌邵。踐揚臺閣，蓋政事之猶存；穎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流問辱先。傾蓋足榮，驅車竊抃。《雞肋集》卷五九。

謝呂大夫啓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擔之云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慚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脫略軒裳，燕居里第。顧何功於報國，竊自喜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榮問。感銘良劇，敷述奚彈。《雞肋集》卷五九。

答通判朝奉啓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爲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揚歷閨臺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卧。參承良邇，欣幸尤深。《雞肋集》卷五九。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良，神氣宏偉，起于磐之鴻漸，爲溟海之鵬

搏。操行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帝，千載所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掌綸之選，迅陞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忭，曷罄叙陳。《雞肋集》卷五九。

與淮南監司啓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牆之良舊，託封部之云初。內顧迂疏，尤深幸會。伏念補之少而孤立，壯不適時。誤貼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承流於藩郡，祇用資塗。敢攀鵷鵠之高嬉，自笑餅罍之易滿。黑生白牘，寧論無妄之災？醜效美顰，宜取求全之毀。賴聖時之忠厚，俾愚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惕。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雅不羣。恕常用於一言，威自行於千里。尚寬刺舉，小假歲時，儻不重於悔尤，或粗收於毫末。《雞肋集》卷五九。

謝解啓

伏睹解榜，偶被薦送者。迫疆敵以當前，初虞逐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宇。更末流於淺鮮之後，追大

本於芒忽之爲。五官猶具於天根，六鑿未仍於物僞。行義忠信，粹乎常得於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於四方，野人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詖行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於辭章，《兵法》窮於威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莽一塗。漢沿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於規謨，仁祖備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爲腐儒，廢雕蟲爲土苴。奮乎百世之後，睹此六經之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用，僻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狀，辜負寸心。搢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踽踽自守，無意於舍龜；偃偃何從，迨同於即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迂疏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甕以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他人誚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僂俛自力，孿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於搖毫。尚賴庶明，過辱題品，掇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羣，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故容叢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節！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猶不愧三千之客。《雞肋集》卷五九。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奇

公爲求親啓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張之並。輒恃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吏部長男公爲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伏承賢弟龍圖位第十一小娘子閭儀世邵，女美幼聞。妄伸納采之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忘故分，終惠好音。《雞肋集》卷五九。

送幣啓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冰之未幾，羞束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慚於舊；庶媯姜之五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叙。不腆禮幣，具如別牋。《雞肋集》卷五九。

公似求親啓

通家奕世，如蘭未喻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鍾，德容兼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既彼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他族，禮律可以通昏。鳴鳳其昌，已篤媿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遑齊鄭之嫌。跂望良勤，好音無闕。《雞肋集》卷五九。又見《婚禮新編》。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絕企，實懷賈詡之私；見子良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慚眷厚，敢布悃誠。伏承某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紈餘子之好，有詩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年齡，未閑警戒。采蘋南澗，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佩，難遽遵承。《雞肋集》卷五九。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好之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慚於齊宋；思冠冕之胄，誠竊慕於崔盧。矧繾綣之已勤，欲逡巡而安可？願言託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莫究。

《雞肋集》卷五九。

送幣啓

疊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之耗。蘿施松柏，後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瑤，物雖薄而用可重。不腆實筐，具如別牋。《雞肋集》卷五九。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之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蠱優於用譽，視履宜於考祥。某房第幾孫女蚤慎閨儀，粗知婦教。乃求葑菲，俾結絲蘿。承命愧慚，披詞榮

耀。竊欽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於銘感，豈盡敷陳？微物將誠，具如別幅。
《雞肋集》卷五九。

謁見刺字

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
《遊宦紀聞》卷一。

全宋文卷二七二一

晁補之 二

送李文老序

皋陶爲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爲李。皋陶事帝，其言爲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舍曰徽纆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爲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皋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異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顯，膺、固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爲歌詩奇怪，翱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今舍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視，愧皋陶之意者比也。自余卜縉居，凡幼與游，白首不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

殆意同則悅，不知其他。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爲器博，長才則數化。譬璧盈尺，以作鎮冒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珮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爲枅榑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跂而跳，適及人肘，歉其庫也，則寧去之異塗布武。鳶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躡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在珮珥、枅榑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爲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非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蠙，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藪不盡。夫豈但躡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大小。文老勉之。《雞肋集》卷三五。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九。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荆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旨禹玉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知子，又何足

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於緡，景陽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讀黃帝歧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觀表而得裏，衮衮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昔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星官曆翁莫能與之較得失。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溥博而加物兼得之者，擿抉而言，猶足以知人禍福如此。今脉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參兩之，以竅藏之，變動在尺寸關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爲而不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虛中之索於外哉？以是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齊人。《雞肋集》卷三五。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忘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

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氈而辭，飢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謁然去，余爲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雞肋集》卷三五。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四〇，《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九。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卧，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己，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鷺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類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

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爲？』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今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慍，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雞肋集》卷三五。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九。

雞肋集序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無咎自名其所爲詩文

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雞肋集》卷首。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一七。

何龍圖奏議序

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爲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爲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爲，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爲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爲。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慚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呂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爲。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

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己於上，而羣臣並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並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爲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爲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爲奏議二百餘篇，爲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略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爲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爲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某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爲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祇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今，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爲和川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遽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今位政府，於公爲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雞肋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六。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爲他國矜式。周衰，諸侯並爭，而魯爲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金鄉故隸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乃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爲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穀米，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云。至其他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

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爲學士，熙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召，召且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尚以爲不可及也，則公之爲人可知已。補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爲集序。補之以言爲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載石戶外，因甥張宗奭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笑爲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爲尚書郎，知蔡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爲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爲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雞肋集》卷三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六，《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一，乾隆《金鄉縣志》卷一八。

治通小序

毀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賴之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天日之清明，奴隸識之，謂之共知。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夜行。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如撓止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本彊則精神折衝，謂之折衝。譬

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爲。 鈞金輿羽，不可以爲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爲常者一，謂之常一。 事有根

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爲本而大爲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

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爲翦翦耳，君子畏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

而小大可論也，謂之迎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謂之貴疏。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謀而相病，謂之魯酒。 一

人曰玉，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 狂者東

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 以攣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

而得人心，謂之察鳴。 謂狐爲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之胥失。 蚌螭相持，田父拊

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攘公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心勞，所以求

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蠱物

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 名實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

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

庸。 捷趨而速至，中道而備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

駕。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謂之獨獲。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知化。敗不在大，一毫萌之，謂之見微。無謂不效，姑聽其告，謂之養敢。胡越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事已異，謂之信書。旦用旦效，暮用暮效，而不可以經久，謂之欲速。挾事懷欺，明能知之，爲之詰詐。唯有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夕而亨牛，牛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文是實非，謂之名好。「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法析毫釐，小徧大遺，謂之密紕。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之矢激。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毒蛇螫手，則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上欲。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輿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入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存。尾大不掉，謂之本弱。藩籬不飭，謂之外輕。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是守，謂之達節。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謂之謀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之積微。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苦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論卑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之過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之轉圜。以天下爲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若緩若紆，爲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闊要。十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言異言逆，視道以爲則，謂之不惑。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者非，謂之寶斷。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之一下。賞一

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

節。

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靜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爲量而罪不及，遠爲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

殺身以爲

國，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

復也，謂之日改。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

高。《雞肋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他事業。尊君芘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鬪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

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耆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犂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己得聲譽，至他事業，行己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雞肋集》卷三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一六，《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九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〇，《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六。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沉抑，或侈或廉，穠纖

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並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爲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第，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爲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答，思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溫溫君子也。遠叔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間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爲知其志。爲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爲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第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潁川晁補之序。

《雞肋集》卷三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一」。而宣獻公之子、

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爲時顯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爲兒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爲《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礴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爲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爲剛叔序之。《雞肋集》卷三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一，《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二，《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二〕四庫：光本、涵本作「西庫」。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腍，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爲人蓋

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雞肋集》卷三四。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二。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爲言，亦言。」夫能「用無言爲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妄矣。不妄，斯道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昔予讀李白《大鵬賦》，想見其爲人。《雞肋集》卷三四。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捕魚圖序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莢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筍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蔭坐，沉大網。旁筍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蔭坐。有巾而髯，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盃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牒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髯，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

罽、罽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雞肋集》卷三四。又見《皇朝文鑑》卷九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三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一，康熙《吳江縣志》卷四五，《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全宋文卷二七二二

晁補之 一二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棋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益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四〔二〕，爲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棋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二〕，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豐二年六月，晁補之序。《雞肋集》卷三五。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六。

〔二〕三十四：《文獻通考》作「三十二」。

〔三〕食：原作「日」，據右引改。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不忍去〔二〕，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

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謡、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錄。《雞肋集》卷三六。又見《皇朝文鑑》卷九二，《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九四，《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八四，《曹南文獻錄》卷六一。

〔二〕不忍去：原無，據濟本補。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叙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

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關矣。又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雞肋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況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隋志》傳亡。舊有班固叙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擿其不

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總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爲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三。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污，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勸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姒，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己，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

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鼪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鼪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鼪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窮年永樂」〔三〕，鼪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己之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污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鼪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譏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爲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雞肋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

〔一〕禍：原作「福」，據柳宗元《非國語上·荀息》本文改。

〔二〕惡：原作「禍」，據右引改。

〔三〕窮年永樂：原無，據濟本補。

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

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而未亡^(一)，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死龍蛇^(二)，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於世^(三)。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

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忤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雞肋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一〕而未亡：原無，據濟本補。

〔二〕死：原作「則」，據濟本改。

〔三〕於：原作「則」，據濟本改。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乃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

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蠶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悃悃」、「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從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

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渢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斬斬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雞肋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九四，《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

〔二〕從：原無，據濟本補。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蠡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俛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一〕。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而劉向叙《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爲老

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爲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皦皦，受人之域域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于今可知也。《雞肋集》卷三六。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一八，《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三。

〔二〕懷：原作「淮」，據濟本改。

佛鑑大師語錄序〔二〕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乃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瞪發勞相。譬菩提心爲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反滴爲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爲教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墻牖棟柱，無說亦說，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丘，各有悟門，言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說，無揀擇也。粵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爲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即師子吼，盡眼色界，隨

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往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蓋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少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錄》，求爲序引。補之聞之，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丘：「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爲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爲葉葉皆舉，累劫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蘊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錄》而伸之。《雞肋集》卷六九。又見《東堂集》卷一〇。

〔二〕傳世毛滂《東堂集》（永樂大典本）誤收此文。

題段慎修紙 一

《傳》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途而廢者皆是，則多歧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年少才秀，苟無畫，力不患不足者，要之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哉？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耳。故韓愈之教人欲識路。《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无咎題跋》，《淵鑑類函》卷二〇一。

題段慎修紙 二

世之言曰：抑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之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鄉；諸葛孔明耕南陽，出而爲霸王師。此非通都往來、衣冠聞見之效也。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无咎題跋》，《淵鑑類函》卷二〇一。

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砭砭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拙間求之，以比砭砭美玉不類。崇寧二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一，《永樂大典》卷九〇五，《无咎題跋》。

題分甘亭記後

趙彥脩以帝胄，妙齡秀發，不懷宴安之習，志學而慕義，與一時文人勝士交，如恐不及，故蚤有美名於流輩間。窮山物局，僧齋旅寓，一木之美，不足道也，而二三子爲之記且書焉，文辭筆墨燦然可觀，惟彥脩有以得此也。嗚呼，學之不可已也如此哉！元符庚辰五月十日，南陽晁補之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題白蓮社圖後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樸，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寡。而緡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續事中，惠聽余言，使集吳道玄、關仝、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精筆，爲白蓮社圖，甚似。《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一，《无咎題跋》。

題小飛來詩後

楚山之勝者曰九華，吳峰之異者曰飛來。往時，湖口李正臣藏怪石數十種，其一竦而九嶠，武功和仲曰「是壺中九華也」，則一旦而售百金。近時祥符袁耕道亦得其石於豫章，小而特，潁川龔喜曰：「是小飛來也。」耕道則抵掌喜而懷之曰：「是當與壺中九華俱名天壤間，雖一拳小，然吾不以百金售。」大觀戊子六月壬申，緡松菊堂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書王蠋事後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剝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

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十里，不敢迎。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忤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荊卿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騶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騶奭之

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七四，《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无咎題跋》。

〔二〕二：原作「三」，據光本、涵本改。

〔三〕特：原作「時」，據文意及本文末「得無特書之屢書之」句改。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臣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昔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墮，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救其弊

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猶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月二日躬臨便殿，自閱羣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衡常格，而書其莅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被此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而秘書省著作佐郎譙人毋丘震在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哉！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臣補之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愈多而益賤，豈其行己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禍亂，不遑暇其他，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者，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導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衡之審，宜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萬人。其盛無以復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之，徒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故臣補之謹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潤州觀察支使莘，使藏於家，

且以告將來之未知者云。崇寧元年七月初八日，具位臣晁補之謹記。《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无咎題跋》。

全宋文卷二七二三

晁補之一三

書陳泊事後

補之先君嘗記見聞數十事，未編次。其一，陳公泊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申，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補之少聞是，恨不及識公。後

二十餘年，乃見傳道於淮南，見履常於京師，實惟公諸孫。二君詞學行義，爲東州聞人，以謂公之餘慶在是也。後補之執喪於緡，傳道始出公詩數十篇，確然其政，溫然其和，想見德操之所發於言詞者，聳然增慕。昔韓愈有云：「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由公事，於愈之言益信。《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書陳唐父綿州守遺愛事後

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孔子之所謂「善人」者，蓋嘗歎息，以爲吾不得而見之，夫若是其重且難遭也。然使其得位而爲之，其功猶在於百年之後。今方百里如千里者，皆邦也。古皆諸侯世守，而今以守令治，遠者二三歲，近者滿歲，又其近者，數月而徙。幸而治且有聞者，則徙逾亟，曰一人去，有一人焉充之則已矣。昔子產爲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子產，古之遺愛，亦可謂善人者非耶？而用其民，一年不惟未信而已也，至相與訟怨而斬殺之。三年而後，怨者化而懷，仇者慕而如父母。然使孔子論之，至於勝殘去殺，猶未也，則責治之效，欲其緩而遠者如此。故唐盧懷慎亦深言數易地之弊，以謂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則不盡其力。至於禮義之不興，風俗之不一，戶口之所以流

散，倉庫之所以空虛，患皆由此。而後世官日以冗，遷易旁午，民不得休。蓋其初嘗怪三代雖遠，聖人之事不傳，下漢而言，如龔、黃、卓、魯，政事之才亦豈乏？遂不可得而見，吏治苟且滋甚如此。特責其古人百年之事於後人不暖席黔突之間，夫豈惟遂、霸、恭、茂之徒斂手而未得施，而賢如子產，方用以得殺，無足怪也。而況奉法循理之吏，類皆仁厚君子，不暴而裕者。如陳公之守綿，蓋更六考，而後僅得施其髣髴，修庠校，損庸役，便轉輸，勸賙貸，綏背蠻，折留獄，興圩堰，繕郭壘，皆有次序，而一時大人君子皆以循吏稱之。雖陳公之所學而未施者不止於是，然使不得六年而爲之，雖綿州之政事，亦未易志也。昔陳平有興漢平難之功，而其自訟，以謂我多陰謀，子孫不昌。陰謀雖有功，神所不報；而循吏不欺君子，不賊民，其事顯在陽德。夫顯有施於物者，則物亦將顯以報，故君子知臧孫達之必有後於魯也。公之子唐從吾游，亦長者，似其先人云。《雞肋集》卷三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无咎題跋》。

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

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雞肋集》卷三三。

書李正臣怪石詩後

湖口李正臣，世收怪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高五尺，而狀異甚，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巉峯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林逋薦士書後

余嘗出錢唐門，遵湖放北山，一徑趨崦，委曲深遠，菱荇魚鳥可樂。過林君居，拜墓下，塵埃榛莽，山風蕭然。至竹閣，讀其棟間詩，徘徊彷徨，有羨慕也。吾師疾固，見耦而耕者曰：「不可與同羣。」至點，鼓瑟希，則喟然嘆曰：「吾與點。」士亦要志之所向，仕不仕何有？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天情自疏，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輓後來，欲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如恐不及，賢

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安得林君者而從之？元豐五年七月十四日，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八，《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无咎題跋》，乾隆《浙江通志》卷二六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九。

跋廖明略能賦堂記後

常物之情，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相反者二：列禦寇曰：「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此志與氣之所稟者有餘不足，不能相易，而自相反者一也。王弼曰：「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此志與氣皆有餘，而勇敢柔於禮文，悍鄙屈於嗜欲，物或移之，而自相反者二也。《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夫儼然而能溫，溫而能厲，此豈常物之情自相反而然（一）？將君子有以反之，能莊而能同者也？蓋余同年生廖明略，學問博古，志操如雪霜，然以方北郭順子則清而未容，故驚世患。嘗觀曾敬之會稽尉廨梅花，而以宋廣平事，名其堂曰「能賦」，是其久摧剛爲柔，意少貶而然者也。而余亦嘗論廣平嚴毅，所謂沒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者。至於人之所同爲，不害其異，而鹿門子庸何怪乎？張良、崔浩，皆昔之所謂豪傑。良宜魁梧奇偉，而貌狀乃如婦人女子；浩若不勝衣者，而胸中所懷，踰於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識君子之大體也！而敬之妙年，天材俊異，文章論

議過人遠甚，借曰未識於事，其大者固已先立矣。以廣平之鐵心石腸，而當其平居，自喜不廢，爲清便豔發之語；則如敬之之疏通知方，雖平居富爲清便豔發之語，至於臨事感憤，余知其亦不害爲鐵心石腸也。而明略所以期敬之，不亦遠歟！然敬之不污以干時，乃若廣平之開府與！不若廣平之遇，則敬之固自曰「有命」。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无咎題跋》。

〔二〕常：原作「當」，據光本、涵本改。

跋東坡所記漳守柯述異鵲事後

政以得民心爲本，而以信及豚魚者爲至。《易》之意若曰，豚魚信猶及之，人可知矣。吏無愛物之誠，民心不附之，雖鳳皇下，嘉禾生，諸難致之物畢至，非祥也。夫必有誠心實事，如柯侯述之得漳民，民以爲惠，而鵲應之，斯異矣。古之循吏，民不忍去之如父母，故史板其蹟而書之。虎徙珠還，雉馴蝗去。後不復見此久，謂徒虛語，今乃知之。廣陵掾曄，乃侯長子，數與余議疑獄，不附重，近古所謂求生之者，其世有陰德，當不愧於東坡公所期。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陽晁補之无咎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董氏唐誥

京東將供備使董侯，嘗夜過余曰：「我之先有仕於唐，顯者曰京兆尹諱叔經，不知於我幾世祖也。我家歷五代至仕本朝，子孫世謹厚，故傳其誥猶在。」因就予求燭，出三卷書，其一則京兆君爲順宗山陵副使、秘書監兼御史大夫，元和六年閏六月六日告也。譽京兆君良美，首尾無漫缺，雖甚細，字皆可識，蓋盧景亮爲中書舍人所行。予起，喜曰：「憲宗，唐中興賢主。初年，順宗未葬，劉闢反西川，正月，高崇文出討。七月，葬順宗豐陵。時京兆號多事，而尹以此時進，才選也。盧景亮稱善屬文，以直諫知名元和間，譽京兆君良美，其辭當不誣，可爲董侯慶。」然獨怪京兆君爲憲宗用若此，宜有政事聞於時，而其施設不少概見，何也？間以其年月日考之《舊史》則不謬，而閏六月之六日爲戊辰，凡氏諱與官及平章事以下名於告者，舉合。自閏六月之戊辰始命，至八月之癸未以卒，其莅京兆之日七十六而止。前此爲尹者，兵部侍郎韋武；後此爲尹者，尚書右丞李鄘。而《新史》尹不書，故逸董氏。餘考之（一），又合其名於告者，曰中書侍郎爲鄭綱，自中書舍人遷；曰門下侍郎爲杜黃裳，自太常卿遷；曰給事中爲歸登，自兵部員外郎遷；曰吏部侍郎爲趙宗儒，自右庶子遷。綱、黃裳號賢相，登、宗儒讜直不回，皆元和初日一時才選也（二）。最後郎中兼者卑不顯，乃不得質。予嘗讀韓愈《順宗實錄》，見李實以不任職貶，知唐重京兆尹也。自李實接韋武，中間二年，憲宗始即

位。二相賢，新用，且京兆號多事，擇人固宜重。時百司官多改置，韓愈亦自外入爲博士，皆以是年也。愈後寢用，乃至京兆尹，其選亦難矣。董氏雖施設無所見，余能語其賢者，以一時事知之當如此。後二告皆董澌，一曲沃簿，一猗氏丞，長慶、大中時告也，漫缺不若前可識。獨曲沃告有蠅頭字，考即京兆君。祖爲珪，曾祖爲端。里爲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貴胄里。而端以下及澌，凡四世粗見。乃次序歸董侯。董侯中武舉，爲將，知方略，慕古人也，必有功名，以不媿其先世云。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晁補之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二〕餘：疑當作「余」。

〔三〕日一：原作「一日」，據《无咎題跋》乙。

跋陳伯比所收顏魯公書後

顏公以耆老忠義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肌肉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歎曰：「此所謂形仙，後五百年雖藏金石之中，猶當擘裂飛去。」嘗憶《太平廣記》載有戍軍數千人，忿不能，欲自將攻，其部將忘其姓名，力不足制，升高謝衆，刎頸而死，衆爲之解。後見夢於茅山道士曰：「帝見吾爲五百靈官之一。」有大功於物者，死而不亡，自昔然也。至公，筆法奇偉，雖其天姿

獨得，亦忠義秀發能然，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者。而世人乃欲以其塵埃倭墮之姿，追蹟紙墨之間，遠矣。《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无咎題跋》。

跋翰林東坡公畫

翰林東坡公畫蟹，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本朝初以辭律謀議參取人，東坡公之始中禮部第一也，其啓事有「博觀策論，精取詩賦」之言，言有所縱者，有所拘也。其謝主司而譽其能如此，曰：「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胸中閎放，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蟲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亦合於方圓耶？抑孔子之教人「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君之治氣養心，亦固若是耶？嘗試折衷於孟子之言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墻隙散射，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而後可以言成全。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此不善用大者也。余於公知之。《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李遵易畫魚圖

魚之醜，以千百數，且一物而極巨細之形者惟魚。天池之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毫素之窘，不能追也。長塘之水一斛而魚半斛，其小如針鋒，毫素可追，不能工也。則夫可追而工者，不過於九澤之所同有，九戩之所常萃，鱣、鯢、鱒、魴，頒首莘尾之間，蓋見者能識之。然世猶以謂畫師喜爲鬼神，而憚爲狗馬。鬼神怪幻，易以罔人，而狗馬與鱣鱒所常睹者，夫人而能指其失，故工此尤難。是不然。夫鯤以海運，而針鋒若滅沒，世固無睹鯤首尾之目、針鋒鱗之眼，則欲窮巨細之倪，至此而能者俱廢。且凡魚亦不一狀，則畫之難工，又非若狗馬比。然嘗試遺物以觀物，物常不能庋其狀。盡得一魚之意，則鋪几尺紙，曰此天池也，此長塘也，廣狹不移而皆在。一以爲鯤，則稽天之涯睹，不見其不足；一以爲針鋒，則蹄涔之態具，不見其有餘。大小惟意而不在形，巧拙繫神而不以手，無不能者。而遵易亦時隱几翛然，去智以觀天機之動。蛇以多足運，風以無形遠，進乎技矣。庚辰三月六日晁補之題。《雞肋集》卷三三。又見《八代四六文鈔》第三一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无咎題跋》，《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三。

跋魯直所書崔白竹後贈漢舉

沙丘之相，至物色牝牡，而喪其見。白於畫類之，以觀物得其意審，故能精若此。魯直曰：「吾不能知畫，而知吾事詩如畫，欲命物之意審。以吾事言之，凡天下之名知白者，莫我若也。」漢舉於學慕魯直，而喜白畫，時時自撮筦爲竹枝、飛鳥、煙雲，天機殊妙。以比文字，殆似魯直自然獨得，不可相與者。予既拙於語言，而畫又非所能學，嘗試以此內觀，譬聞解牛得養生，其可哉！《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董元畫

翰林沈存中《筆談》云：「僧巨然畫，近視之，幾不成物象，遠視之，則晦明向背，意趣皆得。」余得二軸於外弟杜天達家，近存中評也。然巨然蓋師董元，此董筆也，與余二軸不類，乃知自昔學者，皆師心而不蹈跡。唐人最名善書，而筆法皆祖二王，離而視之，觀歐無虞，睹顏忘柳。若蹈跡者，則今院體書，無以復增損。故曰尋常之內畫者，謹毛而失貌。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晁補之書。

《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二。

跋范伯履所收郭恕先畫本

恕先高賢絕藝，世所共知。其筆墨精妙，蛇蟬變化，壽臣父叔記之矣。然恕先要爲難知。以爲異人耶，自應會意物表，不當復賓賓效世俗爲者；而此畫本範模關、吳輩，一二曲折，毫髮點綴，惟謹不謬，豈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者歟？其遺跡不多有。世傳圖上一角數峰正素本，末作童子紙鳶，中引線滿之，離絕匠意，此又豈規矩筆墨可求者哉？彌明道士云：「吾不解人間書。」而石鼎聯句，極唐詩之巧，語侯、劉輩，以謂「吾就汝所能者爲之」。恕先其近是哉！《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佩文齋書畫譜》卷八二。

跋化度寺碑後

余觀古人，惟德操皆素定，而能伎所長不同趣。人物之盛，莫近於唐，然名詩者或不能賦，名賦者或不能文，名文者或不能字畫。字畫之工，率愧述作也。以其習之專，守之不易，故各能盡其妙，類承蜩丈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歐陽文忠公嘗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嘗有感於二物矣，是孰尸其付與耶？雖然，一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

信哉是言！歐、虞、褚、薛，唐初以書顯者，捨其德操而論，亦不聞他能伎如其字畫之精也。嗚呼，此其所以精乎！學者能以是心學，專且不易，古人之事業何求而不得，況詩文與書哉！而後之君子，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人先，故五伎而窮。《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絕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他稱是也。《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跋第五永箴

高彪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邕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尚也。然予謂箴亦

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鵬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蘭亭序

始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圍而去矣（一）。晚多閒居，頗屏世好（二），獨於古人筆墨之遺，猶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其速（三），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四），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捨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鈞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己，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雞肋集》卷三三。又見

《會稽志》卷一六，《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无咎題跋》。

〔一〕圍：原作「爲」，據《會稽志》及《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改。

〔二〕屏：原作「并」，據《會稽志》改。

〔三〕其速：原作「足遠」，據《會稽志》改。白居易《七德舞》詩原作「神速」。

〔四〕放：原無，據《會稽志》補。

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別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噪，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驚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石句，爲之太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一〕：「嘗試復之，屹立兩亭，當爲子

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生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子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歲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芻與同里郭力，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撫文忠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芻字堯詢，力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堯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无咎題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六。

〔二〕「歸」下，據文意疑當有「語」字。

贈劉範子

緡城人喜治園圃，而余故人劉邦式，西郊達觀亭爲甲，高竹大柳，臺可眺而池可釣也。余紹聖間始居緡，日從邦式語。邦式不外修形貌而中玉雪，蓋方今隱者也。後數年復來，亦治東皋五畝宅以老，而邦式亡矣。見其子某，慨然書此。崇寧二年六月望日。《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序。』」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邪？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潁川晁補之无咎題。

《雞肋集》卷三三。又見《无咎題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間，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爲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晏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爲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爲東坡而留也，姑留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雞肋集》卷六九。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旋陀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於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閔。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秘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陀羅尼》，能爲一切衆生在生死者開大黑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爲有佛，乃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歲，遇妹之婿陳琦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蹙頰而言：「我聞人言《大寶篋經》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爲琦贊說，再拜，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亡失父母如我苦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爲升濟資。四月六日，晁補之記。《雞肋集》卷七。

跋東坡謝莊公岳書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眄，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雞

肋編》卷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二七二四

晁補之 一四

河議

《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爲海，其發源注海爲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爲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爲務本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沅水東流爲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且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功施於河爲多。積石去中國既遠，過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經》、《穆天子傳》、《水經》，雜傳記之說，概曰：河出崑崙墟。崑崙墟高萬一千里，爲地之中，而河出其東北陬。其上醴泉、華亭，多奇物，草木、鳥獸，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漢，見於牽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經》又有敦夢之山者，敦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沔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璞說沔澤蓋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纔三百餘里，安取崑崙墟乎？然《山海經》自漢儒說皆以爲禹書，其所記如此。雖《爾雅》亦曰：「河出崑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

一川色黃。」太史公、班固皆以謂《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山，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之後，惡睹所謂崑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今所論亦本《禹貢》導河積石及《周禮》、《爾雅》、《史記》、《漢書》載河所經，與後世隄防人事，迄于宋興，使有考焉。《禹貢》：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兗、冀。孔安國說，冀以堯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一〕，東據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有州曰兗，故曰「濟河惟兗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然則西河之東距雍、南河之北距豫、東河之西距兗，爲冀州可知矣。故《職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釋地》河西曰雍州。《職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釋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職方氏》河東曰兗州，而《釋地》濟河間曰兗州。《職方氏》河內曰冀州，而《釋地》兩河間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兗州以其自東河而東，故或曰河東、或曰濟河間。冀州以其距雍、豫、兗爲境，故或曰河南，或曰兩河間。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則以在成周雒邑爲正西也。自《禹貢》、《職方氏》以考《爾雅》，其辨四州河所經之域皆合，而《職方氏》又曰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蓋言其入歟？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兗、冀下，幽州東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從來高，故其始猶委蛇稍南，及其下龍門，則流駛竹箭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二〕，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河，入於海。」自積石東流，至於龍門，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東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後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經營中國之形。而秦晉之河曲戰，《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張騫通西域，積石之西往往可紀。出玉門關有兩道：一從鄯善，傍南山；一從車師，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至疏勒爲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河蓋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謂鹽澤者也。葱嶺之西既不說有河，于闐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爲出於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爲潛行地中，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而《穆天子傳》說：「天子飲於枝渚之中、積石之南河。」積石名南河，則與張騫所謂「南出於積石」者又類。而學者據經有「導河積石」，當爲河源，豈積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導河積石」，特言施功自積石始，亦不說河源也。積石在金城西南，龍門在絳州龍門，底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鞏，大伾在汜，降水在信都，大陸在鉅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經》諸家圖河所道，蓋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然後乃出龍門，而又南流至於華陰。故《呂覽》說：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也。自龍門至潼關與渭合，至鞏與洛合，而伊、洛、瀍、澗四水合流，所謂「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也。與濟合成皋，與沁合武德，乃道黎陽、鉅鹿而北播爲九河，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

鈎盤、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廢滋久，獨漢成帝時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遠百里，後世因謂許商言三河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可知。以《爾雅》之次考焉，則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間。然鄭康成謂九河，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齊居東，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則自桓公而來，河所行蓋獨徒駭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稱禹，以謂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醴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二渠於《禹貢》無見，不知太史公、班固何從言之？「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島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夾山之右，泲而入河，以達冀州，則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見於《周譜》，班固言之。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去古逾遠，移徙難得而考，而言禹醴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歷三代無患以此。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禹功既微，齊與趙、魏因河爲境，而隄防寢興，弛障谷之禁，以鄰國爲壑，鑿一孔，開百竅，如甕敝漏，漸以不補，則後世河數爲敗，非天時也。漢而下，井源益煩，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東匯西引，河用屢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則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撫其著者言之：武帝時，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番係引河溉汾陰蒲坂下。自是之後，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節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復穿渠直東。魏正始中，亦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晉太始中，亦鑿陝南山，決河注洛。隋仁壽中，亦塹自龍門底臨清關度河。大業中，復開通濟渠、永濟渠，以引穀、洛、沁水。開元中，避三門之峻，亦北鑿石渠至它川谷，頗引以溉漕。而亂水之理，助河爲敗者往往而有。始自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時東郡雖大興卒塞之〔三〕，而河之爲患，因浸尋滋甚。元光中，徙頓丘，東南注勃海，決瓠子，東南注鉅野。元封中，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永光中，決清河靈鳴犢口。建始中，決館陶、東郡金堤，又決平原，入濟南、千乘。建國三年，決魏郡。貞觀中，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渾。開元中，決博州、棣州。大和中，決棣州。開成中，決鄭滑。乾寧中，圯滑州。其餘隄防人力所不備，若大雨霖，漂壞郡縣，病人民，至不可勝紀。陵夷五代，以迄宋興，歲屢敗，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戰國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決二十餘年，比塞輒復圯，興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詞哀焉。今考之武帝時至於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時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無害者十。而十者之論，其詳者曰賈氏。竊以謂漢治河盡此，故備論之。始決瓠子，田蚡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蚡要以爲食郿計，無意國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此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地圖，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如此則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議閼大，

然歸於狂悖，且有天地則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時人事，其應豈皆若符節？堯猶有九年之患，禹猶有四載之勤，堯禹豈不知修政以應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鑿廣之。」上從其言，鑿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禹治水蓋亦鑿龍門，披山通道，至不可勝言。底柱豈不可鑿？而焉無其術，故壅閼爲敗。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貝丘，恐水盛，隄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東，民便安之。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復斜直貝丘，百姓寒心。孫禁以謂「可決平原金堤間，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隄救水。」二者其言異，而大概利害雜，故爲說同。郭昌渠始通利，後不便，較然可知。篤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財力爲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與隄防撻菑，與河爭勝負，故凡言分河救水怒，與觀水勢復禹之舊、無與水爭地者，其言皆可用，無害。馮遂爲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爲流也。今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勢，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洪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決所爲，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近禹故道。會許商白不用，後果復決館陶。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

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尋、光要近於陰陽之學，而其言「觀水勢所欲居則易爲功」，豈可易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四〕。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勿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應導而導，隄防有不應塞而塞，戎之言可謂近古。許商說：「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五〕，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商明算計，能商功利，且當是時，三河者庶計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韓牧以謂：「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牧、橫亦皆欲求禹之舊，求禹之舊固無不可，而歲久難識。迄於今，河移徙無常處。自馮遂、李尋、解光、張戎、許商、韓牧、王橫七人，雖議各不同，而要之遂欲殺水怒，尋、光欲觀水勢，戎欲順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橫欲使緣西山東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橫與平當、關並、賈氏之上策，不獨在漢，事雖施之方今，大較不能改也。平當言：「九河皆填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夫決百川

距海，濬隄距川，見於《書》。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隄防，隄防之法爲不得已。平當可謂能知經矣。關並：「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謂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奪，始宅之，河又盪去。歲如是，曾不愛，獨愛百八十里哉？關並可謂能知務矣。至賈氏之上策，不欲與水爭地，蓋與平當、關並之論合。其言曰：「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趙、魏亦爲隄防，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六〕，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自禹迹廢，由漢至宋興，千有餘年。河決自黎陽而下，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間耳。故賈氏言「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以今形勢所直考之猶是。竊以謂賈氏之策，不獨在漢，事雖施諸方今，爲久遠慮，不能加者如此。至難者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蓋賈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廬、塚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謂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馮遂至賈氏十家，考之漢事與方今，其言皆可行而無害。然即目前之安，舒歲月之力，則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難而終易，暫勞而永逸，則王橫、賈氏西山、黎陽之議，於今猶上策。至賈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隄防，蓋無足道者。昔晁錯議削六國，天下皆曰晁錯愚，然漢卒無禍，賴錯發之。夫必有大害，然後有大利，西山、黎陽何以異此？雖然，此可謂智者道，難爲流俗言也。晉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無著見者，獨唐賈耽嘗繪布隴西，且載河所經受，爲圖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憫河患，治遙隄，置使，置判官，開分水河爲斗門，開減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興國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詳於國史。而開寶五年詔：「澶、衛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每閱《夏書》所載，但言導河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未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詣闕上書，附驛以聞。」深惟開寶詔書最爲近古，聖謀遠覽，慮河之意，尤出上策〔七〕，而天下未有應者。豈所謂爲政善，因禍而成福、轉敗而爲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鮮哉？其後，景德中，李垂上《導河書》，言今魏縣之左，河勢東折，不如《書》說，北至於大陸，又亡其迹，蓋周末失道，爲衡、漳所湮矣。而《漢志》，禹所釀二渠，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

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貝丘（八），王莽時既空，而澶、滑比多壞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間，起大伾西南八十餘里曹魏所開枋頭河之東，引河北行微東，挾御河通王莽故瀆。北經清豐、大名之西，歷洹水東、館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於海。起大伾、合赤河，蓋五百七十里，兩厓倍之，爲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岡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爲用力寡，大概近漢王橫欲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者。其說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獨簡河亡，則與許商、王橫之說異。然垂之議，以謂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則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馬派河爲六，以助殺水怒，則與賈氏議多穿漕渠者頗類。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漢河所流行，甚詳，其言起白馬派爲六者，河湍激，難制其勢，或合而一，恐不能各從所導。借使必爲六，是有六河口也，隄防之功爲難。」於是垂議寢。後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無大改，更不皆載，獨載孫民先奏。民先奏曰：「竊觀舊河，兩厓間相去數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東地形高而河欲西遷之驗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東，皆古陂地斥鹵，東西二三十里，南北數百里，其西薄西山，其東薄金隄，其中地形下隱如故渠。比河決，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間，以謂是蓋降水大陸故迹，可決王供水衝，使河行此地，過乾寧，合獨流口以入於海。」民先議河，大較與李垂不異，世多言垂、民先議爲近。又比歲卒潰小吳，而澶淵東故渠遂竭，河果自清豐、大名西派爲三、四，乃東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導云。至漢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爲才，竊謂猶救火家以焦頭爛額見客者，故不記。與夫計向背、度緩急，版

築茭薪、水工河卒，歲儲月積、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務，則有司存。《雞肋集》卷二六。

〔一〕西：原無，據《尚書·禹貢》補。

〔二〕過：原作「至」，據《尚書·禹貢》改。

〔三〕東郡：原作「東都」，據《漢書·溝洫志》改。

〔四〕山川：原作「水川」，據右引改。

〔五〕二百：原作「三百」，據右引改。

〔六〕今：原作「令」，據右引改。

〔七〕尤：原作「允」，據涵本改。

〔八〕丘：原無，據光本補。

五行說

《洪範》：「初一日五行」，金木水火土而已。何以爲十哉？《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水生天一成地六，火生地二成天七，木生天三成地八，金生地四成天九，土生天五成地十。去其生成之數以言，則其贏皆五。五，土也，物非土不育，故《太玄》曰：「中和莫盛於五。」故稼穡作甘，五之所生，十之所成也。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耦者成

於奇。一、三、五、七、九，皆乾之奇也；二、四、六、八、十，皆坤之耦也。天地，父母也；金、木、水、火、土，天地之五子也。天有此五氣，故爲天五行；地有此五氣，故爲地五行。故一、三、五、七、九，天之五氣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氣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其辨則十，其合則五。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合四方中央而五位定。由是，大撓以生甲子，容成以生曆，黃帝以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辛、壬、癸、甲，甲子之見於經者也。陰陽家流不見於經。日官居經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此陰陽家流之見於傳者也。故太史公曰：「因之列於九流。」《記》曰：「播五行於四時。」或謂支幹配合，以言吉凶，起於唐呂才；五行甲子，自堯舜有之。物生皆受氣於五行，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五氣之自然盈虛消息，孰能逃之？才能用此以推之，非起於才也。自五行之爲物，皆合陰陽，冲氣而生。坎，水也，而含陽；離，火也，而含陰。故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十日之有剛柔，猶陰陽之有老少也，有老陽又有少陽，有老陰又有少陰。故甲乙皆木，丙丁同火，庚辛咸金，壬癸俱水，而戊己偕土也。是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晝一夜然後成一日，一盈一虧然後成一月，故即太陽之日，以名百刻之日，即太陰之月，以名三十日之月。假令合璧起於牽牛，十一月爲正，行周之時也，則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然而孔子曰：「行夏之時。」夏正人統、授人時，從聖人爲正，故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以一日爲歲，則夜半子陽生，冬至之象也；日南午陰生，夏至之象也。甲至癸，十日也；子至

亥，十二辰也。十日所以爲五行也，十二辰所以爲四時也。播五行於四時，故陰陽之運無窮，如《易》之六十四卦，終之以《未濟》，周而復始，旋相爲六十日。日辰易位，而納音之說生焉。然而子丑一定之位也，甲乙循環之氣也，是其所謂播之於此者也。十二辰之於晝夜、四時、晦明、寒暑，一定而不可亂也。播甲乙於子丑，周則復起丙丁；播丙丁於子丑，周則復起戊己。辰有定而日惟新，惟新者猶人也，一定者猶位也。譬日於百官之人，譬辰於百官之位，各以其剛柔緩急，施設於事，皆其人之所爲。無人而虛其位，位能自爲哉？以此人居此位，然後有此事；以彼人居彼位，則事亦如彼。故人得位而爲事，猶日得辰而生納音也。日者，人也；辰者，位也；納音者，此人此位所成之事也。故觀吉凶者，日爲事之主、納音爲事之成，皆日之所爲，待位以行之，而觀成於納音。如是，甲子爲木人而不爲金人。所謂天元一氣，五行所播之。氣本盛衰，觀此而納音者，要其成耳。珞琭子所謂「天元一氣，定侯伯之遷榮，觀貴賤有無，必以氣」。要行事成敗，則以納音，尊吉卑凶，是其本說。而或者專用納音，故時差也。五星，則五行之氣也。二十八舍，即四時之位也。播五行於四時，猶之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也。角至箕，東方之宿也，春也。斗至壁，北方之宿也，冬也。奎至參，西方之宿也，秋也。井至軫，南方之宿也，夏也。五星之好廟，猶十日之盛德，各有在也。播五行於四時，運五星於二十八舍，五行逢其用事，猶五星得其所樂處也，吉凶可知也。播而無窮，運而不已，五行反其所用事，五星悖其所樂居，則其凶可知。大略如此。參之以其氣運合，會吉而凶，凶而吉，上下無常，猶之易爻，不可爲典要。珞琭子所謂妙在識其通變，拙說由神也。然亦以五星爲人、二十八舍爲

位，以此星居此舍，以彼星居彼舍，而災祥易矣。是星能爲之也，非舍能爲之也。然由此而有逆順，所成災祥各殊，猶之納音之所成也亦不同。然既曰十日合而爲五行，而氣之老少，日之剛柔，判然異用。至於五星，則五而已，不爲十也。何以合之？曰五氣以剛柔爲十日，五星以逆順爲十用。就術之一論之，克我者爲官、鬼。夫克我者一氣也，乃或好而爲官，或惡而爲鬼，則陰陽相求而言耳。夫陽之所求者，陰也；陰之所求者，陽也。陰而得陽，陽而得陰，則爲咸常，夫婦相感以通、相與以久也。陽而逢陽，陰而逢陰，則爲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睽，是《易》之義也，陰陽之性也。故十日以陰幹克陽，陽幹克陰，則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如水得土而有防範，金得火而成方圓，雖克也，相得而不相勝，故更爲用。若以陽幹克陽，陰幹克陰，則志敵而力抗，則兩雄必爭，二主必危。如一勺水之少，土盛則堙；一鈞金之輕，火熾則飛，此其常理也。如甲陽木之得辛陰，乙陰木之得庚陽，故夫婦爲用。若甲而遇庚，乙而遇辛，則爲志敵而力抗。然甲彊而庚弱，乙盛而辛衰，則雖鬼不能爲之災，猶之捧土不可以塞盟津，不勝故也，雖金亦然。故論其常，欲以陰陽之相求，不欲其陽陽陰陰之相敵。通其變，則陽爲陽助，陰爲陰益，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故五星之逆順似之。術曰：「金木相逢極爲美，土火二星爲惡曜」，是以其常也。然而金木豈不可以爲殃？土火豈不可以爲祥？水亦然也。順則水爲飲，爲漿，溉田畝，浮舟航；逆則墊溺。金爲鍾鐸，爲槃盂，反則刀劍鼎鑊誅。木爲宮室，爲舟車，反則與桎梏棺柩俱。土生用於稼穡果蔬，死用於墳墓覆壓之虞。火生用於烹飪燿燎，死用於災其室，燔其軀。以五物而反之於逆順，是五星猶十日，視其好惡而變化隨之。陳昉所

載：陰陽四時，有若干神者隨。六十日而運，各有其次，亦有吉凶。或曰：實無至此之虛也。善者習五行之精華氣，惡者皆五行之繆盪氣。其理或然。《記》言「天地之仁氣、義氣、溫厚氣、嚴凝氣」，亦各有方。《易》言「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亦各有位，啓閉生殺隨之。術家之神位，理出於此。然經簡而術繁，繁用則疏，簡用則密。《記》之說，《易》之義，皆在矣。《雞肋集》卷二七。

齊物論

此篇論齊物。然物之理齊，而情故自彼是，莫得其偶〔二〕，而要之以「天地一指〔二〕，萬物一馬」，而後物無彼是，道泯乎無成虧矣。筵楹厲施，極異而皆同，故言「唯達者知通爲一」。通爲一，則不齊之論近不用也。然而衆理相承，彼是未始不用。聖人欲泯用之迹，故「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寓諸庸，則我雖不用，而物量無窮。默然而自用，殊施而各得，若此通矣。故曰：「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不用則理阻而不通，故用爲通。通則物各得其理，故通爲得。得則各適其所而盡矣，故適爲幾。而聖人非有心爲之也，特因物之自庸也，故曰「因是已」〔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猶之七竅未鑿而渾沌不死也。過此以往，則反乎無物，其爲無成虧也至矣。故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據梧也，皆爲者敗之也，皆「非所明而明之」也，故雖竭其智，而理終不可窮。謂之堅白同異，名實之辨，若此其察矣。然要於不察，而以昧終，其爲滑疑

也，不甚矣乎！若夫天地雖大，要之一指；萬物雖多，要之一馬。一指一馬，爲論省矣，則雖衆理相承，默用而常通，尚安有「滑疑之耀」者哉？然其始也，恢詭譎怪，未通乎一，故有滑者焉，有疑者焉。無滑無疑則其際冥冥，昧而不耀；有滑有疑，則長短之相形、前後之相隨，不昧而耀矣。耀也者，明也。而此非明也，以夫衆理之相乘也。滑亂而疑似，反以炫聖人。聖人欲爲人解紛而辨惑，則嘗圖之矣。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物之情不齊而其理齊，聖人窮理，衆人役情。聖人欲反情之異，合理之同，所以圖滑疑之耀。使無疑無滑而泯乎冥冥者，莫要於此矣。故重言「爲是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四〕。然則聖人泯用之跡，而物未始不用；無意於明物，而物常自此明。故曰「此之謂以明」也。若昭氏、師曠、惠子者，知盡於此，以非所明而明之，祇以爲昧，非「此之謂以明」也。故曰「三子之知幾乎」，猶曰知盡於此，而終不足以明也。幾，盡也，猶幾希也。然非夫以道泛觀，而備萬物之應，則以不齊齊，其齊也不齊。乃若莊周，則以齊不齊，其不齊也齊矣。而猶以爲未也，故又曰：「今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異矣。」夫類則齊，不類則不齊。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齊與不齊，相與爲齊。夫有所謂齊，有所謂不齊，則與彼誠何以異哉？故推而上之，極於物之無，曰「有未始有無」〔五〕。夫未始有無者，此要言無物，無物則無齊矣。推而下之，窮於物之有，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此要言有物，有物則有不齊矣。故於是重言「無適也，因是已」。因是已者，蓋齊物之要論盡此矣。何以知其盡此也？曰以因。因則無適也，故入之爲無，非或使之無也，因是已〔六〕；出之爲有，

非或使之有也，因是已。夫號物之數，自一至萬，遠矣。夫無未始適有，何以自一而語萬？有未始適無，何以自萬而語一？之二者，泯而無物，無物而無齊矣。雖然，非剝心喪我，不能觀物而知無，故此篇始之以南郭子綦之喪我，而齊物之論開。非觀物同我，不能知化而窮有，故終之以不知周之爲蝴蝶，蝴蝶之爲周，而齊物之論閉。《雞肋集》卷二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〇。

〔二〕偶：原作「隅」，據《莊子·齊物論》改。晁氏此文即爲釋《莊子·齊物論》而作。

〔三〕「二」上有「之」字，據右引刪。

〔三〕因是已：原作「因是以」，據《莊子》改。

〔四〕謂：原作「詣」，據《莊子》改。

〔五〕原無「無」字，據《莊子》補。

〔六〕已：原作「以」，據下句改。

全宋文卷二七二五

晁補之一五

學說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藁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己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乃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藁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蜇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爲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雞肋集》卷二七。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六，《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〇，《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二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勤說送甥李師藺游學

道無勤，物無不勤。夫既謂之物矣，物必有所事，有所事必勤。故物莫大於天地，其次曰人，而三者同以才稱。才之爲言，物量之所能也。能必有所事，故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皆謂之無非教。無非教者，有所事也。日月如爭其所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意者其有機緘而不能已耶？其有所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則天地之事亦勤矣。人見其四時行、百物生也，以謂天地未嘗勤焉。不知夫有道焉，範圍乎其外，莫或使之，日夜以造，惏惏然若有與之計其期而不得暇者，是能成千歲之積而開萬化之原。人以其才參諸天地，有誠焉，冥極於道，不息而善成。古之聖賢，惟孔子、顏淵能知此。故孔子之語子貢，而曰「生無所息」，顏淵之贊孔子，而曰「欲罷不能」。夫以有涯逐無涯，必情。故欲罷而願息，皆人之情也。然回非不欲罷，而曰不能罷；賜非不願息，而曰息無所。夫求斯須之晷，至於念茲之隙，其暫無幾也，猶曰不能而無所，此非有所畏慕，勉強而驅之也，性不能已也。是天、

地、人之所以均不能無事而皆勤也。雖然，天地以無心，莫之爲而爲，故久；人以有心，知而爲之，故怠。嘗試語怠之所從起：譬道爲萬里塗，而以勤爲馬。繕性之始，如適舉趾，其弛於負擔，未知其以曷月止，斯殆已。故欲從事于此，必自夫誠其意者始焉。夫人何可以確然隤然，如天地之無心而常運？能誠其意則幾矣。誠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閑其邪則存。嘗又請實之：以誠爲我，我欲至於萬里，孰禦之哉？以其孰禦之者爲策以臨馬，不至於萬里，馬終日躑躅而不得止。由不怠故能久，久則疑於神矣。聖人之事業所以弊天地而疑於神，則自其孰禦之者積之耳。雖然，此亦非聖人獨能之也，百工之賤預能焉。承蜩者猶掇之也，夫豈惟其精之至？自五六月纍坑二而不墜，至於纍三而不墜，至於纍五而不墜，則其勤之積可知已。而世不知者方且曰：「勤者，事也。道無所用勤。」其知者則將曰：「事者，勤也。天地不能無事，而況於學者乎！」余甥師蘭，年少而彊，文彩曄然，其所學又《中庸》也，故告以其無息者，自誠其意始。而余老矣，不復能自彊，猶樂以靜觀動。日出而開吾牖，以臨交衢之內，四民亹亹，各各以其業趣利。鳥嚶翔而獸嗥驚，意各有所隸。蜂蟻之至細，迂行旁逝，營宅室而競食事，亦維以卒歲。至於物之無情者，山日夜出雲，流水之不停，甲拆而勾申，木不崇朝而其華敷榮並行，若爭小積而大盈，而天地乃司其成功，及其至也，皆日損。於是以觀復，而見天地之心，則萬物何莫猶斯道？謂道無勤，道亦未嘗息也，而其勤見於天地；天地亦未嘗勤也，而其勤見於萬物。萬物各以其勤自成，而天地終其功。故成能者，爲聖人。學之積由是，師蘭勉之。《雞肋集》卷

倣陋

有睹於其里而自倣也，且以倣其子及甥姪焉（二）。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吾非君子，安能不顧蠻貊之陋而欲居？居之，不唯不能革彼陋，吾未免於陋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吾非智者，安能知里之不仁而擇處？處之，不惟不能遷彼之不仁，吾未免於不仁也。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吾不幸，遠君子而近小人，近之，不惟不能洗彼膩，吾未免於膩也。一薰一蕕，十年猶有其臭。吾薰也，猶尚能臭之，吾惡夫久而不聞也？不惟不能薰彼蕕，吾未免於蕕也。四累者吾憂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壤陋，里不仁，鮑漬，猶與叢也。引領而望，夫安得賢者而齊之？而不賢者乃日夜相與輩而詠且游乎吾之邦，囂塵雜起，千變萬化，在人目前。苟見此而耻者，烜然肺熱，潑然頰泚，而內自省曰：「吾不幸，無乃類之，其庶乎！居與之同里，出與之同巷，吾不能捨以逃也。」使跡近而心遠焉，雖不得賢者而齊之，日倣此，亦賢已。尹鐸爲趙鞅戒晉陽之辱，而不墮其壘，培又增之。鞅怒，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何爲不增？」夫里無仁賢，則思吾一日之嘗辱焉，如晉陽之委土，非耳目能言之類也。修而存之，如見參於前，倚於衡也，亦可以爲吾師，何必師人！《雞肋集》

卷二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〇，《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

〔二〕濟本及「又見」諸書均題作《做陋說》。

烏戒〔二〕

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狙烏黠，以爲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楮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曾不若是烏之能靈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爲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雞肋集》卷二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三四五，《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七四。

〔一〕題下原註：「余初偕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講《論語》居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

諱 辯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補之先君子二名，禮不偏諱者也，單舉則於禮無忤矣。而世皆偏諱，厚於古不敢變也。若嫌，則後世亦有不諱者矣。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而其子植詩云：「脩坂造雲日。」肇非兆，造非操也。唐韓愈非薄於親者，作《諱辯》抵諱嫌者曰：「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義盡此矣。然周人以諱事神，亦惡夫音之斥也。甥輩讀有若酉者，斯可矣。《雞肋集》卷二八。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于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宮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奧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輶橫軹，輶環灑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爲

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絕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爲衆率。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鴳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鳥，扈之羣扈，亦可以爲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爲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掃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爲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雞肋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韉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待羈者，時其翱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途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自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所從，既學經，又學爲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爲，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爲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爲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爲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雞肋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蓋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爲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爲臺，巍巍者先圯焉。架木以爲宇，翹翹者先撓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絕其嶺，勢附於下也。吳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拊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爲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躡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爲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雞肋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茝衆美木香草，以諭君子稟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污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衰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昔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

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執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以爲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繅藉以薦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爲玉者，固一也。使伯比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裘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比之所以爲伯比，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爲君子以學聖人猶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獻，非侈也。己卯七月序。《雞肋集》卷三五。

鎮陽李樗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烏，長鶴短鳧，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遙也。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爲逍遙，一以爲不逍遙，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爲見患？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遙，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

「吾無以知吾爲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樗，無慕乎爲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我，則寄之所遭固非我。」因爲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於雨露，與夫爲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爲之，知寄非我，而猶惑樗爲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人者之患，物縛不解矣。《雞肋集》卷三五。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雋異，少孤，自封植。爲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說，知孟軻、揚雄所傳爲正道而遵之，譬渠黃、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歷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未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歧與爲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潁川晁補之獨異焉。浩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乃緣名爲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昔崔浩自以爲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乃吾季良父，豈爲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鬪，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區夸石銘，構忿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

於料己。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暉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己稽古過之，豈不誤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爲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處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乃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爲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爲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藿，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爲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爲浩，雖良亦可不爲也。季良父勉之。《雞肋集》卷三五。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一〕。《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

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确不同，而斲耜揉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可爲。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爲不治，則如堯方割未父之初；爲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蔽度宜〔三〕，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恃其地之良而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故瘠之獲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爲不幸。乃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己之田而食己之力，歲晚而功休，既飽而嬉，倚户以永歌，不已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三〕。」《雞肋集》卷三五。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七〇。

〔一〕交：濟本、《蘇門六君子文粹》作「友」。按作「交」是，參校記〔三〕。

〔二〕蔽：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文末原注：「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曰『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衰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按此謂補之父名端友，故改「友」爲「交」也。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奸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瘋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爲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爲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蓋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絕，無以家爲！」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緡城李君慕焉，則撫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並，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爲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

爲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胗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爲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內而偕美，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未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紀，所聞於儒之內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雞肋集》卷三五。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二九，《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燾，字景貺，夢神語之曰：「易之，則利進取」，乃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爲己，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爲養也。夫求舉以爲養，此人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爲知己者用也；自舉其舉，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昔左雄薦周舉，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宣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己知者，可也。則主與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補之游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爲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雞肋集》

王勳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勳，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間。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勳，而其事則民爲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常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爲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爲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爲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爲孟子又爲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簞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願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固爲王，不爲霸，豈以是爲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勳，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

所重者言之，勳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爲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始，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雞肋集》卷三五。又見《四續古文奇賞》卷二一，《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

李相如字師藺序

司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以其名自名。藺相如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慕昔人，以相如名，願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凜凜似藺君，因以「師藺」字之。《雞肋集》卷三五。

全宋文卷二七二六

晁補之 一六

策問 一

各言其志〔二〕

問：聖人立經術以教天下，使天下學者同出於一師，意甚美也。然聖人能以夫所同者養人心，而不以夫所同者害其志，則善觀士者，亦必於其不同焉而得之。道之所歸則並，事之所措則並，時之所遭則並；而由衆心度之，則仁智之見，父子殊面，志豈可一哉？自回也，由也，親與聖人語，而要以所願，非子之所願，則士之遭時有用，亦各言其志而已，何必同乎？士窮年抱經，局促無所效，平居相與語，則曰：「不吾知也。」借使諸君得以其所學與民由之，其願憤悱自致者何以哉？亦按書以御馬耶？則馬之情有所不能盡。故觀諸君以是，覬亦有異聞也。

形禮俗

問：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皇帝勇知，學古不厭，菲飲食，卑宮室，欲以躬行表正萬邦，此甚盛德也，而天下或莫知。聖學之宗，自冠昏喪祭，人倫之所厚，而搢紳學士家自爲法，不有等宜。菲則禮廢，美則禮沒。下逮庶人賤醜，僭差不度，要以刺繡文、倚市門，有財者得爲之。其敝至於今固在也，豈聖人所以風化天下者，輿賸有不洽耶？將人安於所習，而溺於所聞，不可以遂復也？不然，則庶民厥臣所以達大家者，或未也。諸君彊學，將以施于有政，則輔上之澤而成其志^(二)，形禮俗，豈所宜後哉？

禦戎之策安在

問：自昔爲國，以謂禦戎無上策。夫時異事異，便則爲制，顧議者不察爾，策豈有定不可乎？昔匈奴席冒頓之始彊，能以其力爲中國患。絕塞而北，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或二千里不見一人，匈奴亦罷極苦之。竊譬夫搏鼠當衢，善遁易失，灌垣燠穴，則生無聊賴。故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敵，其理然也。自漢羣臣多附韓安國議，而後世亦或以王恢馬邑無功爲解，迄于今紛紛無適從。然其大要所出，則不過乎兩塗：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是兩者，由先王之時考焉，緩急先後孰可哉？今天下雖已安，而備患不忘。諸君行見用矣，則時異事異，凡所以制，今其策

將安出也？

心性離合

問：學者欲以一身爲天下之事，則反一身而觀焉，凡在我者宜知之。既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性也。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然則有性又有心，一身之視聽納，嘗所主者安在哉？夫婦之所與知，而其至則察乎天地，若是者，性能之乎？心能之乎？合處則一，何得有兩名？離居則兩，不可爲一致。敢問二者果合也？離也？性之動有情，而心之動有志、有意、有思、有慮。敢問情之所以異於志、意、思、慮，與夫志、意、思、慮之自相爲異者何如？將情起而四者從之乎？抑四者起而後情從之乎？不然則情與志、意、思、慮或未始相隨也？君子小人之所同然者，在性與心。雖然，有才焉，有識焉，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二者豈與生俱生，有生則固異乎？或者生而後有特養不養、充不充之異也？諸君之學，欲克己守約，以一知萬，則必講乎此，然後應物成務，無行而不可。

欲守令如漢故事

問：《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三王之治時，用是維天下，外薄四海，咸析之土，秉圭戴璧，世世承式，何其盛也！秦滅六國，罷封建，置郡守、縣令，而有人民者，

任自此輕。於是藩籬決弛，民散不保。漢起而收之，因秦所立，損益濟治，郡守、縣令遂置不廢，而天下亦賴以安寧。蓋有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者，此其爲法之得，惟其任守令猶諸侯，不使堇堇按文書、赴期會，如此而已。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得行，不使得改，然後龔、黃、卓、魯，俊民出焉。而後世進取多門，士累於名高，而官郡縣者皆號俗吏，至以齷齪自愛名稱職，此何爲者也？國家稽古建官，凡郡縣之任，其選蓋已慎矣。今欲如漢故事，守令重祿，出長入治，且尊表之，使人不得以歲月之格取成，有司羣假而輩授，則凡前所是，亦幾於可行而無害，以謂如何？

孔孟荀言堯舜三代

問：孔子斷《書》，自唐虞而堯舜謂之典，言常道也。荀子獨曰五帝之間無傳政，「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夫孔子之所取，而荀子之所去。然則荀子以《書》爲不足於政乎？天時、地化、人事之紀，蓋三代異正，而孔子於時則行夏。或忠，或質，或文，蓋三代殊尚，而孔子於文則從周。二者前乎此，堯舜何其未嘗用？後乎此，時王何其莫之革也？然則荀子於此，言「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其意亦奚不可哉？孟子取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道誠不可以過三代之治，有法善，有法不善，則後王所循，雖欲爲不貳，可得乎？孔子、孟子、荀子，學者之所從焉以正疑，殆今必居一於是，願折衷之（三）。

王通之世何族其學何授

問：孔子沒，孟軻氏作。孟軻氏沒，荀況、揚雄氏作。荀況、揚雄氏沒，聖人之道殆不傳。魏晉而下，士無山陵川泉之才，學不知其所宗，營營馳騁於末流，道以益晦。而數百年間，河汾之陋，乃有王通出焉。通尊孔子，其才自視三子比。考其書，殆庶幾於知孔子，校孟軻不皆醇，而於荀況、揚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叙與諸父族子具存。其弟子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通書知之，則與通並時，或學於通而達，曾莫有一人道之者。蓋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於雄，皆發明之，而不及通。然則通之世果何族？其學亦誰授哉？去通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通之居若此其甚也，而顧且疑焉，有不能辯，則後此者奈何？邯鄲鬻曲者託之李奇，人知其非李奇也而皆棄。今通書固在，考之聖人爲有合，參之二子爲未悖，不可以棄也。諸君博洽，願以所聞質之。

欲悉考三王之學

問：六經之說，道爲難知；道之說，皆微見其意。而學者之於道，微見其意而顯言之，如隔雲霓望日月，可見而不可知，脩然自喜曰：「是所以爲道。」不識夫明而晦者，何爲哉？自其淺者學焉。目前之事顯，而日用者非一。如觀鳥獸也，如觀草木也，見則可知，而人皆以爲近甚矣，夫求道者之蔽也。平居相與言，則土苴治天下；而有所用之，則適效一事，或已病於乏材。凡此奚補也？昔之人

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御者，不學御，先學趨。道之所由有遠近，學之所至有先後，故反之於躬行，則如攻堅木，先其易者，節目在後。此所以教人者，雖入孝出弟，洒掃應對，爲近且末，而有庠序之所宜先講者也。三王之學，其法具在，今欲悉考其說，與諸君一二肄之，以致所達於上，可得而詳聞乎？

四 民

問：古者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而太宰以九職任焉。間民無常職也，而所執者猶有事，故少而習，長而安，教足以本之於其俗，業足以守之於其世，而民不離。先王之法壞，而死徙或出鄉，四民或雜處，其言哢，其事亂，教不同，業不一，而能不精。自管仲之說以觀後世，處士必就閒燕，去而役田野則非也；處農必就田野，去而役官府則非也；處工必就官府，去而安市井則非也；處商必就市井，去而安閒燕則非也。車服無制，喪祭械用無數，故民志無自定，善惡無自別，勤墮無自簡，禁令無自行，難以合，易以離，易以薄，難以厚，其弊樊然莫正也。今欲法先王以施政事，則將一旦而遷焉，聽不能無譁，抑爲之宜不亟，則求其於國有利而無害，於民有從而無違，於古可考也。

誠信之說

問：道莫若誠，心莫若誠，遇事應物莫若誠。天地得此，動靜有常；日月得此，信出信入，信死

信生。舜、孔子，聖人也，得此而後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道一以貫之。顏淵，賢人也，明而後得此，三月不違仁。故曰：道莫若誠，心莫若誠。商丘開有在於此，揚於地無礪；韓娥有在於此，歌哭易情；華周、杞梁之妻有在於此，而變國俗；荆軻、衛先生有在於此，白虹貫日、太白蝕昴；齊庶女有在於此，雷電下擊；李廣有在於此，射中石沒鏃。故曰：遇事應物莫若誠。然則誠之至亦神矣哉！《記》曰：「誠者，自成也。」成有虧乎否耶？將學焉，則所由者何路？所出入者何門？及其至也，何得哉？以信爲近耶，則誠非信也，蓋信不足，有不信。以信爲非耶，則修辭閑邪，凡所以立而存之，又自此始也。然則四五者奈何？請循其本。

遷固之失

問：《春秋》不作，而遷、固以良史名。其言暴耀，旁肆橫發，貫穿甚博，而至其收斂，則羅覲事理，甚細不遺。讀者疊疊數千載間，如相對語，此范曄而下所不若也。雖然，曄之說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今考其書，所謂直而覈、贍而詳者，其是其非？其言果何質也？道不同，不相爲謀，爲異端故也。然則遷之叙六家，可謂知道者，非邪？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爲分定故也。然則固之叙九等，可謂知人者，非邪？王通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然則前乎此姑勿論，後乎此可無得者歟？而遷、固之所以失，又何事也？願并求昔之說折衷安在，將獻諸上，以佐有司之闕。

錢幣

問：人之生，須菽粟以食，布帛以衣，生理之所不能一朝闕，則皇皇從之，爲二者故也。聖人有以日中爲市，不欲使各滯其用以相妨，將使之通工易事而兩得，則錢幣於是乎生焉。事無常勢，時有重輕，故民患重，則有子權母而行焉，所以爲輕；民患輕，則有母權子而行焉，所以爲重。輕重之權，惟其時也，然則今欲施之奈何？古者生財有大道，故菽粟布帛之出如流源狼戾，純束鄰里，足以相仁，則錢幣安得而重哉？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方春而作，寒暑易矣，然後僅得衣且食。則不昏作勞之民，以是爲趨利緩，故游手而坐都市，朝懷十金，暮賈百金，則飲酒博奕，嬉戲以自如。操菽粟布帛而貿者，適市見欺，十償七八則售矣。於此雖欲錢幣輕，安可哉？夫先王有所不得已而權焉，以濟民用，今使天下皆棄本而爭趨末則可乎〔四〕？飢未嘗食之也，寒未嘗衣之也，山嶽之藏不竭，鼓鑄之工不息，而天下之民皆曰錢幣爲不足。然則操利勢者，宜何如以究斯患哉？願極言之。

禮樂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夫時異事異，禮樂非亡也，而所病者才難。以賈誼之臣，而文帝之間顧止於鬼神；以太宗之君，而房、杜之才不閑於禮樂。故二主者，終其施設治功如此，可太息也。家人有器焉，終歲不用，則扞格而難操。乃至具名物而藏有司，曠時不一試，則亦以陋矣。主上

復古，百度修理，征伐四克，可以歸牛馬，銷鋒鏑，而肄鐘鼓玉帛之事者，莫盛於斯時。然而凋落已久，有其廢之莫能舉者，將一朝而復之則病。古今殊習，無所從正。蓋高論者主情而棄文，齷齪者循法而遺意，甚者苟且便安，而曰不敢，此何爲者也？且井田之不可施于田，肉刑之不可施於刑，則勢有所未利。論禮樂，則雖制作設施小不備，而中和之用在人者猶是也。革而化之，借使先王未之有者，便則爲用，其誰曰不然？願釋三累，而聞折衷之說。

河 決

問：聞而知之，孰與見而知之之詳？粵之罇，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夫人而能爲之，生於其土者，習於其事。然則河之說，居水濱者所知也。禹疏百川，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致力焉者河爲多。凡所以載之高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若此者用力已勤矣，亦行其所無事者，非耶？世非不遠也，自三代至於唐，然而中間數決者惟西漢。地非不廣也，自積石至於海，然而中間數決者惟東郡。是二者，其故獨安在也？意者，天災流行，有緣其類致者耶？將隄防，人事有豫不豫者邪？抑會其適然，是固無情有不足窮者邪？爲之說者非一家也，而要其歸，莫詳賈氏。敢問三策者施於今，孰去孰取？小吳之役，仍歲所病，且轉敗而爲功乎，其舉以不煩爲善，則諸君之慮，豈特版築芟薪之間而已也？

馬政

問：自昔爲國，馬政尚矣。阜馬佚特，駢有教，駒有攻，而執、而散、而圉，以綱惡而頒良，比毛而齊物，即田而從戎，其事載於經，可考也。牡馬駟牝，王室之所廢，公室之所修，詩人與之。然則馬之於政豈緩哉？平城之役，猛將如雲、謀臣如雨而困，駟白駢驪之騎絕。漢之戰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而以馬少不能復出。故後之制軍，彊弱視焉。上有常德，以立武事，將賢士勇，器利食充，而眷顧未忘，有稽天討者，萬一在此。比設監牧之官，又詔民蕃馬，意良而法美矣。爲今之慮，民馬取於五路。取諸其產，則或良而病不皆出；取非其產，則或出而病不能皆良。又有合二者之說，徙西北什一之種，變淮、浙、荆、湖之類，則卑宜高，小宜大。而又所病者，淮橘汶貉，地氣之化也。夫講萬歲毛仲之術，以錯諸今，以民則不勞，以馬則可用，其說何取？

兵法

問：用兵之法，太上貴仁義，其次務節制，下政無之。齊隆技擊，魏恃武卒，秦矜銳士。是數國者，措諸兵法，爲不得已。雖然，法無常是，與事軫轉。觀其所以日夜教訓、整齊其民而用之，豈固無得哉？錙金論賞，利在一首，疾呼斬決，忽如飛鳥，此齊技擊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魏之武卒？犀兕三屬，服矢五十，贏糧而趨，及暮百里，此魏武卒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忸

以慶賞，鰭以刑罰，獲五甲首而隸鄉里，此秦銳士之得也，然何爲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而桓文之節制在兵法爲可道，在秦兵之精悍爲不亢者，何以也？謂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苟便一時，無所長短，則其得失宜雜，利害各異。而卒之秦所以彊，魏所以弱，齊所以又弱者，其故且安在也？反而用之，使騎劫將彊，田單將弱，則彊弱之勢於此乎未辨。敢問兵之失得利害、勝負之算在將乎？非也？齊戰疾，皆子之所慎，則諸君亦安得曰「未之聞也」而已哉？

漢唐將相

問：道二，文武而已。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與將。天下之所少，非羣有司之材也。張良帷幄，蕭何鎮撫，韓信戰攻，三人者，皆稱賢於高祖，其功爲孰盛？陳平智，王陵戇，周勃厚，三人者，皆銘功於劉氏，其賢爲孰先？少卿寬，弱翁嚴，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聲於漢。應變者崇，守文者璟，兩人者爲相不同，同有聲於唐。李將軍簡，程衛尉煩，兩人者爲將不同，同有聲於漢。汾陽惠，臨淮威，兩人者爲將不同，同有聲於唐。是十數子者，去就取舍，參差齟齬，不啻十指，然皆以濟治，何哉？相之材，曰坐而論道；將之材，曰智信仁勇嚴。謂十數子者，其材足以堪此否耶？曰不然乎，則語治若漢唐，其相其將，其才猶不足紹，而況治不若漢唐者奈何？諸君夙夜彊學以待問，則於有司一二之訪，不可以滅裂塞也。

用法

問：天下有治法，無治時；聖人有因時，無因法。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夫所是者，情也。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則立法以御世，舍情何以哉？政不足以仁民，而民陷於罪焉者多，則因事設法，綿綿日出，覃若蔓草。降秦而言，求其不苟且濫若漢與唐者，幾希。蕭何所作，其存不可以枚數也，而歷世所傳律令具在。本朝因之以爲理，其日改月降，損益濟治，則以年繫之，曰某勅者而已。事或先王未之有，則以勅從事。凡此，亦趨人情之所安否乎？然律令不變如經，勅損益之如緯，前之所下，今日而益，今之所用，後日而損，欲吏習而民安，可得哉？夫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解而更張，所以爲善治。政行豐美之後，則法也，猶四時也，與民爲信焉者也，其可以無素定耶？嘗試稽之三王，驗之漢唐，宜之當時，成一代書以遺天下，其筆則筆，削則削，是非詳略奈何？士大夫學焉以入官，大者出入經術，細者析毫剖芒，屈指而甲乙，明白當事。至於坐堂據案，木索在前，愀然有非其情者，則施施論決，若不自於己出，曰：「法，吾無如之何也。」豈國家至仁惻怛，先有司之意耶？諸君舉於鄉，而所習者有在於是，則平日之論議，願遂聞之。

儀禮

問：六經行于今，其殘不完者惟《禮》，而《禮》之中，《儀禮》爲最完。竊復之文王、周公所以

用其意者，亦精密矣。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先王之爲禮，必其彊人以所甚難，三揖而後升，百拜而一獻，授受盥洗，奠執繚絕，至於使人幾不勝，其故何也？蓋自韓愈猶苦其難讀，以謂于今，誠無所用之，則後世學者有而不講，亦固其理。夫四民世事，則士尤不可以不知。學誦先王之言，而服今之服，用今之器，雜委巷之說，相與次且齟齬於其間，然且安之，不亦鄙而可憐哉？將學焉，則又忠信彊有力者嘗寡也。凡此者奈何？嘗試談之。《雞肋集》卷三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二。

〔一〕以下三卷策問原無小題，爲醒目計，據濟本補。

〔二〕其：原作「百」，據濟本改。

〔三〕「願折衷之」下，濟本有「無略」二字。

〔四〕末：原無，據濟本補。

全宋文卷二七二七

晁補之一七

策問二

性

問：《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爲名，善惡不得而居。」孔子曰「性相近」，此生而靜之說也。學孔子而近者如孟軻、荀況、揚雄，或以爲善，或以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而孟子道告子之言曰：「生之謂性，性猶湍水。」又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至於韓愈，又以謂性有三，中人可與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也，自六說者觀之，其源既已大異，而末學之辯，波瀾滋廣。道之不明也，道之不行也，以學者不盡其性而已。孔子之言，經也，經不可刊。反經以正諸子之異，則或善或惡，或善惡混，必居一於是矣。以夫生而靜且相近者爲性，則其曰生之謂性、性無善無不善者，其說亦奚不可也？然而告子未嘗知義，惟曰從其白於外也，是豈

性之說也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之在我者如是，則諸君之語「性」，不可以外諸己而求也。

陣法

問：古者以農教戰，以戰教農，農戰非異道也。自夏后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法始興。至周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數起于五、成于八，此陳法所從出也。兵法曰「餘奇爲握」，蓋大將所居，以制四面八陳。而要其說，四爲正，四爲奇，所謂奇正者，於八陳安所設也？以爲非古歟？萬二千五百人以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則「餘奇爲握」，其意猶是也。諸葛武侯用以疆蜀，疊石八行以遺後世，而天下莫或知者，將其法已亡，無所從考也？抑前者微其傳，後者昧其習耶？不然，無所貴于兵，不足盡究耶？夫「魚麗鵠鶴」、「伍承彌縫」之說，於傳具在，豈皆無考乎？唐太宗南征北伐，遂一天下。而李靖長於爲陣，其狀屢化無常，乍方乍圓，忽然而陰，忽然而陽，靖亦多才矣哉！上以常德立武事，練將訓兵，皆有圖法，將本三代之意，合諸家之術而修諸有司，農隙講事。則諸君之學無所不在，盍少卑之，使有司得詳乎？

六經

問：在則人，亡則書。聖人不作，其道載而之後世者，六經爲備。故能知六經之說，則治在我。

《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夫六經同道，而不同者辭耳。人之學之，遂至於動作、威儀、言語之異，凡此何以也？或失則愚，或失則誣，或失則奢，或失則賊，或失則煩，或失則亂，豈六經亦有弊歟？抑若是，果先君子之言耶非也？以謂法而不說、故而不切、約而不速，則其精微，蓋非一言之所可盡。然而有曰，以道志、以道事、以道行、以道和、以道陰陽、以道名分者，要其歸極此否乎？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天不可俄而度，則其言待近者而後喻。今日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則數君子者，豈皆於經無補，祇以爲害，而得罪學者如此其甚哉？願討論之。

揚雄論周官左氏司馬遷當否

問：孔子沒，儒者能以其學明天下，莫如揚雄。雄習孔子，後世學焉，以要諸聖，則其爲說宜若考之而無不當者。今雄書論《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夫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郁郁乎其文之盛，抑立事而已也？不然，則雄之言何獨取諸此也？富而豔，其失也誣，則左氏之「品藻」也何有？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則太史遷之「實錄」也何有？然而曰「品藻」，曰「實錄」，辭達如揚雄，豈苟乎哉？或曰：有所是、有所非，亦品藻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誣。無所增、無所損，亦實錄也，於此乎長而已，不害其爲抵牾。則雄之意又信若是者，非耶？聞也、見也，無所從考，則君子不論。三者其書固在，非疑且殆，則學者之所講，安得而闕也？

將

問：自昔觀士，莫難於論將。何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則世必有前識若蕭何者，而後可以得淮陰於未識。不然，則如趙括之可窮以辭，天下幾何不由是而信之？人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芸三畝之宅者，持籌而坐，百萬並進，則翛然不勞於其間。平居無事，袒裼按劍，志厲青雲，而聞金鼓之聲，失氣不振，此情之反也。然則將其可以不試歟？世方尚文，無所用此，則置勿論。而萬一臨事，不知其安所取之？孫武之試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夫舍其卒伍而用婦人、用馬，非將之常也。兩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有功，故卒之武能將吳以入楚，臏能將齊以却魏，用其試也。今天下以將名官、環列輔郡者且數十人，亦盛矣。或者不敢以其能之於從容閒暇，而信其用之於倉猝擾攘也。則凡欲觀此，奈何驪山之閱雖郭元振幾困，而薛訥、解琬乃獨不動？若是者曰能，可乎？爲講其術。

饋 運

問：論天下之勢，非平居養兵之爲難，兵出千里，坐而餉焉，使不乏之爲難。一人荷戈前敵，一人持糒從後，亦足矣。然且樵蘇有後爨之憂，師徒無宿飽之具，敢問此其爲難者何也？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築甬道而輸之粟，知兵如項羽，渡河沉船以示士卒必死，九戰乃絕甬道、敗秦軍，敢問甬道

奈何？其施於今，將可用者非邪？諸葛武侯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夫萃數萬之衆，輻崎險絕間而食有餘，斯已奇矣。今考之《蜀志》，其說甚詳。蓋象牛馬引重至遠而力不窮。其法，至於頭、腹、背、肋、舌、齒之細，寸尺具在，而患未始用，不知用之又奈何！嘗試使巧者述焉，損益其法，以佐軍用，則凡此亦利乎，不利也？古者務食於敵，不有智將，誰能知之，抑必假人力轉移以調急。則穀者蓋兵之司命，不可以不先講也。

常平

問：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爲之輕重歛散，不失其時。此常平之法所從始也。漢數征伐，天下虛耗，而耿壽昌以善爲算得幸。令邊郡築倉，穀賤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其法視時而低昂，歲上中下，穀無常賈，而賈不失平。綦賤以貴入，故不傷農；綦貴以賤出，故不傷末。賤下極，則雖貴入而實非貴；貴上極，則雖賤出而實非賤，故不害于公。設有旱乾水溢，食至足，而民莫知。此其爲法，蓋後世未有改也。主上稽古，既富而教，故所務尤先於理財，比復大農官，置常平使者，法甚美也。雖然，法在國，行在人。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而猶或後。故賤不以時入則害公，貴不以時出則病私。甚者至利於積泉，而憚於積穀，故法滋害。是豈朝廷所以先有司重民食之意哉！夫積泉則有貫朽之憂，蓄穀則有紅腐之患。今欲通其變，使無偏弊，則非疏通明於治體

者，孰能知之？

軍政

問：國家患投募之冗，游手無賴者起而爲兵，難以練，易以驕。故爲之法曰：使兵出於農，戶二丁取一，四則二之，以爲保甲。人農則朴，朴則易用，此於先王之意蓋未悖者也。井田不修，民得賣買，先王之籍掃地而盡。以區區之齊，而管仲相焉，自五家之軌合爲三軍，而政事乃定。蓋不皆法先王，而後世亦莫之或加，此其爲得者，何哉？雖然，是政也，政行乎平居在君，兵用乎倉卒在將。有教士三萬人，足以橫行天下，而使不肖者用之，則十步之內，不能以前却如節，設有賞罰，誰能賴之？吳起之制軍曰：「雖絕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夫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唯《東山》爲盛。不知出此，而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可使相親如父子，此非吳起所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嘗試陳之。

太玄

問：孔子沒，聖人之道得孟子而傳。孟子沒，後世學者思之微，莫如揚雄。揚雄爲《太玄》，準《易》，數起黃鍾，曆本《太初》，儀用渾天，規摹乎始而盡弊乎終。終故窮，窮故變，變故神。微六經與孟子，後世立言者莫能加。則《太玄》之爲書，豈諸子而已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夫數始于一，成于三，變於九。九，律之首也。其起黃鍾，蓋取諸此。然猶有疑者，言天與律者，從昔數家，參差不齊，而其名察，發歛大較所加亦各有驗。今獨本《太初》而用渾天，何哉？不然，則雄爲思之微，於此不革而因，將必有當也。抑所謂準《易》者，亦準其數，非耶？諸君之學，要以無所不窺。平居立言，采其辭以爲美，續繡錯然，觀者不厭。雖然，擿我華而不食我實，則可乎？願相與思其義，稽之於大道，效之於氣物，驗之於人事，發蒙振落，以攄未悟者之疑。

欲建四時之官如何

問：古者命重黎司天地，命羲和宅四方。至周六官，蓋兼重黎、羲和之職，以施六事，法致詳也。周衰，六官咸廢，王制殄滅，而陰陽干行，事與時迕。漢代秦立，稍欲復古。舉賢良，咨羣策，而陰陽災異之學自此始起，大要做《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爲解，而配之人事，若風馬牛，其應益闊。故時君怠焉，以爲難知，因棄不務，而任人寢輕，凌雜術技，甚可嘆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馬醫牛人，用有所在，不可以不修也，而況其大者哉！今欲遵魏相之言，如漢故實，分命四人，各舉一時，則其設官當以何名？其名職當以何事？其擇可任之人當以何術？凡此於先王遺文足考也。願遂聞之。

取士

問：孟子有言：「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安能必得豪傑之士？則夫待文王而後興者，中人皆然。陶冶而成之，孰非可用？此「濟濟多士」所以稱乎《詩》也。主上修身以道，而取人以身，設爲學校庠序以教之，自中人以上，庶幾成材，而下者蒙被聖澤，習俗寢善，由周而來，至于今未有也。雖然，天爵所以崇仁賢，而人爵所以勵不肖。聚天下之士，付諸有司，中年之考校，非有誠心樂善之美，則繡其輦輓以近名譽者，孰從知之？先王之教也，建首善自京師，夫使居邑國者而有終南嵩少之諺，得不太息於斯歟！將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凡欲救此者，亦必有道。不然，則教行豐美之後，有不帥者，簡而放焉。於此其時也，抑爲之法者奈何？

鹽法

問：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天下言寶貨盡此，而不知聖人特以權使人爲之通有無、足財用。而人之于此，亦豈若飲食不可須臾已者哉！天下有非金玉珠貝、象犀骨角、虎豹之皮而列寶貨者，海濱斥鹵，滲漉所加，不養而滋，人之賴之，與穀同化，唯鹽而已。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未嘗勸課而旦暮欲之，所以養生不能乏者然也。古者與民共財，平民力田有餘。譬諸釣弋，人自取給，不營於上，故法無弛張而利常阜。後世費日益廣，與其一切皆取於民，則牢籠不

毛，烹煮水鹵，收其棄利，猶法之善也。今夫池井皆幹於公，浮食奇民無所踰禁，財足賴矣。然議者曰：資商以阜通，而官收其算，與官轉輸，而民不得私賣買，孰便於公？孰宜於民？抑旁出以供比鄉，其力有勞逸欲均，其價有低昂欲平，二者何去何從，其詳可得聞歟？管子曰：「假名有海之國，集鹽於吾國。」夫以千里爲國，不必去其國也，然集鹽有道。況以天下爲國，則出之吾國東，移之吾國西，豈固難哉！欲使法行如古，於國可以取盈，而家獲作鹹之利，將不必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以百，其饒如此，然後爲美也〔二〕。

射

問：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堯舜三代，官人以德，使人不失德。若夫藝，古人多有之，而豈其所先哉？《周官》六藝，射居其一。以謂射者，雖男子之事，其容與節皆比，而持弓矢審固，亦藝而已矣，於德何有？然致諸禮經，聖王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以觀盛德者在此，不已重乎〔二〕？曰：與之習禮樂，及求諸己，不怨勝己者可也。用是擇士，使與於祭，則羿、逢蒙若養由基尚矣。抑鄉之所升於司徒，司徒之所升於學，司馬之辯論其材而官之者，於是有未必用耶？不然，行同能偶，而後以射別之，則卒其所取，乃不在於射也。學者之論，莫若折衷於夫子矍相之圃，使二三子出延客，揚觶而語，或去或處，至僅有存者。凡此，又何意也？願並聞之。

老子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其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爾。」善言老子者，獨揚子，引而合之中庸，無間然。晉之衰，二三子者學其說而不明，自何晏、王弼唱於其前，以謂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夫「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此老子語也。獨曰無，可乎？阮籍、王衍，又相與學而過之。籍有重名，衍爲三公，天下化焉，清談有餘而無補于救亂。其君子皆以在位曠達不事事爲高，其小人皆以在下無法守爲便，故風俗靡靡，棟折墻壞，痿痺不能舉，至有不喜送喪、裸裎言笑、縷經飲酒、子字其父而不以爲非。獨一裴頠，憤其不尊儒，區區焉舉衆論而排之，曰：「老子有以而然，其舉靜一之義，合於《易》之損益艮節。」論老子，固無事於合《易》，設有合，特四象而已乎！否則，頠之意殆將以知白守黑，受天下垢，絀諸子之委轡也。至于阮瞻對王戎，則又曰「將無同」。以聖人貴名教，而老莊明自然，從而異之。抑瞻與戎，亦可謂知言者非耶？道德仁義禮，儒者同焉，今必曰「絕仁棄義」、「禮者亂之首」，則二三子亦安得不翛然喜之，至爲是頠弛而不振哉？而王通猶曰「非老莊之罪」，其故何也？

財用

問：時天時，力地力，惟酒與食，爰作稼穡，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無凍餒也。夫天有時，地有

力，而作者則在人。風雨霜露，神氣之養，九土之所宜，十二州之所出，魚鹽米粟、絲麻紵絮、玉石金錫、丹砂珠璣、皮角齒羽、竹箭枲梓、果菜之產，其饒若煙海，民情所喜好。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夫人而得賴焉。故財有餘於取而人不爭。天子富有四海，視備色，聽備聲，食備味。而邦君卿大夫士庶人，其養以是爲差。微其權以役使天下，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天下不知財所從來。如管夷吾、計然、范蠡、白圭、猗頓之徒，皆以匹夫探是權而私之。在國則霸彊，在家則潤屋，此爲術，豈固無足傳者哉？後世壤地充斥，物非加少也，然堇堇不足更費。漢事匈奴，治山煮海，種藝長育，通有無，易貴賤，生財之術十倍前世，而國用民力增窘。蓋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男女力作，日夜無休時，而不足當卒歲之衣食。夫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古者巧有餘如彼，後世拙不足如此，其故何也？豈時異事異，天地之物固亦有贏耗之量邪？將爲舒用者疾邪？抑輕重取予之非其數邪？不然，則山澤之藏常羨矣，旦旦而取之，不可以爲羨耶？《記》曰：「與其有聚斂臣，寧有盜臣。」二臣者均不可養。借有數子者，嘗試與論衣食之原。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猶諸地上之遺也，可以無與民爭錐刀於不足而皆贍，則夫爲術亦必有道。願商略之。

吏部

問：尚書之設吏部，實先諸曹。夫羣天下之才而官之，其賢不肖、能鄙相與殊情，其惰若勤、其過若功，參差異宜。使一人焉長之，一人焉貳之，必若權衡之於輕重。誠陳於此而物辨乎彼，無所或

欺，顧宜輕哉。上若稽古，訓迪厥官，而吏部之選爲特盛，豈以夫八柄之所廢置，有在於茲者然也？今官制，三省之屬與寺監長貳，內自兩制，外逮使者，皆命於朝廷，而吏部所掌，間擬丞簿，捨是則郡守以降，凡州縣吏日常調者而已。校其有勞無罪，與其歲月之久近，任舉之多寡，品流之清濁，以爲升降，按格而授之，不逃錙銖，法固良矣。然天下之士，必其在數者而才則用之；必其不在數者而才，雖才也，以其不在數者，則不用；必其在數者而不才，雖不才也，以其在數者則用之。若是可乎？以謂舉而付諸有司，聽其自擇，則廢置之權王所獨任，雖太宰，能以其事詔之而已，有司何預焉？亦將使之遵成法，治成事，一斷於格，無所專達，則又以中銓名職，卒所謂甄拔者安在？抑上欲有用非親且近，不求諸有司之所升降取捨，則長才秀民，何自而知哉？由漢而來，此職寢重，其間能以鑑裁清白名一時，誰者爲盛？幸條其說，以備上之采焉。

原廟

問：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子之於事親，無所不用其極也。則禮雖先王所未有，而後世以義起之，亦何不可哉？上以至德順民，得萬國之歡心，而四海以職來祭。其在宗廟，所以觀德於天下者，禮既備矣，而老佛之宮，往往祖宗神御所在。意者嚴事未極，故合諸一宮，因漢制爲原廟，歲時饋食如家人禮。此大孝不匱，有加無已，天下之所以頌歌而順化者也。然竊聞之：叔孫通，漢儒宗，名知禮，其一時損益，固不必皆出先王，而要之討論潤色，大意猶是。敢問原廟之制與夫薦獻，在漢

禮有可言者歟？其作仿於通耶？亦前此矣，顧弟弗深考耶？且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則宜無不可。而必其無壞複道，因以爲名，則方其築武庫南，民知其不爲原廟，奈何欺之哉！通於是欲名知禮，得乎？嘗試言之。《雞肋集》卷三八。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三。

〔二〕美：原作「莢」，據濟本改。

〔三〕已：原作「以」，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二七二八

晁補之 一八

策問 三

舒民力厚風俗等事始終本末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上以仁心仁聞遵先王之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於治天下，蓋無所不用其極也。已爲矣，已行矣，則所以待安榮積美者，固宜有嘉會之期。今田疇則闢也，而民力未舒；貨財則通也，而國用未給；學校則設也，而人倫未明；教化則修也，而風俗未厚；官府則具也，而人材未選；賞罰則信也，而功罪未彰（一）；兵武則訓也，而蠻夷未柔。大之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皆上之所垂心積精，虛己仄席，夜旦以求也。敢問是六七者，孰本孰末？孰終孰始？孰先孰後？苟得其序而訓諸天下，則所以致期月之可、三年之成者，惡乎而宜（二）？夫學之爲王者事，則固欲其有用。或誦《詩》三百，而不足乎一

獻，則綠衣紵絮雖多，亦奚以爲？將必有疏通知治體之士，遺淺陋而論著明者也。

用威愛之道

問：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者務養民以德而已。德不足，有威愛。然而「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後世不原于德而務威愛，或失則猛，或失則寬。蓋愛克而罔功者有矣，未有威克而濟者也。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沛公入關，民之望之，猶鮒逢西江也。文景恭儉，繼以休息，天下滋殖，刑用不試，而循吏出焉。吳公、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王、黃、朱、龔、鄭、邵之徒，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嗚呼盛矣！而治優柔，網漏吞舟。民衣食有餘，豪傑少年或相與椎埋飲酒亂齊民。自矜氏、兩高、定襄、寺門誅，死者跽藉，國中股弁，而吏治亦從而酷矣。夫數十年間，上所以爲治，下所以爲俗，未大異也，而吏緣之，政寬猛殊勢，若戰冰炭，其故何也？豈其上賞罰好惡之偏，亦有以致此耶？將吏以一切相師成風，遂往不反耶？抑所謂循吏如龔、黃者，使之在三代時，其治安所比也？而伉直若郅都，守正若趙禹，又安得名酷吏而已哉？或曰：奉法循理，亦可以爲治，則醜髀之所固已莫勝。不然，鷹擊毛摯，又不可以爲治。將求先王所以用威愛之道，宜必有說也。

蜡

問：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物有材，人有力，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百日之蜡，一日之澤，

賜所以爲狂，而子所以爲樂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其名安取？或曰：夏商之祭，有嘉平清祀，至周而後曰蜡。則蜡者，將其事則伊耆氏，其名則周者，非耶？不然，則夏商之祭與周之蜡，抑其事自異也。八蜡所記，固主先嗇。伊耆爲神農之氏，則先乎神農，豈復有爲嗇者歟？而說者之於八蜡，取昆蟲而遺草木，又信乎否也？臘先祖五祀，以驅辜祭四方百物，見於經。或曰是蜡也，或曰非蜡也，二者由《禮》文考之，安所從正？先嗇，古天子則宜，若諸侯所不得祭，而仲尼嘗與於蜡賓。此魯也，而得祭，何哉？以謂使之必報之，勞之必息之，曰仁可也，何以爲仁之至？曰義可也，何以爲義之盡？凡此，於五經爲莫重，而由漢以降，滅裂而未白者也。願詳質之。

數

問：道無非物，物無非數。自宓犧氏畫八卦，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三聖人所以神而明之，爲後世法者，由數起。竊深惟之，數始形變，數實無形，與天地存，往來昧昧間不可分。若有終始，無所得循，自一適萬，變化無垠。復於其一，兀然獨在，自一而上，一莫能載。則聖人所以先得諸心，幽贊而生，以之開物成務，而卒於和順道德者，其微若此，豈直世俗術技，乘除子母，交差盈縮之間而已哉？上以神心，執道之樞，觀其會通，有舉無廢。比建五學，以養羣士，庶幾成材，而猶患數之不明，操觚持籌，凌雜胥史，故復詔立博士與弟子員，所以待之，蓋視四學，意甚美矣。雖然，均數也，仲尼用以述《易》，同民吉凶，謂之神物。而考諸《周官》，司徒所

職，僅名六藝；保氏所教，纔止九數。在漢，羲和亦爲小學。至於魏晉，第列史官。唐雖置學，而要之所習，類非《易》數。豈星曆氣朔、土田粟米，朝夕所用，於是爲急耶？將四營二篇其法雖在，不有聖人，莫之能究耶？抑學者必先粗者，後其精者耶？不然，則隸首所作，蓋不本於《易》，與《易》固異也。上方教士以此，且舉諸其廢而不講之餘，固不得不先於其近。今其書咸在，若《九章》、《周髀》、《海島》之類，設或非古，而所以知數，將必自此始，顧可忽哉！荀子曰：「學數有終。」夫學而至于有終，遺數可也。蓋有不知而作，則君子所病。諸君盍試精思，且副上所以廣學之意歟？

文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慎焉，蓋莫慎于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羣醜亂夏，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偕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誣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冶，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往不返，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邪？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平居，出孝入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

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并聞之。

祭祀

問：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德莫大乎天地，而王者成位乎其間，所以報之，其義一也。六經不完，三王之禮，其詳不可得聞已。而《周官》具在，學者講之，猶或不明。蓋有禮天於地上之圜丘，而有所謂燔柴於泰壇；有禮地於澤中之方丘，而有所謂瘞埋於泰圻。謂一祭耶，而或曰丘爲自然，壇圻封土，其義何以不同？天子祠天地，則天者天神，地者地示耳。而五帝與昊天上帝同曰帝；山木川澤、丘陵墳衍之示，與土示同曰示。至其言祀大神示，則凡所謂帝、所謂示者，亦皆及乎否耶？日用辛也，而有曰用日至；犢用騂也，而有曰用騂黝；服用袞也，而有曰用大裘。凡此，或於地不及焉，亦何義也？素車、陶匏、煎鹽、鸞刀，是於三王孰考？或者其同乎？而其中有蒼壁，又有四圭，有黃琮，又有兩圭。至於樂之變，或六或八，其數復安取也？用辛用日至，則歲一報焉而已。而或曰祭天歲九，祭地歲二，多學如鄭氏，宜不苟者也，此其爲說，於經又何所質哉？上方舉先王之廢典而大緝之，雖制度考文，天子之獨，而討論闕遺，則學校之所得共。願詳著焉，以待旁求。

幸學

問：王者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於學者。古之天子視學，興秩節，祭先聖先師，養老習舞，以升俊造，而簡不帥，意誠美也。後世治雖不若先王，而至于教學，亦所先務。漢唐之盛，二三主者猶親行焉。國家得天下以仁，百有餘歲，庠序大興。主上天縱神智，加以緝熙光明，所爲垂心積精，拳拳惻怛，蓋未嘗一日不在諸生也。而幾年于茲，既卜禘矣。諸生相與延頸企踵，而望屬車之清塵，亦未嘗不在於此時也。意者肅恭宗廟，焦勞萬機，或未遑暇耶？無乃崇術立教，大法信備，而成材尚寡，未足以迂臨幸耶？不然，則莫行久之，顧且復舉禮儀，必肆而後可耶？夫禮儀嘉事，博士弟子之所宜朝夕講也，嘗試討之先王六經所載，草具其事，將以獻諸朝廷。或者清閒之燕，命有司警大昕，宸在堂，蹕在庭，章甫峨峨，摠衣執經，各誦所聞，諸生亦樂乎否也？

山澤之禁

問：平土宜五穀，而山澤資貨殖。夫古之爲國，所重民食，蓋五穀爲先，貨殖爲後也。雖然，平土以封，而不以封者，名川大澤而已，非曰其可食日用，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者，於此爲饒耶？《周官》井田，一夫百畝，各有分地，而虞衡之職，厲禁所施，有曰「使其地之人」。然則設不以封，而欲作其材焉，固授之民也。抑所謂厲禁者，亦以家受地，無得越此而多取耶？將萬民共之，特以時

入，不時則不可耶？或者邦工玉府之入，國足用矣，而後其餘民乃得有耶？不然，九賦之所賦，以政取之，使與夫八者同輸於公，其職宜有常也。國家比修六官之屬，而曰虞與水者，實掌山澤，惟曰寶藏所興，不以奪民，芻蕘雉兔，與之皆往，若此可也。抑法無限，則工商庶民不有常職，而盜林麓陂池之饒，或乘馬食肉而不佐公家之急，甚亡謂也。弛之如漢，不加均節，諸侯煮，匹夫冶，則已寬。斂之如晉，論以重法，至或棄市，則已虐。盍亦本之三王，稽之後世？宜必有爲法適中，可行于今者，幸條數之。

刑書

問：《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刑罰，雖聖人弗能去也，亦曰勿撓勿撓，期於清而已。疏或漏吞舟之魚，而密則無所措手足，惟夫咸中，時乃有慶。主上仁心，所以閔焉，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厲禁茲省，鞭朴用希，天下皆曰天子惻怛，其於百姓，有罪且固去之，非固取之，嗚呼，美矣！而議者以謂：法欲其久，久則吏習而民安。輯之十年，成而後頒，此不刊之典也。然而治無常事，法固軫轉。事之出無窮，則法之應之亦無窮。抑無復損益耶，則琴瑟不解，工不能御。亦變而趨時，務出其便，則朝夕以改。前此者是已，惡在其爲成書也。吏或未之講，民或未之觀，藏諸有司，付在胥史，人有從違，莫知避就，豈主上猷告示有位，與民宜之之意哉？且欲如周官歲時讀法，使人耳目熟於見聞，有善得以遷，而有罪得以遠，亦奚不可？願商略之。

字書

問：古者觀飛蓬、窾木而知爲車、爲舟，觀鳥獸蹄迹之跡而知爲字。夫蓬木、蹄迹，天也，而爲車、爲舟、爲字者人。則原書之起，豈人力也哉？河洛有畫，鳳鳥有文，孰規模是？孰制作是？譬之一身，首武有位，耳目有職，五藏百骸，各有本末。能觀吾一身，則推而觀夫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蛇蟲、雜物奇怪，其情其狀，無不可知，而字之說，庶幾窮矣。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倉頡能知之。敢問倉頡孰與聖人，而智若此？科斗之變，有大小篆，與科斗同聲異形。敢問因耶？革耶？因則科斗與篆不殊，革則篆不出乎科斗。抑壁間竹書，文或非篆，必以篆求之，其義豈能皆與科斗合哉？字之爲言，孳乳而無窮。網罟耒耜，迄于宮室，皆變而通之，以趨後世之利。然則即科斗而爲篆，即篆而爲隸，儻便一時，亦奚不可？而隸，學者莫道，何哉？將後之作者，其知淺陋，不足以知聖人，惟意損益，無所法象，則廢焉可也。而自朝廷學校至於家人里巷，策牘檄券，咸以隸寫之，是又何哉？且破桔槔以復抱瓮，與民同於初，則苟且紕繆而害于義者，無若書爲甚。凡此奈何？

衣服之制

問：道化無形，蓋有不言而喻人心者。至於爲之綱紀文章以藩飾天下，使民有常德而無覬覦，則衣服之制，雖其於化民也外，抑古人所先，而不敢忽者歟！冕而垂旒，袞十二章，王以象道，而公侯

伯子男，其制以是爲差。燕衣、縞衣、元衣以養老者，不可以加幼；緇布、皮弁、爵弁以加幼者，不可以養老。都人之緇撮無用於野，野人之黃冠不施於都。其義豈無所當哉？自天子出，以禮義授，則人于是焉榮之，否則終朝三褫以訟，而受者爲不足欽。豈曰無衣？以己所製者，非安且吉。嗚呼！何修而得此于人耶？禮義既亡，法度不審，門關無苛，而奇衷之民用以亂古，廣袖之謠流于四方。均中國也，而齊、魯異制，況斷髮文身者乎？且欲反古，以救其弊，凡此奈何？民無常心，惟其耳目習熟聞見者爲是。今一旦革焉，不非且笑者幾希。亦其所作有損益，所施有先後，將俾不悖於古，可宜於今，則非疏通知治體者，安可以議此？願極言之。

屯田

問：《管子》曰：「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古者患此，故當其戍守閒暇，擇寬大地而教之耕，平居有畜積之備，而倉卒無飛輓之困。以之趨戰，人農則朴，朴則易用，且力有餘，可與持久。此屯田之法，至于今猶利也。漢事匈奴，使發射士詣朔方，屯田張掖。而先零之討，趙充國上十二事，其說最詳。然或者以謂充國之論，施于當時爲便耳，智者因世而度宜，則論無常是。敢問十二事者，舉而用於今，孰得孰失？魏以任峻之闢而破蜀，晉以羊祜之墾而平吳，兩人者之於佐軍，功不減蕭何，此其爲法之利，豈無可言者哉？國家修六官以正百度，而尚書之屬有以屯田名者。將沿歷代之法而推行之，且自朔方始，必得充國、峻、祜知務之才，俾之典領勸課而後可。敢問擇人立法何以？

賞 罰

問：或曰「治天下，欲無事」，治天下果無事乎？唐虞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帝獨盛于唐虞，王莫若周，其于黜陟廢置，彰善而癉惡，不能一朝去也。而言「治天下，欲無事」，何耶？上執道之統，出應帝王，譬諸四時變化，其成在久，是非已明。而賞天下之功，罰天下之罪，在此時也。今考功刑部，論爲成格，非大賞罰，功當賜帛，罪止輸金，猶告四方，以爲勸沮，意誠美矣。然天下之人，其君子固已宿道向方，而小人之革面懷其肺肝，或誣功罪以近賞而遠罰，孰從正之？齊威王亨一人，封一人，而齊國人人無敢飾非，務盡其情。上方示人以好惡，動爲道，言爲法，則齊之事猶燭火，不足道也。凡此奈何？將必有博習明于三事之體者，知所以救也。

開言路

問：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則繹。上有大事，與天下共之，所以防壅蔽而近公正也。漢有諫大夫，有議郎，有博士。凡朝廷法出令下，事之張弛，皆得以所見預討論，故漢之文章炳然可觀。後世因之，有百官轉對，或五日起居言事，或閣門拜章。至於建隆、淳化之盛，亦時舉焉，蓋其餘也。今官制，自通直郎而上，皆升朝官。夫仕而位王朝，朝之事何不可言？大昕警蹕，簪組在庭，贊謁而出，無所預朝事，豈天子所以來多助、開敢言之意哉？今欲如祖宗故事，修百官轉對，遵漢用諫大

夫、議郎、博士，集議得失，以今揆昔，勢有因革，亦可乎不可？願聞其說。

平糴

問：古者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所以使農末俱利，抑兼并，不得滯穀，而飢者食賤也。夫平糴以待水旱。邊垂屯輸，貔貅所聚，不耕而仰哺者衆，故朔方有便糴，有措置，以時入穀，而措置所藏，以待倉卒之發。領諸使者，付之官屬，期會勸課，以王命行之，無慮不集。雖然，通都大邑，困窮鱗比。獨取諸此，則患穀之至不廣，亦入之旁近，則穀不在倉，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轉輸都邑，不能無勞。又便糴之積，以廩吏，以餉軍，故量入爲出，僅以足用。今措置之穀，非倉卒不發，且承平日久，烽燧無警，借使十年不出，則紅腐之患，若此奈何？抑視年之豐凶，以時斂散，則備不常具，又何以待倉卒之發？是三四者，有司之所宜聞也。幸條疏之。

冠禮

問：六經惟禮若彊人，而人之情，不可以無禮。袒而起趨，箕坐大呶，則市人亦且睥睨去之。常試俎豆于士君子之間，端冕而坐，則雖有小人，猶將斂顏色愧，其不似而欲其似，況天下之人，其始不皆小人哉？此古者重冠禮，所以謹其始也。嗚呼！禮之本意非亡，而禮之文滅。柳宗元記孫氏冠其子，曰：某子冠畢，則有曳笏却立，而外廷大笑者。天下不以非外廷，而以固孫氏，甚矣，士君子之

好禮者微也！上比臨軒，悼禮俗之未形，以下詢諸生學士（三）。諸生學士蓋講議洽聞，然或不免於溺辭章而晦法度，禮用不舉。今欲舉三代之遺，而求所以施諸今，其義何以？三加彌尊，而弁服之制不同，可得聞乎？冠于阼，醺于客位，爰字孔嘉，使之棄幼志而順成德，若是可也；以見于母而母拜之，以見于兄而兄拜之，不已泰重乎？曰成人而與爲禮歟？則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母也、兄也則禮答，父也則不與爲禮，何哉？無大夫冠禮，古也，而公侯有冠禮，爲夏之末造，則古者冠禮，蓋獨施于士。抑童子未成人，而顧得與士齒，其說又安取？

曆

問：天地始于無始，日月五星、寒暑昏明之運始于天地，而曆之原與有物者同始。漢以來，《傳》所載有黃帝調曆，而其文不見于經；所見獨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與中星賓日饒日，而其法不詳于《傳》，故學者忽焉。夫先王所以正時作事厚生者，于是乎在。且其事則堯之所謹也，顧不務哉？抑經所見，因推以爲曆，使後世宗之，亦可乎否也？自漢至唐，語曆者凡幾家？而術凡幾變？其名察發斂大較安所出？其損益盈縮以求合，孰者爲疏？孰者爲密？其施于人事，抑遠耶？近耶？或曰曆本於《易》，而律治之。《易》之數與律之數皆不改，而曆必改。《易》與律不改，以之求陰陽每合；曆必改，以之求陰陽又每合。若此何也？以謂天動物動，久必差，差則必變以求合，其說最近。然知其久將差，則逆爲法焉，進退後先以齊之，世豈無智者哉？日官不能底日，而日御不能不失日。今欲復修

其職而總其事，其擇人奈何？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故凡語曆，必求諸儒者爲能盡。願討論之。

貨利

問：爲國之所患，法亡限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幹於公。庶民農工商賈乘時取予，富至侔封君，或不佐縣官之急，而貧與拙者益困，故爲之法，曰更繇租賦。鹽、酒、茶、礬，其物有禁；絲麻、竹木、鳥獸、魚鱉、果蓏，有算。上取焉，輕十一，重十二；下賴焉，多十九，寡十八。由漢以來，未之改也。雖然，法日設，貨日出，民用不加少，而縣官之力滋屈，猶曰法未善，從而改之，所以勸課推行，第其增耗而爲之賞罰，其明且具矣。而吏日趨，事比不增，民疾作赴上，而病於莫贍。凡此何也？夫人才無常是，可則用之。要騏驥以千里，責狸狴以捕鼠，用所在也。賣醬隄侈，洒削鼎食，胃脯連騎，馬醫擊鍾，彼其以匹夫操是權而私之，則與千乘同利。乃至官師有司之貴，禁凡自我，莫之或奪，而堇堇乎維日不足，顧匪拙歟？朱公在越而越彊，適陶則三致千金；卜式牧羊而肥，以致卿士。以謂治國猶治家，則將欲興利，盍試求之朱、卜之間抑可哉？

儒

問：荀子曰：「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又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乎五霸。」

所貴乎儒者，道術無所不包，非呻吟詩書、俛焉白首之爲賢，其舉先王之事，而力無不可爲之爲貴。然而管仲，伯者佐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尼稱焉，曰「如其仁」，其功之在天下豈少耶？世之言儒者，曰孔氏之儒，受業身通如由與求，仲尼論其能，乃不過於爲宰而治賦，尚且以自許「使民有勇」而見嗤，爲人聚斂附益而得咎，至或見比於具臣，何耶？以謂真儒必周、孔而後可，則後世之賴於儒者何其寡？曰不然歟，則以由與求而尚不足，蓋才之難若是，烏在其爲「童子羞稱五伯」也？漢之名臣如賈誼、董仲舒，推明六經，尊師而重道，則仲舒爲純；博古達今，計利害於始萌，探安危於未形，則誼爲當。然而劉向謂仲舒「伊、呂無以加，而管、晏殆不及也」。至論誼，則曰「伊、管未能遠過」。其才之長短等級，固若是乎？將向自離而言之，未始爲輕重也？抑誼之好學，俊傑特出，董生何以先之？江都之治，乃牽於《春秋》災異，而五餌三表，亦不免見笑於術疏。豈二子者終未可與大有爲耶？將漢未嘗舉國而聽之也？《雞肋集》卷三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四。

〔一〕彰：原作「賞」，據濟本改。

〔二〕惡乎：原作「嗚呼」，據濟本改。

〔三〕詢：原作「恂」，據濟本改。

全宋文卷二七二九

晁補之 一九

春秋左氏傳雜論 一

宰咺歸賵〔二〕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薨在二年。

右隱元年。周政衰禮廢，歸惠公之賵於葬後，宜有之也；而子氏未薨，無故而并歸賵，此爲難知。抑侮耶？詛耶？他國赴告之不一而誤耶？求周之所以然者而莫得，而人情無容如此也。侮、詛，則周之不君甚矣，言豫凶事，非也。誤，則周之無政極矣，言豫凶事，亦非也。不君無政，則又何暇論禮與非禮之間哉！言非禮，亦非也。蓋此元年七月也，而子氏以二年十二月薨，相去不遠，杜氏以長曆推經，或言日誤，或言日月必有誤者不一。安知非策牘脫亂而傳忘夏五之疑，

杜又信傳而不核其然歟？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右隱三年。周衰，徒以虛器位諸侯上。而周又最弱，質固宜也。然王而與鄭質，鄭也而質王，則無王與不臣，未有甚於此時者。如先君子之論，則宜曰「王不當取諸侯質，諸侯固不可以質王」可矣，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又曰「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是周鄭敵也，非先君子之言也。

鄭師入郕入防

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右隱十年。經書：「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敗宋師於菅_(二)。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杜預云：「齊、鄭後期，而傳言鄭入郕、入防，蓋鄭後至而得邑，歸功于魯，魯受而不辭，故書『取』也。」按，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預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是魯與齊、鄭連伐宋、伐許而同勝之，齊皆不取，魯取宋邑而讓許土，鄭以宋邑歸魯而得許，不有也，鄭莊公爲有禮且正，宜矣。隱公，賢君也，知讓許土而不嫌於取郕、防，豈其心哉？蓋許，國也；郕、防，邑也。人情於大者則不敢貪而辭，小者則易而受。故三國有功，而魯獨失，惜哉！

周公欲立王子克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右桓十八年。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其弟克，辛伯告王而殺之。元惡得戮，義無可悔，而傳乃以謂辛伯嘗陳四者以諫，周公弗從，故及於難。夫使子儀作亂，以累周公，周公無罪而及禍，如是言之可也。周公爲惡而自禍，豈但前弗從諫之咎？傳意非也。

祭仲廢立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太子忽。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母皆寵。弗從。昭公立，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子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厲公立。又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公入。又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又十八年，齊人殺子亯，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右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傳：趙盾弑其君。而《春秋》書「趙盾弑其君」，爲亡不出境，返不討賊，而仲尼善盾，以其爲法受屈也。祭仲立昭公，又廢之，立厲公，又逐之，至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又假手於齊而殺之，復立子儀。人臣而改立君者四，然而《春秋》不書其罪，當時稱「以知免」，何耶？盾之力足以全靈公，而靈公欲殺盾，不獲而見弑。弑非盾爲，而事由盾起，故盾被惡名而不辭。若祭仲，自昭公之未立也，固已諫其受齊婚，知有後日之禍也，昭公不從而及此。其廢昭而立厲，又非己志，宋實劫之。若曰「喪君有君，社稷無隕」多矣，是仲之心也。至高渠彌立子亯，齊人將誘而殺之，仲雖知之而不往同其難，則仲與子亯無君臣之分然也。不然，則衛州吁既篡立爲君矣，石碏亦安得使陳人并石厚殺之哉？石厚之黨於州吁，猶高渠彌之黨於子亯也。石碏教陳殺二人尚無罪，則齊人自誘二人殺之，祭仲安得而預其難哉？晏平仲亦曰：「君爲社稷亡則亡之，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祭仲、石碏、晏平仲，易地則皆然。人謂其「以知免」，而仲曰「信也」者，知其不可辯而可受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而范寧非之，曰：「是神器可得而窺也。」夫鄭之亂，

非一人之力可爲也。祭仲固前言之矣。宋既劫之，非其死所，而三公子又自爭立以及於難，祭仲何罪乎？卒之逆子儀於陳而立之，以存鄭者，祭仲也，則其本心可見矣。馮道在五代時，歷事異姓而不預其難，惟其草昧力相篡奪，道以爲不足死而勢不得去，故易世更主，依違而獨全。而世不加惡於道，或恕而許之，至稱其明哲保身，其庶幾乎祭仲之以免者非耶？然則要極而言之，何如曰「君子遭此爲不幸」！

士蔦謀去公族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蔦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富，彊者。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蔦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右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士蔦對伐虢事言：「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何其賢哉！賢者而謀人之國，則必以其道。若患公族之偪，則有道以裁之矣。而無故教其君以滅宗黨，戕支傷本，如是以爲彊宮室耶？實弱之矣！獻公知患其族，而不知患其子，身死而諸子爭立，禍流晉邦，申生縊，夷吾、重耳奔，而奚齊、卓子其愛子也，皆爲世大戮。蓋其事好還也，非天啓文公，晉其可望血食哉！來俊臣輩教武后誅唐宗室，而后亦不自戕武氏黨，故士蔦之罪深於後人。

虢公敗犬戎

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右閔二年。孟子論「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而吳起亦言「數勝以亡者衆」。善哉，舟之僑之觀國，於其得志焉而憂之，可謂知矣。

築蒲與屈

晉侯使士蔦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公使讓之，對曰：「寇讎之保，又何慎焉？」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右僖五年。士蔦始勸晉侯去桓、莊之族，羣公子皆無罪而以爲戮，晉公室已弱矣。晉侯惑驪姬，欲去申生、夷吾、重耳，故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蔦賢乎，當諫其君無疏諸子自啓禍〔三〕，不然，知三年必將尋師焉〔四〕，則無築可也；築而不慎，坐觀晉隙，若非己任者，而退有後言，以謂「二國三公」。夫晉之寵者，不惟奚齊、卓子乎，而二公子何預？爲臣不忠，慢君誤國，其罪大矣。惡後之人昵其浮詞而不要其衷，故辯之。

葵丘之會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云云。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云云。

右僖九年。葵丘之會，天子初使賜胙，齊方霸諸侯，未有大失，而宰孔徒以其勤遠略，知終在亂，遽勸晉侯以無會，其智遠矣。

荀息死難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云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右僖九年。獻公嬖驪姬，殺太子，逐羣公子，晉事可知。卒欲驪之子，以屬荀息。荀息賢乎，公子有當立者矣，盍姑勸之以與所當立？不然，辭勿傅，以直匡君可矣。傅非所立而許之死，非也，而又終欲以復言爲忠。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然則不義以爲信，雖孔子猶不復

也。陳平亦嘗許呂后以王諸呂無不可者，王陵駭怒而詰之，而平不盡語以其心也。及產、祿已王，乃與周勃舉兵而誅之。後世不曰陳平無信，以謂信不近於義也。夫必以安劉氏爲忠，則不以不忠於呂氏爲不信也。忠所在義也，義所在信也。雖然，陳平何足言哉？智足以及之而已。嗚呼，曾謂荀息不如陳平乎！

襄王適鄭

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欽，國人納之。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秦、晉納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

右僖二十四年。襄王辟母弟之難，棄王城而處于汜，曰「寧使諸侯圖之」，卒用秦、晉得入，而後殺帶。襄王之於待其親者亦足矣。晉惠公之立，雖非國人意，而惠公卒，懷公立，重耳未入也，入而殺懷公，則遽矣。諸侯之欲納重耳皆是也，盍亦使諸侯圖之不可哉！文公於是有愧於襄王矣。唐太宗亦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天下其捨諸？難起而避其兄，天下猶當求我而不置，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然則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持之也。

舍魏犇而殺顓頊

晉侯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顓頊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功。燕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云云。乃舍之，殺顓頊以徇于師。

右僖二十八年。犇、顓犯君命，驕己功，燕無罪，快心忿，亂莫大焉，刑皆無赦者也。晉侯誠愛犇之材耶，則不以不病故生，而病則重躋之死也。曰「病，將殺之」，此何理哉！顓之材，則又未知其孰與犇也。其不及犇乎，則自其材之分，於取死何增損哉！罪鈞而材異，舍一而戕一，恩威胥失矣。是役也，祁瞞奸命，舟之僑先歸，皆殺之。傳曰：「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蓋言瞞、僑與顓也。夫殺瞞與僑，自軍政之常，而至殺顓，則刑固已不平矣，何所示民而民服哉？傳之失誣，非君子之意也。

晉侯復曹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

右僖二十八年。貨史而託神，欺也；利在復國，忠也；事順而辭恭，禮也。行一欺而二善得，侯

孺有焉。淮南王書曰：「子貢詐而全魯，詐不可以爲恒；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夫道不可遵，而功有難廢。故二子所以全存二國之名至今。語曰：「屈寸而伸尺，君子爲之；小枉而大直，聖人之也。」

陳教衛伐晉

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右文元年。是役也，晉襄公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此近于轉敗而爲功，其舉得矣。衛求救於陳，陳救之，教衛伐晉，以示有餘，慮勝而會可也。而傳言「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五〕。夫越國而謀，其舉固有可否。不然，凡鄰國以利交而權合者，皆古也，可乎哉？杜預尊傳，於傳之失不直攻之，以爲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衛之禍，陳啓之也。預之言乃庶乎古。

狼臆君子

戰於穀也，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臆怒。其友曰：「盍死之？」臆曰：「吾未獲死所。云

云。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陣，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子。

右文二年。暉之失右也，苟自謂黜而宜，則亦安之；苟自謂黜而非宜，則亦有君命矣，先軫何所受怨哉？自以未獲死所而馳秦師，豈死所也哉？若耻無勇乎，則挺然以身投兕虎，亦勇也，是匹夫之剛也。狼暉而君子，孰非君子？

晉歸孔達于衛

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右文四年。此晉襄公事也。春秋之時，諸侯以彊并弱，得一士而可以弱一國，人所貪而不捨者也，何有於良？蓋孔達嘗帥師伐晉，不量力而干霸主，故衛不得已而執達以說晉，而襄公乃矜其國之良而捨之，猶有文公之餘烈，賢哉！

趙孟殺公子樂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云云。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右文六年。趙孟，晉賢臣也。立君，國大事也。己爲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不能討季而

止樂，樂至而又殺之，樂何罪哉？徒曰既不立，則雖欲無殺不可得，慮後患，可也，然晉於是乎始衰矣。

賈季害陽處父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且謂趙盾能，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云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云云。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

右文六年。盾爲政，晉始有政。然而賈季專立公子樂，既不討，又擅殺陽父，亦不討，僅能歸罪續鞫居，異哉！夫陽處父以能上盾，公也；賈季怨易班而害處父，私也。盾自以不足當政耶，則去之；苟無愧于公，而季再逞私，盾力不足以禁，又送其帑，無政莫甚焉。

背先蔑而立靈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却之難。」乃多與之徒。〔六〕。云云。趙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右文七年。宣子始謀之不臧，既逆公子雍，而殺公子樂矣；患穆嬴，又背先蔑，拒公子雍而立靈公。我則無信，秦何所負哉！不得已稱兵而禦秦，愧矣，而尚以先人謂「有奪人之心」，無愧矣。

哉！

惠伯死君命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惠伯也。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右文十八年。襄仲以敬嬴故，殺適立庶，叔仲初不可是也〔七〕。既立宣公，而詐以子惡之命，己可以逃矣。知非君命而以君命往死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嗚呼惠伯！

文子賂齊請會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注：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右宣元年。文子不納莒紀僕之逆，陳義甚高，賢大夫也。而襄仲弑君立君，惠伯不避難而往死。行父不能死，亦不能正也，又以身往，賂齊而請會。嗟乎，不幾所謂然則從之者歟！

孔達請死以利社稷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

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注：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衛殺其大夫孔達。

右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背盟以干大國，罪也。然春秋時諸侯曰「尋盟」，盟未必善，善未必信也。背盟以干大國，其罪小；遵先君之約，不忘與國而救之，知利社稷，寧以死塞責，其忠大。孔達賢哉〔八〕！

頃公不射君子為有禮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注：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右成二年。戰欲殺敵，無問其人矣。而頃公自以不射其君子為有禮，用此敗。執此與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欒書讒卻至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云云。「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云云。欒書怨卻至，

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云云。長魚矯以戈殺之，尸諸朝。

右成十六年、十七年。人臣無外交，卻至事君無貳〔九〕，而在桴鼓之列。受楚王之問，苟以爲禮而忘義，忘義安取禮？故其後樂書之讒得入。夫爲禮而不圖終，尚以貽禍而不足成名，況非禮也哉！

宣子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勺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右襄八年。晉霸業衰，與楚爭鄭，干戈日尋。魯畏晉彊，徒欲成晉志而嫁禍於鄭，鄭何罪哉？武子賦《彤弓》以諛晉，而宣子不度其君之德，不量其國之力而受之，自以爲得，可耻而不足榮。傳猶曰「君子以爲知禮」，若魯無君子者，以爲知禮可也。《雞肋集》卷四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

卷五一。

〔一〕以下二卷原無小題，據濟本補。

〔二〕菅：原作「苦」，據濟本及《春秋》原文改。

〔三〕當：原作「嘗」，據濟本改。

〔四〕必：原作「知」，據濟本改。《左傳》僖公五年載士蔦之言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五〕下「古」字原無，據上引《左傳》原文補。

〔六〕「徒」下，《左傳》原文有「衛」字。

〔七〕叔仲：原作「改仲」，據《左傳》改。《傳》云「襄仲欲立之（指宣公），叔仲不可」，是也。

〔八〕達：原脫，據濟本補。

〔九〕卻至：原作「欲至」，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二七三〇

晁補之 二〇

春秋左氏傳雜論 二

楚不能與晉爭

楚子囊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韓厥老矣，知滎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一〕，使佐上軍。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右襄九年。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孟子以謂「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蓋貴老敬長，所以訓孝弟，而賢能所在，不必老長。是以晉政類能，少者位上，羣臣樂推，彊國罷爭，才之所在，不繫乎年也〔二〕。

魯君假備以成冠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年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右襄九年。國君十五而冠，而魯君以年則十二年耳，未及冠也。武子對晉侯之言則是，而迫於盟主之威，不暇守其言，至汲汲焉即它國之廟，假同姓之器而行禮，若不及埃返國者，以謂禮耶？非禮矣。

子產攻盜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云云。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盜衆盡死。

右襄十年。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徹，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

《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器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左師舍華臣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云云。宋公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右襄十七年。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非國耻，蓋國弱也，國弱斯耻矣。左師向戌爲賢乎，則欲靖國而縱有罪，何哉？既謂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奚補？

荀偃受含

荀偃瘳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右襄十九年。宣子以事其子吳自誓而猶視，而懷子以嗣事於齊禱之則瞑，故宣子自以爲淺期偃也。然宣子、懷子，皆晉之望也，譬巫覡妾婦，撫尸喋囁，何其妖且鄙哉！桓譚言：病而日出，

初死日未含，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譚言是矣。

舒鳩叛楚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注：明年，楚滅舒鳩。

右襄二十四年。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其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子馮以之。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右襄二十五年。吳人輕而無謀，自古記之矣。孫堅、孫策，皆無王霸器，堅輕騎從敵，策暫出遇仇，俱以輕敗。雖賴周瑜、魯肅輩輔權嗣立，亦權稍持重，故卒建吳國也。

餽國人粟

鄭子展卒，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右襄二十九年。展、皮私施以收民，而取國政，罪也。司城慕而效之，皆權臣自培，祿去公室之道也。夫請於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爲大夫之無者貸，以家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仲尼曰：「魯自此不復贖人。」則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仲尼曰：「孰謂微生高直〔四〕？」則爲大夫之無者貸，不直之類也。又田常驟施，以有齊國。古之姦臣多託此以收衆，幸而不亡，而叔向以謂「其後亡者」，可哉？施而不直，其干民譽多矣，君子以謂不免於罪，而叔向以謂「樂氏加焉」，何哉？不然，彼皆不知此。特誠心憂民而卹之，可矣。然君子猶避是名。

伯石為卿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

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右襄三十年。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僞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己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爲，若耻與同列，而己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產。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失爲鄭國慮故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子南子皙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注：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注：子皙，公孫黑。既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云云。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放游楚於吳。鄭爲游楚亂故，公孫黑彊與於盟，子產弗討。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使吏數之，曰：「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云云。「昆弟爭室，而罪二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右昭元年。子產爲鄭，叔向爲晉，晏嬰爲齊，皆三國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及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

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矣。子南、子皙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皙先囊甲往殺子南矣。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子南。」杜預以謂力未能討，而歸罪於楚，非權也，不得已而用最下之策也。雖後子皙彊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皙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摘其昆弟爭室，至此則皙之直安在哉？以至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之本心可見矣。故曰：爲政而令不行於公族，國於何有哉？然子產之所以爲此，抑可言者，惟初忍而後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以爲賢，而稱於孔子也。昭三年〔五〕，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云云。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彊臣，子產其猶區區焉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雖然，二國所以未遽亡，亦曰有兩人者在。

柳亥之詐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云云。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

曰：『宗子惟城。』」云云。

右昭六年。向戌知柳與亥之詐，亥又徵其兄，而戌身爲左師，不能爲國討罪，既許亥代之矣，尚面誚責，陳《詩》揚義，亦何爲哉？前此，宋華臣亦暴其宗，公欲逐之，而左師不逐，但過門必騁而已，與此事終始意同。《傳》載其言，不足賢也。

魯反大屈

楚子享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公懼，乃反之。

右昭七年。遠啓疆諫楚君，以毋辱宣子、叔向而耻晉國，道聖王所以務行禮，陳誼甚高，蓋賢大夫也。抑兩君相見，問以弓矢，物之至末者也，何足道哉？楚子悔焉，而啓疆詐魯以還之，君吝臣欺，何以爲國？彼哉！彼哉！

致驪櫟之田于鄭

楚王縊于芋尹申亥氏，子干、子皙皆自殺，棄疾即位，平王也。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驪、櫟之田。
注：本鄭邑，楚中取之。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驪、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驪、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注：善其有權。

右昭十三年。春秋之時，諸侯以詐謀相并，不可勝言。棄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於篡，未可以正義責也。然始即位而知楚取鄭邑之過，欲歸之，設非其本心，猶爲詐善。枝如子躬忠耶？王弗致，猶將勸之，遣致而弗致，違君命以濟其諛，欲誣鄰國以開其怨隙，何以善其後哉？諸侯是以知楚之不競也。《傳》言棄疾令德有民，然不足以知枝如之爲罪，執手而悅，且親之，異於得原失信遠矣。商於六里，張儀之徒所以誤鄰國、携人心，而杜預善其有權，預亦非也。

晉成虎祁

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于吳，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使叔向來辭。云云。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魯人懼，聽命。

右昭十三年。子產鑄刑書，自謂以救弊，而叔向貽書切責，以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六〕，其辭甚美，子產屈之。夫子產之治，雖愧先王，以權一時，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過舉誚而非之。若晉之衰，又甚於鄭，侈成虎祁而不能諫，諸侯皆叛而不知圖，合衆示威，以誣先王朝會之

意而不知耻，似非叔向之爲也。杜預云：「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矣〔七〕。」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誣，沮子服之正論，至耀車甲之多，曰「雖以無道行之」而可畏。夫紂豈車甲之不多而亡哉？蓋無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晉誠已衰，不可復興，爲叔向者，尚當區區以道維之，姑教其君儉以守己、信以待鄰，雖微未亡也。若侈內而暴外，以暫屈人而爲彊，所謂攘臂而仍之，其技窮矣。

梓慎望氛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注：戴，華氏。桓，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右昭二十年。《傳》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至哉言也！術如梓慎，望氛而知它國之祥〔八〕，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其人孰當之也。至昭子聞梓慎之占，則知其禍在華、向，竟如昭子言。然則吉凶由人，氛能兆之，非氛所爲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伍員如吳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右昭二十年。世皆罪楚平王之信讒奪婦，賊殺不辜，而多伍員之忍詬含耻，卒報平王，蓋聲烈光於百世而如存。而獨申包胥謂爲已甚，揚子雲亦論而非之。然以員事言之，鞭尸藉棺〔九〕，未爲已甚。而始干吳王僚以伐楚，而病公子光之不從，若退而別求，所以報楚，尚或可也；而知光欲篡，至進刺客，陷人殺君，成已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昔之人求子者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言悲矣。員誠以其父故，不假避此而罪，則當爲世大戮。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脛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一〇〕。

右昭二十四年。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耻以貨免，而爲不解獻子之求冠，進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己，尚以計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以謂己行人耳，何所獲罪？不幸而死，顧不失義，可矣。其所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蓋處死者素定，其暇豫又如此也。及士彌牟將逆己而歸，而已不知，謂將殺己，陰戒其脛，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可謂義矣。至疑彌牟來害己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

命以死，嗚呼！其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已。

子常殺二讒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云云。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云云。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右昭二十七年。《詩》稱「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讒人之可嫉而難去如是，而沈尹戌一言以殺二讒，安子常，靖楚國，於舜之功，二十而二矣。

駟歛殺鄧析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鄭自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難子產，固自以救世，鄧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鄧析，春秋時亂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誅。夫天下無王，而諸侯有政，能使亂人不得作，是乃駟歛之所以爲賢也。君子不以人廢言，故鄧析雖邪，竹刑有時而或用，不以言取人，

故鄧析雖能爲竹刑，不足以救死。而《傳》載君子之言，謂子然不忠。夫子然可爲忠矣！誅一邪臣，不過忠於鄭；去一亂人之雄，忠於先王後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謂「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夫謂之邪矣，何可以加於國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賢，故民愛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棄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書，異哉！李斯爲秦立法，漢滅秦，亦因之，不害於治。然漢用李斯可存之法則善，使李斯而在漢，雖欲不棄，得乎哉？又《列子》載鄧析被殺，事異而意同，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爲政，數難子產，子產屈之，俄而誅之。以謂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雖不云駟歃殺之，要鄧析之不可不誅，《列子》亦云爾也。

郢辭父命而立輒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崩賸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右哀二年。自古諸侯之子不當立，無妄而求者多矣！夫郢，父在許之而不敢承，父沒，母立之而不肯立，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或曰畏禍。夫一臂重於一國，身貴於天下，易知

也；利在於目前，禍伏於事後，難知也。孟子曰：「苟非其人，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至蒯瞶與輒父子爭國，而郢超然立於無過之地，郢之賢且智，蓋子臧、季札之義也。

不狃徐步而死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

右哀十一年。杜預注：「魯非無壯士，季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師也，耻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爲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爲勇乎則不戰，以爲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軀，非以爲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二〕，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死，皆見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雞肋集》卷四一。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二。

〔二〕「而樂厲」三字原脫，據《左傳》襄公九年本文補。

〔三〕繫：原作「繫」，據濟本改。

〔三〕疆：原作「疆」，據濟本改。

〔四〕謂：原作「爲」，據光本、濟本及《論語·公冶長》改。

〔五〕三年：原作「元年」，據《左傳》改。

〔六〕叔世：原作「叔向」，據光本、涵本、濟本及《左傳》昭公六年原文改。

〔七〕讒慝弘多：原作「諺慝弘」，據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八〕氛：原作「氣」，據濟本改。

〔九〕棺：原作「館」，據濟本改。

〔一〇〕「孫」字原脫，據濟本、《左傳》補。

〔一一〕與其嬖僮汪錡乘：原作「與嬖其僮取汪錡乘」，據濟本及《左傳》哀公十一年原文改。

全宋文卷二七三二

晁補之 二

西漢雜論 一

霍光復德爲宗正〔二〕

德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德實責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冤訴。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賜爵關內侯。

右《楚元王傳第六》德附傳。光威震人主，權傾天下。德畏其盛而懼婚，此在常情，不能無望也。御史承指誣德以誹謗，詔獄，而德惟良折獄，用御史力，至免爲庶人，此在常情，不能無說也。然德拒疏己，而光不放於利而不怨；御史阿己欲，而光以說之不以道而不說，抑光可謂賢

矣。以是持滿，雖百世不傾可也。而坐牽於孽妻之愛，忍許后事不白，以是負天下，至於覆宗。世謂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亦光不早辯，頽其勳名，哀哉！

更生使人上變事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復誅，不悔前

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二〕，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右《楚元王傳第六》向附傳。向以宗室，良欲盡忠於主，而嫉恭、顯、許、史輩懷姦害正。若力能肆諸市朝，猶君子之所與也，非私也。且向之言曰：「昔孔子與顏淵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向憂望之等復退，誠無邪心，然已預焉，故不敢自爲上陳之，而教其所親上變。雖本無邪心，至此而不幸類欺矣〔三〕。向誠內省不以爲嫌，然自爲上陳之，而意不免乎便己。且上安能無嫌而必聽哉？「從妻言之爲妬妻」〔四〕，雖俚人語，其變人心必也。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上之必用。若夫成功則天也，向如彼何哉？或曰：智者術之原。此術也，奈何曰欺？曰：君子之用智，不得已而至於術，猶託之正。是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在君子爲術，在聖人爲權。捨曰正，而出於欺，雖濟，君子恥諸；況不濟，何以自免於邪？不惟其欺不可爲而已，抑姦人得以藉其口於主，曰「彼自謂正，而正如此」！後何以復信於上哉？此恭、顯所以得因是陷向，而向辭服；又不惟其能陷向而已，卒并望之遣子上書事，見治而殺望之，自向爲之也。雖然，玄成、禹非朋恭、顯者也，若曰向誠忠於國家而慮不聽，乃欺若此，治其欺可也。而曰前欲毀離親戚，爲臣不忠，夫向不爲忠，孰爲忠邪？二子漢儒宗，猶畏恭、顯竊位，患失而鄙如此，況其下者乎！

陸賈交歡平勃

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云云，「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右《陸賈傳第十三》。誅產、祿，迎文帝，天下後世皆知其爲平、勃、朱虛、東牟之功，謂賈有遊談之助耳。雖如孝文，深德大臣之立己，而謂章與興居始謀立齊王，猶詘其功，然間一歲，終立二人爲王。至賈之功，則無一人爲言之，文帝亦不圖也。以陳平之智，百發百中。而方其端居深念，不知所出，微賈發之，安知與勃深相結，使彼不疑，而後可與成功哉？管、蔡之事，斷可見矣。聖如周公，賢如召公，而召公不悅，故周室幾危。況勃椎魯少文〔五〕，昧於慮始，安能不疑平，而睹未萌以成至計哉？然賈一言而兩人成謀，社稷之計出其掌握，去產、祿如莧陸之易，措劉氏如太山之安。「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哉！然平始起微時，有功當賞，不忘魏無知，高帝固以爲不背本者。及此智窮計困，得賈一言而免深禍，成大勳，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賈本圖，不聞其爲上言之，上亦莫之省，賈亦不自言，而脩然事外，樂以忘利。《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賈以之。

辟陽侯助建喪

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資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祝。云云。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云云。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閔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王。孝文聞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建遂自剄。

右《朱建傳第十三》。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乃以謀恐閔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閔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哉，將無所不至也。

婁敬願上言便宜

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云云。

右《婁敬傳第十三》。敬之見，在漢五年。然漢楚之爭，蕭何、曹參、韓信、張良、陳平並從漢王，方是時，婁敬何在耶？天下已定於漢，諸侯王將皆封，而敬始爲戍卒，脫輓輅而獻計謀，豈愚於前而智於後哉？人才各有所長，當分裂擾攘之際，戰攻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獻謀，勇者獻力，有如蕭、韓、張、陳，並以人傑馳騁而興漢。敬之才，不足與於其間也。漢已有天下，而長治之策未立，敬於是焉出矣。勸都關中，則良、平之所未發，而敬首陳。至羣臣爭言都周，然後張良乃從而明言其便，竟建西都。諫伐匈奴，則良、平之所不慮，而敬獨疑。至白登見圍七日，然後陳平乃從而計賂閼氏，僅以得解。則是敬之二議，蚤圖先見，皆良、平之所未思也。又敬之所陳凡三事，皆有先後。始議徙都，以安國本。國勢既足，獨憂四夷，故中勸高帝以結和親，論可以毋戰而漸臣者。和親既成，外患斯弭，故終又勸高帝徙六國彊族以實關中，爲彊本弱末之術，如是，漢業成矣。而高帝盡用其計，漢以大治，傳祚四百，故敬之功不減漢初起佐命功臣也。

叔孫通請作原廟

惠帝爲東朝長樂宮，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云云。

右《叔孫通傳第十三》。原廟非古也，自通啓之。且子孫乘宗廟道上行，不可也，則亦壞之而已。本爲復道，不爲原廟，百姓皆已知之矣，奈何復教人主，使欺百姓以取是名乎？夫人主行無過舉，改之可也，文之非也。

叔孫通制禮儀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右《叔孫通傳贊第十三》。禮樂廢，叔孫綿蕞草具於介冑中，世儒未習，何足爲一王之儀？然秦滅詩書，繼以高祖惡儒士，功臣又皆武夫、屠販之流，或殿上飲酒、拔劍爭功，幾何不覆而亂哉！通因時制宜，度高祖所能行以漸革之，漢卒稱文治。通於此功亦多矣。觀通始徵魯兩生，兩生不肯行，以爲禮樂必百年積德而後可興。通以謂鄙儒不知時變（六），棄而不取。然則通雖祖散亡殘缺之舊志（七），小不備，姑取而有之，而漢卒賴焉，文理以興。雖謂之成一王之儀，可無愧也。

厲王殺辟陽侯

厲王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

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除賊，報母之仇。」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辟陽罪應大戮，不止於三。而諸王擅殺列侯，罪亦無赦。文帝知辟陽之足以得死，而傷厲王之爲母報仇，又以兄弟恩，故屈法赦長，可謂寬矣。內假手於人以去元惡，而外不害親親之仁，寬之可施，術莫尚此。然而竟以是驕淮南，使速敗，故《傳》曰「寬難」。

薄昭爲書責厲王

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重自切責之，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義理動也。昭緣君命爲書，切責以天下公法，懼之可也。今先稱所長，以順適其志，而後數其罪，意誠是也。然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是促之亂也。昭詞非也。

淮南王死袁盎勸誅丞相御史

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云云，「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

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云云。淮南王乃不食而死。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七國反，聞盎勸上以誅御史大夫晁錯。當時皆尤錯，以爲權首，而不甚罪盎，蓋七國以誅錯爲名也。淮南王反時，上以弟故曰赦之，羣臣以法，故曰無赦。而上自赦之，王不幸道死，大臣何罪？盎乘隙以勸誅丞相、御史。然則盎果亂人，喜權凌上者，非但不善錯而擠之也。至終不得其死，豈不幸耶！

田蚡說淮南王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

右《淮南王傳第十四》。安爲人資俊材，喜名好士，而蚡以大臣處帷幄，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也。安反伏誅。以伍被之才，苦諫數四，雅稱漢美，而竟以雷同并戮！蚡不及誅，幸也。

蒯通說武臣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云云。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

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右《蒯通傳第十五》。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八〕，邊地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息夫躬詐謀詭計

躬與孫寵謀上變事。云云。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云云。躬上奏言：「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來上書〔九〕：『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公孫祿言：「躬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上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可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云云。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云云。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上由是惡躬等。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矣〔一〇〕。躬始造詐計，欲携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

議明甚，而哀帝溺躬儉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後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息夫躬著絕命辭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云。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己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諛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

石奮恭謹

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後慶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右《石奮傳第十六》。奮爲善，若固有之，不以是近名，故人服也。下宮門，式路馬，禮也。自漢以來，行之者少，或行之，猶非其誠。舜禹行趨，人猶以爲賤。今世有一切腐儒，捨聖人之迹

而爲之。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獨絃哀歌之徒，無補世治。」豈但人不知化之，不笑議而嫉排之則可矣，肯慕而化之哉！彼誠矯僞欺世，度聖人之事，皆己才智之所不能及，則寧盜其迹之易爲者，以誑輿俗而不知察，故人皆以爲賤。若奮之出於至誠恭謹，不知名之爲可近，則此所以當世不謗，後人尊之。不然，父子一切不知學問，徒塵塵不爲過而已，何以隱然爲漢忠臣孝子，古今仰之若此哉？

石慶醇謹

慶爲丞相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右《石奮傳第十六》。傳曰：「天下多事，則賢哲馳驚而不足；天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慶爲謹厚君子，然材智不足道也。漢以高帝厚萬石君之故，因厚其子孫。萬石君以一介之善，使冒三事，慶正使奕世小心无咎，何足以濟鼎足、折形渥之凶哉！

石慶罷相而後起視事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慶慚不任職，上書。云云。上報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而自以爲得許，上印綬。掾吏以爲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一二」。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右《石奮傳第十六》。忠實仁厚，漢廷如石氏父子者，固不可以一二數，而慶又尤謹者，豈樂病國害人哉？然才非其任，智能不及，不唯坐視民亡，無術以救，而至欲以請徙邊，類殘忍不愛民體國者之爲。蓋自古及今，所謂一切善人者，皆暗不知計議，或姦謀助之，不幸雷同，其弊乃甚於惡人之志殺人者，而始終昧昧亦不自知也。不然，豈其醜之以反室而欲往，懼之以責深而復起哉？

衛綰長者

衛綰戲車爲郎。文帝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以爲廉忠無他腸，代桃侯舍爲丞相。

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

右《衛綰傳第十六》。唐詩人云：「賈生明王道，衛綰攻車戲。同遇孝文時，何人都貴位。」甚矣！夫才大難用，論高難信，而無能謹厚者之易合且親也！

周仁令上自察

周仁得幸，後宮秘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右《周仁傳第十六》。直不疑、周仁、張歐號爲一切長者。不疑，人枉以盜而不自辨，曰長者可也。若仁，上所親如此，又時有所問，每曰「上自察之」，此謹於保身者也，何足尚哉！張歐始以刑名進，乃能使官屬以爲長者，而不敢大欺，至涕泣對具獄。歐不特愛己且愛人，似小勝耳。

王襄取罇賜左右

梁平王襄，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初，孝王有雷尊，直千金，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云云。公卿治，奏以爲不孝。削梁王五縣，梟任后首于市。

右《梁平王傳第十七》。漢法行不私，多貸其親。任后事李太后誠不順，而罪梟首，此法民懼俗

化之本也。然任后罪殺之可也，梟首暴尸，斷恩已甚。蓋漢習秦餘，非甸師之意矣。

絳灌等害賈誼

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二〕，周勃、灌嬰、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

右《賈誼傳第十八》。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絳侯等皆漢功臣，忠實，宜體國者。而見誼進暴，不能不害其能，況勢利輩哉？眉山蘇公言：「誼志大量小，非漢文不能用誼，誼不能用漢文。」以謂「得君如此，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爲歟？」嘗竊疑之：夫人臣奮不顧身，爲主立事，主任而勿貳，乃得自竭。以漢文之賢，蓋能知誼任公卿者，而亦且惑絳、灌之私論。若中才之主，不能知賢，蓋不足道。既疏，不用其議，猶彊聒而不舍，此誼之所難也。若枉己以交絳、灌之徒，而幸不斥，至其有爲，又與之異趨，則身可容而爲道不行，其卒亦自傷哭泣天絕，命也夫！《雞肋集》卷四二。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三。

〔二〕以下三卷原無小題，據濟本補。

〔二〕坐：原無，據《漢書》補。

〔三〕類：原無，據濟本補。

〔四〕妬：原作「妬」，據濟本改。

〔五〕魯：原無，據濟本補。

〔六〕儒：原脫，據濟本補。

〔七〕祖：濟本作「收」，按「祖」謂取法，可通。志：原作「忘」，據濟本改。

〔八〕「陽令」二字原脫，據光本、濟本及《漢書》補。

〔九〕原無「可令降胡」四字，而空一字，據《漢書》補。

〔一〇〕矣：原無，據濟本補。

〔一一〕「反室者」三字原無，據《漢書》補。

〔一二〕「馮敬」下原衍「之」字，據《漢書》刪。

全宋文卷二七三二

晁補之 二三

西漢雜論 二

商君敗俗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彊秦，秦卒并天下，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亡，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彊。」

賈誼譏上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見就國，人有告勃謀

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貌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乃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賈誼三表五餌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爲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黃，用五，既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飲食皆棄之^{（二）}，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爲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微也。今國家歲以繒綺飲食餽北胡^{（三）}，胡老日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梁肉，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袁盎以絳侯為功臣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

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吕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吕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吕后帝母，罪所不加，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一撥，當何如哉？卒之吕后死，而祿、產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終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爲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爲社稷臣也多矣。且盎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己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益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袁盎譖趙談譎晁錯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騎常侍，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寶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爲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己，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其實誠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顧吳、楚實反，而以誅錯爲名，錯何罪哉？使盎爲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吳、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己免爲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寶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姦，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慷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傳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談、錯無所施，自以爲得，而不足

以免安陵郭門之禍，亦何爲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王求爲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晁錯學申商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遷博士。

右《晁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晁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峭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己，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案爰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

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爲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謹誹。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文帝賜晁錯璽書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晁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爲之，故《傳》云「寵答」。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乘之隆，而懼薄冰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以貲為郎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爰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入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宦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盎，父故為羣盜，漢用盎材，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貲何不可乎？雖公孫弘、晁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艱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為一家，無為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家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為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嗇夫利口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爲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亡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敝，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寇，事不相沿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其微也哉！

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復以尚爲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爲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爲己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姦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銳再舉而盡，而當時權臣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寤，而稔范陽之覲，致劍南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汲黯清靜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爲人修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爲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爲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爲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顏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靜，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罔，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寬。昔皋陶叙九德，曰：「寬而栗。」夫栗則不寬，寬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寬而栗，成德爲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寬，則黯於皋陶九德，蓋具寬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凜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寬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爲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爲君寬矣。而其除肉刑，蓋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寬。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爲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汲黯直諫

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爲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傅伯，梁人，爲孝王將，其事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己，其致晁錯誅以欲按己，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弘、張湯，蓋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乃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己，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僞爲也，內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諛。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盎之愛君矣。

汲黯近古社稷臣

黯多病，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

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誤也；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間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內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讐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讐之也（三），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禮》曰：「夫微之顯（四），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鄭當時置驛馬以請謝賓客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

非仁心愛士，慕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五〕，身爲世戮，天當勦絕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己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爲爲之也。若言人之長恐不及〔六〕，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爲爲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爲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敝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觀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爲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嬖媚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罵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爲百世之師，然語和之敝，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乃可以班於聖；排而下之，其不恭乃不得爲君子。嗚呼，願而恭，難哉！

賈山不為醇儒

賈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說，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蒙，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賈山諫文帝射獵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

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秦爲論（七），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也哉！

鄒陽諫吳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八），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漢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適其反謀，豈不殆哉？漢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爲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爲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破難其計。故錯亂

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其意深矣。漙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察，以陽爲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爲不納。此陽所以觸危筭、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啓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己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己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漙疏遠陰謀者之比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爲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爲上客。然後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

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枚乘說吳王

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爲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顯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卹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爲《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雞肋集》卷四三。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四。末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八〇七。

〔一〕飲食：原作「飫食」，據濟本改。

〔二〕餽：原無，據右引補。

〔三〕讐：原作「襲」，據濟本改。

〔四〕夫：原作「亦」，據《禮記·中庸》改。

〔五〕烈：濟本作「吏」。

〔六〕不：原作「可」，據濟本改。

〔七〕秦：原無，據濟本補。

〔八〕「勝等」二字原無，據《漢書·鄒陽傳》補。

全宋文卷二七三三

晁補之 二三

西漢雜論 三

路溫舒摺奏獄吏爲諫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溫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爲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

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爲，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厠上，陽、乘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乘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籍福說田蚡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爲相，必讓魏其。魏其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爲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乃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爲蚡游說者，故其意每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

至說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寶、灌者。蚡能用，嬰、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田蚡迎淮南王霸上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爲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二人者，皆召權利，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爲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爲傅，又力爭，不能得，謝病去。嬰爲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宮車晏駕而立安。夫爲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奉親，而族人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罪，非也。

韓安國說梁王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亡，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捭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爲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則進爲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梁。至勝、詭爲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蓋爲漢語則佑梁，爲梁語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韓安國以五百金遺田蚡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

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其年，蚡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國而賄，況其下者哉！

武帝立武始侯昌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何如，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中山靖王勝來朝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一），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二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親親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

制，故黽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內，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內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附作歌

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茆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去附傳。去犬彘行，燔燒烹煮，生割剥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李廣善射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爲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內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己之所知，

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爲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奈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塵塵乎以諉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爲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爲貳師將輜重，而陵願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爲前軍，徒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躡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廝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司馬遷雪李陵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爲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

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疆虜，何能爲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匈奴內屬明矣。又陵自爲蘇武言：「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爲此與，齊事與匈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死而降，曰「吾將有爲」，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爲」，則母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衛青爲大將軍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

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爲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言以肺附待罪^{（三）}，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蓋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疆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爲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助而遠求功^{（四）}，乃徒欲以其才力斬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

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甯乘說青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乘所說，秦漢以來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滿求安而聽焉。青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青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乘拜爲東海校尉，何哉？

董仲舒對策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疏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

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輩〔五〕，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愚〔六〕，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乃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七〕。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脉治而人命延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雞肋集》卷四四。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五。

〔二〕泰：原作「秦」，據《漢書》改。

〔三〕「之罪」二字原脫，據《漢書·蘇武傳》補。

〔三〕言以：原作：「以言」，據濟本乙。

〔四〕助：原作「功」，據濟本改。

〔五〕「輩」下原衍「避」字，據濟本刪。

〔六〕愚：原作「遇」，據《漢書·董仲舒傳》改。

〔七〕「宗三代」句：按此句與上下文義扞格，疑當在上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之「非」字之後，誤移于此，則兩處均不通。

全宋文卷二七三四

晁補之 二四

唐舊書雜論 一

改葬韋庶人 〔三〕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追尊則天皇后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爲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爲己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爲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玄宗赦囚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劾貶李廙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效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廙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劾貶輕矣。

楚元據城自守

襄州偏將康楚元逐刺史王政〔二〕，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翺，部將張維瑾據州叛〔三〕。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救噬，而豺攘其猪，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授梁崇義節度使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遂因以節度與之〔四〕，姑息之政始於此。

柳伉請誅程元振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鞠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爲兵部尚

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褻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其亡之形，非一日積也。

存懷恩三公王爵

僕固懷恩聞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爲寇，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爲貶耶？赦耶？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敕轉運使檢察科役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戶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右《代宗紀第十一》〔五〕。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足以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乃區區欲以轉運使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哉！

代宗有重輪芝草赤兔之瑞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兔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蝗，塵塵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兔一歲同至，爲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代宗減稅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稅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稅一畝，效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六〕。」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慚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既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也，況終不已也耶！

姚懷李延俊封王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謚齊王倓興信公主亡女張氏

追謚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亡女張氏爲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爲皇帝、皇太子，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回紇使劫掠坊市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爲不治夷狄。

于頔請一月三朝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降承瓘爲軍器使

吐突承瓘復爲左軍中尉〔七〕，諫官以承瓘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瓘爲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瓘爲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憲宗用异鐔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

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滋請罷兵，立貶爲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昇、鏐當鼎鉉，平居朝廷，信重如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嗚呼，人主亦慎於有爲哉！

詔百辟卿士徇公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爲朋黨。

右《穆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爲」而已，爲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八。」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爲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試制舉人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考定制舉人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

李逢吉不欲李紳量移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乃於赦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爲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赦，近臣論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甚

於此矣！

劉從諫問殺王涯罪名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填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答，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詞順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怙怙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臣之冤，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宣帝幸華清宮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游爲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善也。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

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殺韓宗紹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效，殺之，捕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太過〔九〕，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殺韋殷裕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亡，自此兆矣。

責中書亡失赦書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亡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太宗輟封禪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于泰山。至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爲，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玄宗信李渾王元翼之誣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縣改真符縣（一〇）。」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一一）。」又使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爲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

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瞞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乃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覲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覲而不可得者陷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明皇祠后土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爲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武后請高宗終服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齊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僭篡，預自崇先〔一二〕。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爲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陳子昂徐有功爭后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甌達冤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

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疏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蓋亦心知死者之冤，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裴寂無捍禦才

劉武周將黃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鎮撫河東。寂恇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驛，催督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巡幸，必令居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沉毅有謀，初睹隋之亂即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耳。寂既無他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戮，而寂又忌忤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爲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僞爲詔書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平日慮也。

李密移書郡縣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三》。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自贊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並皂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溫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高祖君臣豈與密

輩角材而校智？其文詞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故人哭李密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血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並起，密於衆人中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橫兄弟之爲人也。

徐世勣訶單雄信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檣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恐，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援檣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聳於人心者已久，倉猝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李密不取伯當之言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爲光祿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刊定開皇律令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爲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云云。

右《劉文靜傳第七》〔二三〕。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僞，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爲工，剪裁窘約，詞不宣意，巧者夤緣爲奸，而暗者出入抵牾，可勝歎哉！

太宗戒劉文靜持久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

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勅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墻，爲舉所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卧，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

道彥渝盟襲赤辭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彥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爲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彥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死者數萬人。

右《淮安王神通傳第十》〔二四〕。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二五〕。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亡，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爲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雞肋集》卷四五、四六。又見《蘇門六

〔一〕原本《唐舊書雜論》五卷均無小題，據濟本補。

〔二〕康：原無，據《舊唐書》補。

〔三〕維：原脫，據右引補。

〔四〕度：原無，據濟本補。

〔五〕紀：原脫，據右引補。

〔六〕放：《舊唐書》（中華書局校點本）作「取」。

〔七〕左：原作「右」，據右引改。

〔八〕滕：原作「騰」，據《周易·咸》改。

〔九〕劉瞻：原作「劉瞻」，據《舊唐書·懿宗紀》上咸通十一年本文改。

〔一〇〕縣：原無，據濟本及《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補。

〔一一〕寶仙：《舊唐書》作「寶山」。

〔一二〕先：原作「光」，據《舊唐書》卷二七《禮儀志》七改。

〔一三〕傳：原脫，據濟本補。

〔一四〕淮安王：原作「淮南王」，據《舊唐書》本文改。

〔一五〕中國：原作「忠國」，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二七三五

晁補之 二五

唐舊書雜論 二

太宗勞陳叔達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二〕，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陰附建成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爲至誠，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爲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溫彥博譖李靖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

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李靖請行

太宗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踴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太宗付託李勣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須，爲和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嘗閒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噬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爲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十七》（三）。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所

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勸事當之也。

張亮養子五百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因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以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論李勣道宗薛萬徹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爲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武后戮岑長倩而用其子羲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羲，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內亂而外治」，內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魏徵錄諫章以示史官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己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慚矣。

褚遂良忌嫉崔仁師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閣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

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間哉？王荊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崔湜說武三思誅桓敬

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爲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胎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囚采竹宦者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采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囚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馬周奏韋挺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粗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粗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忤矣。

姚崇薦張柬之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相，果興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勳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荊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繼薦^{〔三〕}，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

魏元忠拒吐蕃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官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魏元忠親附權豪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元忠安石輩不得其死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己。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

節，非苟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霸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儉險附離輩並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休璟諳練邊事

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四〕，舉兵相攻，安西道絕。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直，又長於兵計，故能隄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張仁愿請築城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張仁愿請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五〕。唐休璟以爲兩漢以

來皆北守黃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爲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成器辭儲副以讓玄宗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既薨，追尊爲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何暇自

擇哉？人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搖，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既內懷推己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既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姚崇忌魏知古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六〕，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姚崇遣使捕蝗

韓思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爲：蝗，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攘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罄，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爲刺史，非擠也。

元行冲著論自釋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己，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趣時之具，其窮宜哉！」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

不爲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冲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冲務黨己學，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爲相〔七〕

牛仙客初爲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大悅，以爲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封常清戰敗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爲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清戰敗，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邊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

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謾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清輩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并没，遽保潼關，未爲全失。且二將名驍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效，而以令誠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憤瞢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已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陰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實圖傾之，乃潛令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寢盛，又忌之，乃引王鉞，託以心腹。鉞誣奏慎矜，族其家。鉞權盛，林甫亦畏避之。國忠之誅王鐸，鉞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鉞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六》、《王鉞傳第五十五》〔八〕。韋、楊、王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內阿主欲，外附權利，破人門族，圖己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如禽獸之趨食，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罟，而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益來，悲夫！

楊國忠掩瀘南敗狀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閣羅鳳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何不告我？」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權去己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爲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暇卹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雞肋集》卷四六、四七。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七、五八。

〔一〕「不」字原脫，據《舊唐書》本文補。

〔二〕原脫「十」字，據原書補。

〔三〕繼：原作「純」，據濟本改。

〔四〕烏：原作「焉」，據《舊唐書》改。

〔五〕於：原作「與」，據光本、涵本、濟本改。

〔六〕節：光本、涵本、濟本作「職」。

〔七〕《蘇門六君子文粹》無此下四篇，小題爲編者所擬。

〔八〕「五十六」原作「五十五」，「五十五」原作「五十六」，據《舊唐書》乙正。

全宋文卷二七三六

晁補之 二六

唐舊書雜論 三

元振誣來瑱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伐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鄆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語非。

嚴震薦嚴礪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賊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賈至言科舉取士係風化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爲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爲

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亡，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亡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圜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郭子儀寬猛不同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或以爲威略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死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歎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爲長爲上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略不及臨淮者，自其異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

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以利塞讒口

劉晏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有難成而易敗^{（一）}，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冥勤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既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爲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卑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顏真卿守城捍賊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

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馬璘忌李晟威名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將誅李楚琳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圍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讐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效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鑑，晟至鳳翔，首誅希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

琳之慮耶？

李聽不與東宮馬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即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裴漼不欲三司使俱往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爲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漼、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漼獨留奏：「天寶、大曆以來，未嘗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漼以一言悟之，

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代宗赦田承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古巡磁、相〔二〕，諷其大將割耳脅面，請承嗣爲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携貳，蒼黃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爲馬燧、李忠臣擊敗之〔四〕，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夤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彊僭益熾而悅又驚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高郢面折懷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堆候郢〔五〕，郢諭以逆順。又與

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慚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論璠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殪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讐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凶獷爲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定子弟姊妹禮制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姊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

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希朝不受賄獻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叱段平仲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己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

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讎，《傳》所謂「毆藉嫉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鄴辭相

李鄴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鄴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鄴傳第一百七》。鄴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礪得相，爲劉崇魯哭麻^六，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詆張曲江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己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伎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公輔之量以和爲貴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效。兩公可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出元稹爲同州刺史

元稹爲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等

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爲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叙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儉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揜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在越八年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元稹出郎官

稹爲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王守澄以計中申錫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七〕。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玄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期矣，而爲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又知涯、鉞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宋申錫貶死爲幸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爲幸〔八〕。」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

與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裴度諫憲宗釋裴寰

五坊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九〕，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采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苟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哉！

憲宗疑度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裴度言昇鑄

帝以程昇、皇甫鑄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昇、鑄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鑄所構，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昇、鑄斂財，正爲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昇、鑄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浸侈，甘近好而昧遠圖，卒相姦佞而疏忠良，可勝歎哉！

裴度晚節避禍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奸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橫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或謂度晚節浮沉以避禍，非也〔二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況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效王播進羨餘，爲士

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爲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污與潔哉！

齊映為帝執轡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嘉獎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愛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他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餅，其行事終始如此。

李石請內置赦書一本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二》「二」。文宗懲訓往事，有誠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昔赦文蠲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

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雞肋集》卷四八、四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九、六〇。

〔一〕有：原作「者」，據濟本改。

〔二〕孫知古：原作「孫知在」，據《舊唐書》改。

〔三〕詔允：原作「昭洗」，據右引改。

〔四〕「爲」原作「及」，「李忠臣」原脫「臣」字，并據右引改補。

〔五〕璫：原作「璫」，據右引改。下同。

〔六〕劉崇魯：原作「劉崇望」，據右引改。

〔七〕致：原作「至」，據右引改。

〔八〕貶：原作「不」，據右引改。濟本小題亦作「不」，并據改。

〔九〕憂：原作「愛」，據右引改。

〔一〇〕「或謂」至「非也」十二字原無，據濟本補。

〔一一〕二十二：原作「二十」，據《舊唐書》改。

全宋文卷二七三七

晁補之 二七

唐舊書雜論 四

敬宗焚李逢吉謗書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內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乃正爲立己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揜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李珣不欲文宗聽陳夷行言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珣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珣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珣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盾，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汙，不足多也。

楊嗣復欲循資用人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六》。嗣復與李珣朋比，比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

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爲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楊虞卿諫穆宗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殽，真僞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授張仲武留後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爲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一》。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深

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群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狙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繆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執詞獲免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五》〔三〕。守道不如守官。歸道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己，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囚朱欽遂

韋機遷司農檢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恣橫。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喻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

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鷙，其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乃獎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高宗賞王方翼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吏傳可也（三）。謁見乃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覬利，姦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他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楊元琰以先覺獲全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爲右羽林將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

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剗却胡頭，豈不妙也〔四〕！」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胎後禍，惜哉！示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己，始意固已疏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以中官馬上言肉賜從官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禪昵之。有納賂上言求官者，禪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禪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禪爲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禪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改馮伉爲醴泉令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三十九》〔五〕。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

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以堇酒試張果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漚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睿宗以金山公主嫁默啜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六〕，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勤來朝〔七〕，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彊，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忘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莫甚於中、睿間。《雞肋集》卷四九。又見《蘇門六君子文

粹》卷六〇。

〔二〕一百二十六：原作「一百二十五」，據《舊唐書》改。

〔三〕一百三十五：原作「一百三十」，據右引補「五」字。

〔三〕吏：原作「史」，據光本、涵本改。

〔四〕按此處節引敬暉語，文意不完，原文作：「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

〔五〕一百三十九：原作「一百四十」，據《舊唐書》改。

〔六〕臧思言：原作「臧思之」，據右引改。

〔七〕楊我支特勤：原作「楊我支特勒」，據右引改。

五代雜論

李克用幾危者數〔二〕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卧，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

耶？

李克用爲燕出兵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略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亡非不幸也。

太祖養嗣源爲子明宗養從珂爲子

明宗本夷狄，太祖養以爲子〔三〕，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爲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爲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略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高祖德劉知遠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招納亡盜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立梁旗幟以解晉兵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李茂貞犯京師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三〕，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爲人明儁，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

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李克用請擊李茂貞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亡，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莊宗斬張彥而入魏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效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不欲掘梁太祖墓

張全義，臨濮人，亡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王〔四〕。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太祖以文珂代王守恩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劉處讓爲樞密使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爲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高季興朝京師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乘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請聽盟約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禦彊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己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雞肋集》卷五〇。又見《蘇門六君子文粹》卷六一。

〔二〕原無小題，據濟本添。

〔二〕太祖：原作「太宗」，據《新五代史》改。

〔三〕王嗣周：原作「王嗣招」，據右引改。

〔四〕魏王：原作「魏主」，據光本、濟本及《新五代史》改。

評本朝樂章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一〕，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能改齋漫錄》卷一六。又見《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詩人玉屑》卷二〇。

〔一〕「然」上原衍一「自」字，據《茗溪漁隱叢話》刪。